

起世经 10 卷

[卷第一](#) [卷第二](#) [卷第三](#) [卷第四](#) [卷第五](#)
[卷第六](#) [卷第七](#) [卷第八](#) [卷第九](#) [卷第十](#)

目录

[阎浮洲品第一](#)，[鬻单越洲品第二](#)，[转轮圣王品第三](#)，[地狱品第四](#)，[诸龙金翅鸟品第五](#)，[阿修罗品第六](#)，[四天王品第七](#)，[三十三天品第八](#)，[鬪战品第九](#)，[劫住品第十](#)，[世住品第十一](#)，[最胜品第十二](#)。

No. 24 [No. 1(30), Nos. 23, 25]

起世经卷第一

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等译

阎浮洲品第一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，婆伽婆在舍婆提城迦利罗石室。时，诸比丘食后皆集常说法堂。一时坐已，各各生念，便共议言：「是诸长老，未曾有也。今此世间，众生所居国土天地，云何成立？云何散坏？云何坏已而复成立？云何立已而得安住？」

尔时，世尊独在静室，天耳彻听，清净过人。闻诸比丘食后皆集常说法堂，共作如是希有言论。世尊闻已，晡时出禅，从石室起，往法堂上，在诸比丘大众之前，依常敷座，俨然端坐。于是世尊知而故问：「汝等比丘！于此集坐，向来议论有何所说？」

时，诸比丘同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！我等比丘，于此法堂，食后共集。大众详议作如是言：『是诸长老，未曾有也。云何世间如是成立？云何世间如是散坏？云何世间坏已复立？云何世间立已安住？』大德世尊！我等向来集坐言论，正议斯事。」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言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汝诸比丘！乃能如是，如法信行。诸善男子！汝以信故，舍家出家。汝等若能共集一处，作如是等如法语者，不可思议。汝等比丘！若集坐时，应当修此二种法行，各为己业，不生怠慢，所谓论说法义及圣默然。若能尔者，汝等当听如来所说如是之义，世间成立，世间散坏，世间坏已而复成立，世间立已而得安住。」

时，诸比丘同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！今正是时。修伽多！今正是时。若佛世尊，为诸比丘说此义者，我诸比丘闻世尊说，当如是持。」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言：「汝等比丘，谛听，谛听。善思念之，我为汝次第演说。」时，诸比丘同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愿乐欲闻。」

佛言：「比丘！如一日月所行之处照四天下，如是等类，四天世界有千日月所照之处，此则名为一千世界。诸比丘！千世界中，千月千日千须弥山王，四千小洲、四千大洲、四千小海、四千大海、四千龙种姓、四千大龙种姓、四千金翅鸟种姓、四千大金翅鸟种姓、四千恶道处种姓、四千大恶道处种姓、四千小王、四千大王，七千种种大树，八千种种大山，十千种种大泥犁，千阎摩王、千阎浮洲、千瞿陀尼、千弗婆提、千鬻单越、千四天王天、千三十三天、千夜摩天、千兜率陀天、千化乐天、千他化自在天、千摩罗天、千梵世天。诸比丘！于梵世中，有一梵王，威力最强，无能降伏，统摄千梵自在王领，云：『我能作能化能幻。』云：『我如父。』于诸事中，自作如是憍大语已，即生我慢。如来不尔。所以者何？一切世间，各随业力，现起成立。诸比丘！此千世界，犹如周罗(周罗者隋言髻)，名小千世界。诸比丘！尔所周罗一千世界，是名第二中千世界。诸比丘！如此第二中千世界以为一数，复满千界，是名三千大千世界。诸比丘！此三千大千世界同时成立，同时成已而复散坏，同时坏已而复还立，同时立已而得安住。如是世界，周遍烧已，名为散坏。周遍起已，名为成立。周遍住已，名为安住。是为无畏一佛刹土，众生所居。」

「诸比丘！今此大地，厚四十八万由旬，周阔无量。如是大地，住于水上，水住风上，风依虚空。诸比丘！此大地下，所有水聚，厚六十万由旬，周阔

无量。彼水聚下，所有风聚，厚三十六万由旬，周阔无量。诸比丘！此大海水，最极深处，深八万四千由旬，周阔无量。诸比丘！须弥山王，下入海水，八万四千由旬，上出海水，亦八万四千由旬。须弥山王，其底平正，下根连住大金轮上。诸比丘！须弥山王，在大海中，下狭上阔，渐渐宽大，端直不曲，大身牢固，佳妙殊特，最胜可观，四宝合成，所谓金、银、琉璃、颇梨。须弥山上，生种种树，其树鬱茂，出种种香，其香远熏，遍满诸山，多众圣贤，最大威德，胜妙天神之所止住。

「诸比丘！须弥山王，上分有峯，四面挺出，曲临海上，各高七百由旬，殊妙可爱，七宝合成，所谓金、银、琉璃、颇梨、真珠、车璩、玛瑙之所庄校。诸比丘！须弥山下，别有三级，诸神住处。其最下级，纵广正等，六十由旬，七重墙院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复有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端严可爱，其树皆以金银琉璃颇梨赤珠车璩玛瑙七宝所成。一一墙院，各有四门，于一门，有诸垒堞重阁、辇轩却敌楼櫓、台殿房廊、苑园池沼，具足庄严。一一池中，并出妙华，散众香气。有诸树林，种种茎叶，种种花果悉皆具足，亦出种种殊妙香气。复有诸鸟，各出妙音，鸣声间杂，和雅清畅。其第二级，纵广正等，四十由旬，七重墙院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多罗行树亦有七重，周匝齐平，端严可爱，亦为七宝，金银琉璃颇梨赤珠车璩玛瑙之所校饰。所有庄严，门观楼阁台殿、园池果树众鸟，皆悉具足。其最上级，纵广正等，二十由旬，七重墙院，乃至诸鸟，各出妙音，莫不具足。诸比丘！于下级中，有夜叉住，名曰钵手；第二级中，有夜叉住，名曰持鬘；于上级中，有夜叉住，名曰常醉。

「诸比丘！须弥山半，高四万二千由旬，有四大天王所居宫殿；须弥山上，有三十三天宫殿，帝释所居；三十三天已上一倍，有夜摩诸天所居宫殿；夜摩天上，又更一倍，有兜率陀天所居宫殿；兜率天上，又更一倍，有化乐诸天所居宫殿；化乐天上，又更一倍，有他化自在诸天宫殿；他化天上，又更一倍，有梵身诸天所居宫殿；他化天上，梵身天下，于其中间，有摩罗波旬诸天宫殿；倍梵身上，有光音天；倍光音上，有遍净天；倍遍净上，有广果天；倍广果上，有不羸天；广果天上，不羸天下；其间别有诸天宫殿所居之处，名无想众生；倍不羸上，有不恼天；倍不恼上，有善见天；倍善见上，有善现天；倍善现上，有阿迦尼咤诸天宫殿。诸比丘！阿迦尼咤已上，更有诸天，名无边空处、无边识处、无所有处、非想非非想处，此等皆名诸天住处。诸比丘！如是处所，如是界分，众生居住；是诸众生，若来若去，若生

若灭，边际所极。此世界中，所有众生，有生老死，堕在如是生道中住，至此不过，是名娑婆世界无畏刹土。诸余十方一切世界，亦复如是。

「诸比丘！须弥山王，北面有洲，名鬱单越，其地纵广，十千由旬，四方正等，彼洲人面，还似地形。诸比丘！须弥山王，东面有洲，名弗婆提，其地纵广，九千由旬，圆如满月，彼洲人面，还似地形。诸比丘！须弥山王，西面有洲，名瞿陀尼，其地纵广，八千由旬，形如半月，彼洲人面，还似地形。诸比丘！须弥山王，南面有洲，名阎浮提，其地纵广，七千由旬，北阔南狭，如婆罗门车，其中人面，还似地形。诸比丘！须弥山王北面，天金所成，照鬱单越洲。东面天银所成，照弗婆提洲。西面天颇梨所成，照瞿陀尼洲。南面天青琉璃所成，照阎浮提洲。

「诸比丘！鬱单越洲，有一大树，名庵婆罗，其本纵广有七由旬，下入于地二十一由旬，高百由旬，枝叶垂覆五十由旬。诸比丘！弗婆提洲，有一大树，名迦昙婆，其本纵广亦七由旬，下入于地二十一由旬，高百由旬，枝叶垂覆五十由旬。诸比丘！瞿陀尼洲有一大树，名镇头迦，其本纵广亦七由旬，乃至枝叶垂覆五十由旬。于彼树下，有一石牛，高一由旬，以此因缘，名瞿陀尼(隋言牛施)。诸比丘！此阎浮洲，有一大树，名曰阎浮，其本纵广亦七由旬，乃至枝叶垂覆五十由旬。于此树下，有阎浮那檀金聚，高二十由旬，以此胜金出阎浮树下，是故名为阎浮那檀，阎浮那檀金者，因此得名。诸比丘！诸龙金翅所居之处，有一大树，名曰拘咤捺摩利，其本纵广亦七由旬，乃至枝叶垂覆五十由旬。诸比丘！阿修罗处，有一大树，名善昼华，其本纵广亦七由旬，乃至枝叶垂覆五十由旬。诸比丘！三十三天、有一大树，名曰天游，其本纵广亦七由旬，下入于地二十一由旬，高百由旬，枝叶垂覆五十由旬。

「诸比丘！须弥山下，次复有山，名佉提罗，高四万二千由旬，上阔亦尔，端严可爱，七宝合成，所谓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珠、车璩玛瑙。诸比丘！其须弥山、佉提罗山二山之间，阔八万四千由旬，周匝无量优钵罗华、钵头摩华、拘牟陀华、奔荼利迦华等，诸妙香物，遍覆水上。诸比丘！佉提罗外有山，名曰伊沙陀罗，高二万一千由旬，上阔亦尔，端严可爱，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。佉提罗山、伊沙陀罗二山之间，阔四万二千由旬，周匝无量优钵罗华、钵头摩华、拘牟陀华、奔荼利迦华等，诸妙香物，遍覆水上。伊沙陀罗山外有山，名曰游干陀罗，高一万二千由旬，上阔亦尔，端严可爱，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。伊沙陀罗、游干陀罗二山之间，阔二万一千由旬，周匝无量

优钵罗花、钵头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迦花等，诸妙香物，遍覆诸水。游干陀罗山外有山，名曰善见，高六千由旬，上阔亦尔，端严可爱，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。游干陀罗，与善见山，中间相去一万二千由旬，周匝无量优钵罗华、钵头摩华、拘牟陀华、奔荼利迦华等，诸妙香物，遍覆诸水。善见山外有山，名曰马半头，高三千由旬，上阔亦尔，端严可爱，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。其善见山，与马半头，二山之间阔六千由旬，周匝无量优钵罗华、钵头摩华、拘牟陀华、奔荼利迦华等，诸妙香物，遍诸水上。马半头外有山，名曰尼民陀罗，高一千二百由旬，上阔亦尔，端严可爱，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。其马半头、尼民陀罗二山之间，阔二千四百由旬，周匝无量优钵罗华、钵头摩华、拘牟陀华、奔荼利迦华等，诸妙香物，遍覆于水。尼民陀罗山外有山，名毘那耶迦，高六百由旬，上阔亦尔，端严可爱，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。尼民陀罗、毘那耶迦二山之间，阔一千二百由旬，周匝无量四种杂华，乃至诸妙香物，遍覆诸水。毘那耶迦山外有山，名斫迦罗(隋言轮圆，即是铁围山也)，高三百由旬，上阔亦尔，端严可爱，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。毘那耶迦，及斫迦罗，二山之间，阔六百由旬，周匝无量四种杂花，及诸妙香物，遍覆于水。去斫迦罗山其间不远，亦有空地，青草遍布，即是大海。于大海北，有大树王，名曰阎浮树，身周围有七由旬，根下入地二十一由旬，高百由旬，乃至枝叶，四面垂覆五十由旬，边有空地，青草遍布。次有庵婆罗树林、阎浮树林、多罗树林、那多树林，亦各纵广五十由旬，间有空地，生诸青草。次有男名树林、女名树林、删陀那林、真陀那林，亦各纵广五十由旬，边有空地，青草弥覆。次有呵梨勒果林、鞞酰勒果林、阿摩勒果林、庵婆罗多迦果林，亦各纵广五十由旬，边有空地，青草弥覆。次有可殊罗树林、毘罗果林、婆那婆果林、石榴果林，亦各纵广五十由旬，边有空地，青草弥覆。次有乌勃树林、奈树林、甘蔗林、细竹林、大竹林，亦各纵广五十由旬，边有空地，青草弥覆。次有荻林、苇林、割罗林、大割罗林，迦奢文陀林，亦各纵广五十由旬，边有空地，青草弥覆。次有阿提目多迦华林、瞻波华林、波咤罗华林、蔷薇华林，亦各纵广五十由旬，边有空地，青草遍覆。复有诸池，优钵罗华、钵头摩华、拘牟陀华、奔荼利迦华等，弥覆池上。复有诸池，毒蛇充满，亦各纵广五十由旬，间有空地，青草遍覆。次复有海，名乌禅那迦，阔十二由旬。其水清冷，味甚甘美，轻软澄净。七重砌垒、七宝间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外有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殊妙端严，以玛瑙等七宝庄饰。周遍四方，有诸阶道，悉皆端严，亦以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珠、车璩玛瑙等之所合成。复有无量优钵罗华、钵头摩华、拘牟陀华、奔荼利迦华等，遍覆水上，其华火色，即现火光；有金色者，即现金

光；有青色者，即现青光；有赤色者，即现赤光；有白色者，即现白光；婆无陀色，现婆无陀光。华如车轮，根如车轴，其根出汁，色白如乳，味甘若蜜。

「诸比丘！乌禅那迦海中，有转轮圣王所行之道，亦阔十二由旬。阎浮提中，转轮圣王出现世时，此中海道，自然涌现，与水齐平。诸比丘！次乌禅那迦海有山，名曰乌承伽罗。诸比丘！此乌承伽罗山，庄严端正，殊妙可观，一切树、一切叶、一切华、一切果、一切香，种种草、种种鸟兽，但是世间所出之物，于彼山中，无不悉备。诸比丘！乌承伽罗山，如是端正，殊妙可观，汝等应当善持此也。

「诸比丘！次复有山，名曰金胁。于此山中，有八万窟，有八万龙象在中居住，并皆白色，如拘牟陀华，七支柱地，悉有神通，乘空而行。其顶赤色，似因陀罗瞿波迦虫，六牙具足，其牙纤利，杂色金填。诸比丘！过金胁已，即有雪山，高五百由旬，阔厚亦尔。其山殊妙，四宝所成，谓金银琉璃颇梨。其山四面，有四金峯挺出山外，各高二十由旬。复有高峯，众宝间杂，迥然秀出，高百由旬。于山顶上有池，名曰阿耨达多，阿耨达多龙王，在中居住。其池纵广五十由旬，其水凉冷，味甘轻美，清淨不浊。七重砖垒、七重板砌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周匝围遶，端严殊妙，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。复有诸华，优钵罗华、钵头摩华、拘牟陀华、奔荼利迦华，其华杂色青黄赤白，大如车轮，下有藕根，羸如车轴，汁白如乳，味甘如蜜。诸比丘！此阿耨达多池中，有阿耨达多龙王宫，其殿五柱，殊妙可爱。阿耨达多龙王与其眷属，在中游戏，受天五欲，快乐自在。

「诸比丘！阿耨达多池东有恒伽河，从象口出，与五百河俱流入东海。阿耨达多池南有辛头河，从牛口出，与五百河俱流入南海。阿耨达多池西有薄叉河，从马口出，与五百河俱流入西海。阿耨达多池北有斯陀河，从师子口出，与五百河俱流入北海。

「诸比丘！以何因缘，此龙名为阿耨达多？诸比丘！有三因缘。何等为三？诸比丘！阎浮洲中有诸龙住处，唯除阿耨达多龙王，其余诸龙受快乐时，便有热沙堕其身上，诸龙尔时即失天形，现蛇形相。诸龙时时受斯等苦，阿耨达多龙王无如此事，是名第一因缘。诸比丘！阎浮洲中，除阿耨达多龙王，其余诸龙游戏乐时，有热风来吹其身体，即失天形，现蛇形相，有如是苦。阿耨达多龙王，无如此事，是名第二因缘。诸比丘！阎浮洲中所有诸龙游戏

乐时，金翅鸟王飞入其宫，诸龙既见金翅鸟王，心生恐怖，以恐怖故，即失天形，现蛇形相，具受众苦。阿耨达多龙王，无如此事。若金翅鸟王，生如是心：『我今欲入阿耨达多龙王宫内。』彼金翅鸟，以报劣故，即自受苦，永不能入阿耨达多龙王宫殿。诸比丘！此是第三因缘。是故说名阿耨达多。

「诸比丘！雪山南面，不远有城，名毘舍离。毘舍离北，有七黑山，七黑山北，有香山。于香山中，有无量无边紧那罗住，常有歌舞音乐之声。其山多有种种诸树，其树各出种种香熏，大威德神之所居止。诸比丘！彼香山中有二宝窟，一名杂色、二名善杂色，殊妙可爱，乃至玛瑙七宝所成，各皆纵广五十由旬，柔软滑泽，触之犹若迦旃连提迦衣。诸比丘！有一干闥婆王，名无比喻，与五百紧那罗女，在杂色、善杂色二窟中住，具受五欲，娱乐游戏，行住坐起。诸比丘！二窟之北，有大娑罗树王，名为善住，别有八千娑罗树林，周匝围遶。彼善住娑罗林下，有一龙象，亦名善住，游止其中。色甚鲜白，如拘牟陀华，七支拄地，腾空而行，顶骨隆高，如因陀罗瞿波迦虫。其头赤色，具足六牙，其牙纤利，金沙厕填。复有八千诸余龙象，以为眷属，其色悉白，如拘牟陀华，七支拄地，乃至悉以金填其牙。于善住娑罗林北，为善住大龙象王出生一池，名曼陀吉尼，纵广正等五十由旬，其水凉冷，甘美澄清无诸浊秽，乃至藕根大如车轴，破之汁出，色白如乳，味甘若蜜。诸比丘！曼陀吉尼池侧，周匝更有八千诸池，四面围遶，一一皆如曼陀吉尼，无有异也。

「诸比丘！其善住龙象王，意若欲入曼陀吉尼池中游戏之时，即念八千龙象眷属。时，彼八千诸龙象等，亦起是心：『善住象王心念我等，今者当往善住王处。』诸象到已，皆在善住龙象王前，低头而立。尔时，善住大龙象王知诸象集，即便发引，向曼陀吉尼池。八千龙象，前后围遶随从而行。善住象王从容安步，诸龙象中，有持白盖覆其上者；有以鼻持白摩尼拂拂其背者；有诸乐神，歌舞作倡，在前引导。尔时，善住大龙象王到已便入曼陀吉尼池，出没洗浴，欢娱游戏，从心适意，受诸快乐。中有龙象洗其鼻者，或有龙象磨其牙者、或有龙象揩其耳者、或有龙象灌其头者、或有龙象淋其背者、或有龙象摩其肋者、或有龙象洗其髀者、或有龙象洗其足者、或有龙象浴其尾者；或有龙象拔取藕根净洗鼻擎内其口者；或有龙象，拔优钵罗华、钵头摩华、拘牟陀华、奔荼利迦华等，系于善住象王头者。

「尔时，善住大龙象王，于曼陀吉尼池中，恣意洗浴，游戏欢娱，自在受乐，噉诸龙象所奉藕根，头上庄饰优钵罗等种种杂华。是事讫已，从彼池

出，上岸停住。八千龙象，然后散入八千池中，随意洗浴，游戏自在受快乐已，各食藕根，食竟亦以优钵罗等种种杂华，系其头上，用自庄严，复共集会善住王所，四面围遶，恭敬而住。尔时，善住大龙象王，与彼八千诸龙象等，前后导从，还诣善住娑罗树林所。象王行时，诸龙象等，或擎白盖，或执白拂，随从如前，诸神作乐，导引亦尔。尔时，善住大龙象王，到善住娑罗大林已，在树王下，随意卧起受诸安乐，八千龙象亦各诣彼八千树下，行住卧起自在安乐。于彼林中有娑罗树，其本或复周围六寻，有娑罗树，其本或复周围七寻八寻九寻十寻，有娑罗树其本周围十二寻者，唯此善住娑罗树王，其本周围十有六寻。彼八千娑罗树林之中，若有萎黄及所落叶，即有风来，吹令外出，不秽其林；八千龙象，所有便利秽污之物，有诸夜叉随扫掷弃。

「诸比丘！阎浮提中，有转轮圣王出现世时，八千象中一最小者，日日晨旦至轮王前供给承事，调善象宝因此得名。彼善住大龙象王，每十五日晨旦，往诣天帝释所，在前住立，承奉馭使。诸比丘！善住象王有此神通，有此威德，虽复生于象畜之中，然是龙辈，乃有如是大威神力。汝等比丘，应当念持。」

起世经鬘单越洲品第二之一

「诸比丘！鬘单越洲有无量山，彼诸山中，有种种树，其树鬘茂，出种种香，其香普熏，遍彼洲处。生种种草，皆绀青色，右旋宛转，如孔雀毛，香气犹如婆师迦华，触之柔软，如迦旃连提迦衣，长齐四指，下足则偃，举足还复。别有种种杂色果树，树有种种茎叶华果，出种种香，其香普熏。种种诸鸟，各各自鸣，其声和雅，其音微妙。彼诸山中，有种种河，百道流散，平顺向下，渐渐安行，不缓不急，无有波浪；其岸不深，平浅易涉，其水清澈，众华覆上，阔半由旬，水流遍满。诸河两岸，有种种林，随水而生，枝叶映覆，种种香华，种种杂果，青草弥布，众鸟和鸣。又彼河岸，有诸妙船，杂色庄严，殊妙可爱，并是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珠、车璩玛瑙等，七宝所成。」

「诸比丘！鬘单越洲，其地平正，无诸荆棘、深邃稠林、坑坎屏厕、粪秽不净、疆石瓦砾，纯是金银，不寒不热，时节调和；地常润泽，青草弥覆，诸杂林树，枝叶恒荣，华果成就。诸比丘！鬘单越洲，复有树林，名曰安住，其树皆高六拘卢奢(一拘卢奢五里)，叶密重布，次第相接，如草覆屋，雨滴不

漏，彼诸人等，树下居住。有诸香树，亦高六拘卢奢，或复有高五拘卢奢，四三二一拘卢奢者，其最小树，高半拘卢奢，悉有种种枝叶华果，此诸树上，随心流出种种香气。复有劫波娑树，亦高六拘卢奢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奢，如是最小，半拘卢奢，悉有种种枝叶华果，从其果边自然而出种种杂衣，悬置树间。复有种种瓔珞之树，其树亦高六拘卢奢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奢者，如是最小半拘卢奢，悉有种种枝叶华果，从其果边，随心流出种种瓔珞，悬垂而住。复有鬘树，其树亦高六拘卢奢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奢者，如是最小半拘卢奢，亦有种种枝叶华果，从其果边，随心而出种种鬘形，悬着于树。复有器树，其树亦高六拘卢奢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奢者，如是最小半拘卢奢，亦有种种枝叶华果，从其果边，随心而出种种器形，悬着于树。复有种种众杂果树，其树亦高六拘卢奢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奢，如是最小半拘卢奢，皆有种种枝叶华果，从其树枝，随心而出种种众果，在于树上。又有乐树，其树亦高六拘卢奢，乃至五四三二一拘卢奢者，如是最小半拘卢奢，亦有种种枝叶华果，从其果边，随心而出种种乐器，悬在树间。其地又有自然秔米，不藉耕种，鲜洁白净，无有皮糲。欲熟食时，别有诸果，名曰敦持，用作鎗釜，烧以火珠，不假薪炭，自然出焰，随意所欲，熟诸饮食；食既熟已，珠焰乃息。

「诸比丘！欝单越洲，周匝四面有四池水，其池皆名阿耨达多，并各纵广五十由旬，其水凉冷，柔软甘轻，香洁不浊。七重砖垒、七重板砌、七重栏楯，周匝围绕，七重铃网周匝悬垂；复有七重多罗行树，四面周围，杂色可爱，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珠、车璩玛瑙等，七宝所成。于池四方各有阶道，一一阶道亦七宝成，杂色绮错；复有诸华，优钵罗花，钵头摩华、拘牟陀花、奔茶利迦花等，青黄赤白，及缥碧色，一一花量，大如车轮，香气氛氲微妙最胜；复有诸藕，大如车轴，破之汁出，其色如乳，食之甘美，其味如蜜。

「诸比丘！阿耨达多池之四面，有四大河，阔一由旬，杂华弥覆，其水平顺，直流无曲，不急不缓，无有波浪，奔逸冲击，其岸不高，平浅易入。诸河两岸，有种种林，交柯映覆，出众妙香。有种种草生于其侧，色青柔软，宛转右旋，略说乃至，高齐四指，下足随下，举足还复；亦有诸鸟出种种声。于河两岸又有诸船，杂色可乐，乃至车璩玛瑙等七宝之所合成，触之柔软，如迦旃邻提迦衣。

「诸比丘！欝单越洲，恒于半夜，从阿耨达多四池之中，起大密云，周匝遍布，欝单越洲及诸山海，悉弥覆已，然后乃雨，八功德水，如构牛乳顷，雨

深四指，当下之处，即没地中，更不滂流。还于半夜，雨止云除，虚空清净，从海起风，吹此甘泽，清凉柔软，触之安乐，润彼鬘单越洲，普令调适肥腻滋浓。如巧鬘师及鬘师弟子作鬘既成，以水洒散，彼鬘被洒，光泽鲜明。诸比丘！鬘单越洲，其地恒润，悦泽光腻，亦复如是，常如有人以酥油涂。诸比丘！鬘单越洲，复有一池，名曰善现，其池纵广一百由旬，凉冷柔软，清净无浊，七宝砖砌，乃至藕根味甘如蜜。诸比丘！善现池东，复有一苑，亦名善现，其苑纵广一百由旬，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多罗行树亦有七重，周匝围绕，杂色可乐，乃至悉是车璩玛瑙七宝所成。一一方面，各有诸门，于一门悉有却敌，杂色可乐，亦是金银琉璃、珊瑚赤珠、车璩玛瑙等七宝所成。诸比丘！彼善现苑，平正端严，无诸荆棘、丘陵坑坎、疆石瓦砾，及屏厕等诸杂秽物，唯多金银种种异宝；节气调和，不寒不热；常有泉流四面弥漫，树叶敷荣，华果成就。有种种香，随风芬馥；复有种种异类众鸟，常出妙声，和雅清畅；有草青色，右旋宛转，柔软细滑，如孔雀毛，香气皆似婆利师华，触之如触迦旃邻提迦衣，以足蹈之，随足上下；复有诸树，其树各有种种根茎华叶果实，咸出众香，普熏彼地。诸比丘！善现苑中，亦有树林，名为安住，树并举高六拘卢奢，叶密重布，雨滴不下，更相鳞次，如草覆舍，诸人于下居住止宿；复有香树、劫波娑树、瓔树、鬘树、器树、果树，又有自然秬米熟饭，清净美妙。诸比丘！彼善现苑，无我无主，亦无守护，鬘单越人欲入此苑，自在游戏，受诸乐时，于其四门，随意所趣，入彼苑已游戏澡浴，恣情受乐，欲去即去欲留即留，随心所欲。

「诸比丘！为鬘单越人故，于善现池南复有一苑，名曰普贤，其苑纵广一百由旬，七重栏楯，周匝围绕，乃至熟饭清净美妙。诸比丘！此普贤苑亦无守护，鬘单越人，若欲须入普贤苑中澡浴游戏受快乐时，从其四门随意而入，入已澡浴游戏受乐，既受乐已，欲去即去欲留即留。

「诸比丘！为鬘单越人故，善现池西复有一苑，名曰善华，其苑纵广一百由旬，七重栏楯周匝围绕，略说乃至，如善现苑等无有异，亦复无有守护之者。鬘单越人若欲须入善华苑中澡浴游戏受快乐时，从其四门随意而入，入已澡浴游戏受乐，既受乐已，欲去即去欲留即留。

「诸比丘！为鬘单越人故，于善现池北复有一苑，名曰喜乐，纵广正等一百由旬，乃至无有守护之者。鬘单越人若欲须入喜乐苑中澡浴游戏受快乐时，从其四门随意而入，入已澡浴游戏受乐，既受乐已，欲去即去欲留即留，略说如前善现苑等。

「诸比丘！为鬻单越人故，于善现池东接善现苑，其间有河，名易入道，渐次下流，无有波浪，不缓不急，杂华遍覆，阔二由旬半。诸比丘！易入道河，于两岸上有种种树，枝叶映覆，出种种香，普熏其处，生种种草，略说乃至触之柔软，如迦旃邻提迦衣，高齐四指，以足蹈之，随足上下或举或伏；又有种种杂色果树，枝叶华果，悉皆具足；亦有种种香气普熏；种种异鸟各各和鸣。其河两岸有诸妙船，杂色可乐，七宝所成，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珠、车璩玛瑙等，庄严校饰。

「诸比丘！为鬻单越人故，于善现池南有一大河，名曰善体，渐次下流，略说皆如易入道河。此处所有种种树林，与彼无异，乃至诸船，杂色所成，柔软犹若迦旃邻提迦衣。诸比丘！于善现池西，为鬻单越人故，有一大河，名曰等车，乃至略说，渐次而下。诸比丘！于善现池北，为鬻单越人故，有一大河，名曰威主，渐次而下，略说乃至两岸有船，七宝庄饰，柔软犹若迦旃邻提迦衣。此中有鬻陀那偈：

「『善现普贤等， 善华及喜乐，
 易入并善体， 等车威主河。』

「诸比丘！鬻单越人，若欲入彼易入道河、善体、等车、威主等河，澡浴游戏受诸乐时，即皆至彼河之两岸，脱其衣裳，置于岸侧，各坐诸船，乘至水中，澡浴身体，游戏受乐。既澡浴已，随有何人在前出者，即取上衣着已而去，亦不求觅所服本衣。何以故？鬻单越人无我我所、无守护故。是诸人等，又复往诣众香树下，到树下已，其树自然低枝垂屈，为彼诸人出众妙香，令其自手攀擎得及。彼人于树取种种香，用涂身已，复各往诣劫波娑树，到已其树亦复如前低枝垂下，出种种衣，令彼诸人手所擎及。彼人于树复取种种上妙衣服，着已而去，转更往诣璎珞树下，既到彼已，璎珞树枝亦皆垂屈，为彼诸人流出种种上妙璎珞，手所擎及。彼人于树牵取种种璎珞之具，系着身已，更转往诣诸鬘树下，既到树已，鬘树自然为彼诸人垂枝下曲，流出种种上妙宝鬘，令彼人等手所擎及；便于树枝取诸妙鬘，系头上已，转更往诣诸器物树，既到树已，器树自然枝亦垂下，令其手及，随意所欲取彼器已，持诣果树。时彼果树，亦为诸人枝垂下曲，出生种种胜妙甘果，令手擎及，彼人于树，随心所欲取其熟果适意食之，于中或有搦取其汁，器盛而饮。食饮既讫，乃复往诣音乐树林，到彼林已，为诸人故，音乐树枝亦皆垂下，为出种种音乐之器，手所擎及。彼人于树，各随所须取众乐

器，其形殊妙其音和雅，取已抱持，东西游戏，欲弹则弹，欲舞则舞，欲歌则歌，随情所乐，受种种乐。其事讫已，各随所好，或去或留。」

起世经卷第一

此经，宋藏题为起世因本经，阇那崛多译，却之为后经，编入取函，丹藏题为起世经，进之为前经。今检《开元录》，丹藏为正，故今题中除因本二字，进之为澄函焉。

起世经卷第二

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等译

鬻单越洲品第二之余

「诸比丘！鬻单越人，发紺青色，长齐八指，人皆一类，一形一色，无别形色可知其异。诸比丘！鬻单越人，悉有衣服，无有裸形及半露者，亲疎平等无所适莫，齿皆齐密，不缺不疎，美妙净洁，色白如珂，鲜明可爱。诸比丘！鬻单越人，若有饥渴须饮食时，便自收取，不耕不种，自然粳米，清静鲜白，无有糠粃，取已盛置敦持果中，复取火珠，置敦持下，众生福力，火珠应时，忽然出焰，饮食熟已，焰还自灭。彼人得饭欲食之时，施設器物，就座而坐。尔时，若有四方人来，欲共同食，即为诸人具设饭食，饭终不尽，乃至食人，坐食未竟，所设之饭器常盈满。彼人食此无有糠粃自然粳米成熟饭时，清静香美，众味备具，不须羹臠，其饭形色，犹若诸天苏陀之味，又如华丛洁白鲜明。彼人食已，身分充盈无减无缺，湛然不改无老无变，是食乃至资益彼人，色力安辩无不具足。

「诸比丘！鬻单越人，若于女人生染着时，随心所爱，回目观视，彼女知情即来随逐，其人将行至于树下，所将之女，若是此人母姨姊妹亲戚类者，树枝如本不为下垂，其叶应时萎黄枯落，不相覆苦，不出华果，亦不为出床敷卧具。若非母姨姊妹等者，树即低枝垂条覆荫，柯叶鬻茂，华果鲜荣，亦为彼人出百千种床敷卧具，便共相将入于树下，随意所为欢娱受乐。

「诸比丘！鬻单越人，住于母胎，唯经七日，至第八日即便产生。其母产讫，随所生子若男若女，皆将置于四衢道中，舍之而去。于彼道上东西南北

行人往来，见此男女心生怜念，为养育故，各以手指内其口中，于彼指端，自然流出上妙甘乳，饮彼男女，令得全活。如是饮乳，经于七日，彼诸男女还自成就一色类身，与彼旧人形量无异，男还逐男，女还逐女，各依伴侣相随而去。

「诸比丘！鬻单越人寿命一定，无有中夭，命若终时，皆得上生。何因缘故，鬻单越人得此定寿，命终已后皆复上生？诸比丘！世或有人，专事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言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瞋、邪见，以是因缘身坏命终，坠堕恶道，生地狱中。或复有人，不曾杀生、不盗他物，不行邪淫、不妄言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、不贪、不瞋、亦不邪见，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，趣向善道，生人天中。何因缘故，向下生者？以其杀生、邪见等故。何因缘故，向上生者？以不杀生、正见等故。或复有人作如是念：『我于今者应行十善，以是因缘，我身坏时，当得往生鬻单越中。彼处生已，住寿千年不增不减。』彼人既作如是愿已，行十善业，身坏得生鬻单越中，既于彼处复得定寿，满足千年不增不减。诸比丘！以此因缘，鬻单越人得定寿命。

「诸比丘！何因缘故皆得上生？诸比丘！阎浮洲人以于他边受十善业，是故命终即得往生鬻单越界。鬻单越人以其旧有具十善业，鬻单越中如法行故，身坏命终皆当上生诸天善处。诸比丘！以此因缘，鬻单越人上生胜处。诸比丘！鬻单越人命行终尽舍寿之时，无有一人忧恋悲哭，唯共輿置四衢道中，舍之而去。

「诸比丘！鬻单越人中有如是法，若有众生，寿命尽时，即有一鸟，名忧承伽摩(隋言高逝)，从大山中疾飞而至，衔死人发，将其尸骸，掷置余方洲渚之上。何以故？鬻单越人业行清净，乐净洁故。乐意喜故，不令风吹臭秽之气来至其所。诸比丘！鬻单越人大小便利将下之时，为彼人故地即开裂，便利毕已地合如故。何以故？鬻单越人乐净洁故，乐意喜故。

「复次，彼处有何因缘而得说名鬻单越洲？诸比丘！彼鬻单越洲，于四天下中比余三洲，最上最妙最高最胜，故说彼洲为鬻单越也(鬻单越，正音鬻怛罗究溜，隋言高上作，谓高上于余方也)。

起世经转轮圣王品第三

「诸比丘！阎浮洲内，转轮圣王出现世时，此阎浮洲，自然具有七种瑞宝，转轮王身复有四种神通德力。何者七宝？一金轮宝、二白象宝、三紺马宝、

四神珠宝、五玉女宝、六主藏宝、七兵将宝，是为七宝。诸比丘！云何名为转轮圣王轮宝具足？诸比丘！转轮圣王出阎浮洲，以水灌顶作刹利主，于十五日月盛圆满受斋之晨，洗沐清淨，不搗白[迭*毛]以为衣服，解发垂下，饰以摩尼及诸瓔珞，在楼阁上，亲属群臣前后围遶。是时，王前有金轮宝忽然来应，轮径七肘，千辐毂辘众相满足，自然成就非工匠造。尔时，灌顶刹利转轮圣王，即作是念：『我昔曾闻有如是说：「若灌顶刹利王，于十五日月盛圆满受斋之晨，洗沐清淨，身着不搗白[迭*毛]之衣服诸瓔珞，在楼阁上，亲属群臣前后围遶，是时王前忽然而有天金轮宝，千辐毂辘众相满足，自然来应非工匠成，轮径七肘，内外金色，得是瑞时，彼则成就转轮王德。」我今得此，亦应定是转轮圣王。』

「尔时，灌顶刹利转轮圣王，意欲试彼天轮宝故，勅令严备四种力兵，所谓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。四种力兵既严备已，王即往诣天金轮所，偏露右膊在金轮前，右膝着地，申其右手扞摸轮宝，作如是言：『汝天轮宝，我身定是转轮王者，未降伏处为我降伏。』」彼天轮宝应声即转，为欲降伏未伏者故。诸比丘！是时，灌顶刹利王既见轮宝如是转已，即命严驾行向东方，于是轮宝及四种兵一时皆从。诸比丘！于轮宝前，复有四大天身引导而行，彼天轮宝所到诸方住止之处，转轮圣王及四种兵，悉于彼处停住止宿。

「尔时，东方一切国土所有诸王，各取金器盛满银粟，又取银器盛满金粟，既办具已，皆共持诣转轮王前，启言：『天王善来！善来！今此奉献是天王物，东方人民丰乐安隐无所怖畏，民户殷多甚可爱乐。惟愿大天、垂哀纳受，怜愍臣等细小诸王，臣等今日承奉天王，一心无二。』」尔时，轮王告诸王曰：『汝等诚心能如是者，汝当各各于自境界，如法治化摄养群生，莫令国内有不如法。所以者何？汝等，若有令我国内非法恶事显现流行，我当治汝罪无所舍。今教汝等，自断杀生，教人不杀，不与勿取，邪淫妄语，乃至邪见，皆不应为。汝等，若能断于杀生，教人不杀，不与勿取，不行邪淫，实语正见者，我即信知，汝等诸王合国降伏。』

「尔时，东方诸国王等，闻转轮王如是诫勅，一时皆受十善业行。受已遵承，各于国土如法治化。转轮圣王自在力故，所向之处轮宝随行，如是圣王天金轮宝，降伏东方一切国已，尽东海岸，周遍游行，然后回旋，次第巡历南方西方乃至北方，依于古昔转轮圣王所行之道引导而去。转轮圣王及四种兵次第行时，其前复有四大天身，先轮宝行，若此轮宝所住之处，随其方面，转轮圣王及四种兵，即皆停宿。」

「尔时，北方一切国土所有诸王，亦各赍持天真金器盛满银粟，天真银器盛满金粟，俱共来诣转轮王所。到已长跪作如是言：『善哉天来！善哉天来！我等北方蒙天王力，人民炽盛丰乐安隐，无诸怖畏甚可爱乐，愿天留此施行治化，臣等随顺无敢二心。』时，转轮王勅诸王言：『若能尔者，汝等各于自境治化，一依教命，莫令国界有不如法。所以者何？若令我境有非法人及诸恶行，我当治汝。又复汝等，莫自杀生，教人莫杀，不与勿取，邪淫妄语，乃至邪见，汝等皆断。若离杀生，乃至自他修行正见，能如是者，我当信知，汝等国土已善降伏。』尔时，诸王同声共启转轮王言：『如天诫勅，臣等奉行。』尔时，北方诸国王等，闻转轮王如是诫勅，各各遵受十善业行。受已奉持皆令如法，各于国土依律治化。转轮圣王自在力故，所行之处轮宝随逐，此金轮宝，如是次第，降伏北方，尽北方海际所有诸国，既周遍已还来本处。尔时，轮宝乃于阎浮提中，选择最上威德形胜极妙之地，当于其上，东西经度阔七由旬，南北规画十二由旬，如是规度为界分已，尔时诸天即于其夜从空来下，为转轮王造立宫殿，应时成就。既成就已，妙色端严四宝庄校，所谓天金天银颇梨琉璃。此金轮宝为圣王故，当宫内门，于上空中巍然停住，如轮在轴不摇不动。转轮圣王当于是时，生大欢喜踊跃无量，作如是念：『我今已得金轮宝耶！』诸比丘！转轮圣王有如是等天金轮宝，自然具足。

「诸比丘！转轮圣王复有何等白色象宝，应当具足？诸比丘！是转轮王，于日初分坐正殿时，即当王前出生象宝，名乌逋沙他(隋言洁齐)，形体胜妙，其色纯白，如拘物头华，七枝拄地，有大神力，腾空而行，头色红赤，如因陀罗瞿波迦虫，具有六牙，并皆纤利，一一牙上，具足庄严，杂色厕钿，犹如金粟。转轮圣王见象宝已，作如是念：『白象虽现，未知调时，堪受诸事，成贤乘不？』尔时，象宝一日之间即善调伏，一切事中悉堪驾驭，犹如余象无量千岁极调伏已，端严贤善，适意随顺。如是如是，此白象宝，于一日中暂受调伏堪任众事，亦复如是。时，转轮王为试象故，于其晨朝日初出时，乘此象宝，周回巡历，遍诸海岸尽大地际。既周遍已，是转轮王还至本宫，乃进小食。以是因缘，彼王尔时内心自庆，欢喜踊跃：『为我故，生如此象宝。』诸比丘！转轮圣王，有如是等白色象宝，自然具足。

「诸比丘！何等名为转轮圣王马宝具足？诸比丘！是转轮王日初分时，坐正殿上，即于王前，出紺马宝，名婆罗诃(隋言长毛)，色青体润，毛尾悦泽，头黑鬃披，有神通力，腾空而行。时，转轮王见马宝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马虽现，未知调时堪受诸事，可得为我作善乘不？』是时，马宝一日之中即善调

伏堪受诸事，犹如余马无量千岁极调熟已，贤善闲习。如是如是，调此马时，一日之内堪任受行一切诸事，亦复如是。时，转轮王欲试马故，于其晨朝日初出时，乘此马宝，周历大地，还至本宫，转轮圣王乃始进食。以是因缘生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：『我今已得紺马之宝！』诸比丘！转轮圣王有如是等马宝具足。

「诸比丘！何等名为转轮圣王珠宝具足？诸比丘！转轮圣王有摩尼宝，毘琉璃色，具足八楞，非工匠造，端严特妙，自然流出清净光明。时，转轮王见珠宝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摩尼宝众相满足，我今应当悬置宫内令现光明。』时，转轮王为欲试此摩尼宝故，严备四兵，所谓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，具四兵已，即于夜半，天降微雨，重云黑闇，电光出时，转轮圣王取此珠宝，悬置幢上，出游苑中。何以故？意欲游观验珠德故。诸比丘！此摩尼宝在高幢上，普照四方，及四种兵悉皆明了，光明周遍如日照世。尔时，彼地所有一切婆罗门居士等，皆谓天明日光已出，并即惊起，作诸事业。以是因缘，转轮圣王，受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念言：『此宝为我出生！』诸比丘！转轮圣王，有如是等珠宝具足。

「诸比丘！何等名为转轮圣王女宝具足？诸比丘！转轮王世出生女宝，不麤不细，不长不短，不白不黑，最胜最妙，进止姝妍，色貌具足，令人见之乐观无厌。又此女宝，热时身凉，寒时身暖，于其体上出妙香气，犹若栴檀，口中恒出优钵罗香。为轮王故，晚卧早起，勤谨恭敬，凡有所作无失王心，此女意中尚无恶念，况其身口而有过失。以是因缘，转轮圣王受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心自念言：『此已为我生女宝耶！』诸比丘！转轮圣王有如是等女宝具足。

「诸比丘！何等名为转轮圣王主藏臣宝威力具足？诸比丘！转轮王出世生主藏臣宝，大富饶财多有功德，报得天眼，洞见地中有主无主一切伏藏，皆为其眼之所鉴识，若水若陆若远若近，于中所有珍奇宝物，此主藏臣皆为作护，如法守视不令毁失，无主之物应时收取，拟为轮王资须受用。尔时，藏臣即自往诣转轮王所，到已启言：『大圣天王！若天所须资财宝物，惟愿勿忧，臣力能办，天所用者皆令具足。』时，转轮王为欲验试主藏臣宝，乘船入水中流而住，勅藏臣曰：『汝藏臣来，我须财宝，宜速备具！宜速备具！』藏臣启言：『惟愿大天，假臣须臾，待船至岸，当于水侧收取财宝，以供天用。』王告藏臣：『我今不须岸上财物，但当于此为我办之。』藏臣启言：『谨奉天勅不敢有违。』尔时，藏臣受王勅已，偏袒右臂，右膝着

船，手[打-丁+毛]大水，指如蟹螯，撮聚金银，满诸器内，即于船上，持用奉献，启言：『大王，此诸金银，皆是天宝，天以此物，供给于王，以为财用。』时，转轮王告藏臣言：『我不须财，但试汝耳！』时，主藏臣，闻王语已，还收金银，置于水内。以是因缘，转轮圣王，受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心自念言：『我今已得藏臣宝耶！』诸比丘！转轮圣王，有如是等藏臣具足。

「诸比丘！何等名为转轮圣王主兵臣宝威力具足？诸比丘！由转轮王福德力故，自然出生兵将之宝，巧智多能，善诸谋策，洞识军机，神慧成就。转轮圣王所须兵力，悉能备具，欲走即走，欲行即行，欲散即散，欲集即集。尔时，兵将便自往诣转轮王所，到已启言：『王若须兵，教习馭役，惟愿勿虑，臣当为王教习兵马，皆令如心，调柔随顺。』时，转轮王，为欲试此主兵宝故，便勅所司，严备四兵，所谓象兵、马兵、车兵、步兵。王知四兵悉严备已，告将宝言：『汝兵将来，当善为我惣领四兵，教令随顺，善走善行，善集善散，如法勿违。』时，兵将宝，闻转轮王如是勅已，启言：『大王，谨奉天勅，臣不敢违。』便惣四兵，庄严器仗，教走教行，教集教散。如王所勅，欲走即走、欲行即行、欲集即集、欲散即散，随意自在。以是因缘，转轮圣王，生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心自念言：『我今已得主兵将宝！』诸比丘！转轮圣王，有如是等主兵将宝，威力具足。诸比丘！若有如是七宝现者，然后得名转轮圣王。

「诸比丘！何等名为转轮圣王四种自在神通具足？诸比丘！转轮圣王，寿命长远，久住在世；于一切时一切世间，无有人类能得如是安隐久住，与转轮王寿命等者。是则名为转轮圣王第一寿命神通具足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转轮圣王，所受身体，少病少恼，众相具足，其腹平满，不小不大，寒热冷暖，随时调适，进止轻便，食饮消化，安隐快乐；于一切时一切世间，无有余人世间受生少病少恼能如是者。是则名为转轮圣王第二身力神通具足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转轮圣王，报生形貌端正殊特，常为世间乐观无厌，色身清淨，具足庄严，最胜最妙，无有伦匹；于一切时一切世间，人中受生，无有如是端正殊特，为诸世间乐观无厌，如转轮王形相备者。是则名为转轮圣王第三色貌神通具足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转轮圣王，业力因缘，有大福报，世间种种，资产丰饶，珍奇众宝，无不具足；于一切时一切世间，人中受生，无有如是富乐自在，资财服玩众妙宝物充溢府库比轮王者。是则名为转轮圣王第四果报神通具足。诸比丘！若具如是四种神通无缺减者，然后得名转轮圣王。」

「诸比丘！又此福德转轮圣王，为诸人民之所爱敬，心常喜乐，如子爱父；又诸人民，亦得轮王之所怜念，意恒慈育，如父爱子。」

「诸比丘！转轮圣王，或于一时，乘大宝车，出宫游观，历诸胜地，爰及林苑。当于是时，一切人民，悉得面见转轮圣王，皆大欢喜，咸共同声告驭者曰：『汝善驭者，惟愿持辔从容徐行，勿令速疾。所以者何？汝若持车，徐徐缓进，则令我等多时得见转轮圣王。』尔时，轮王闻此语已，亦复如是勅驭者言：『汝善驭者，徐徐缓步，慎勿速疾。所以者何？汝若持车，安详渐进，则亦令我多时游历周遍观视一切人民。』诸比丘！时，诸民众见轮王已，各各自持所有宝物，车前胡跪，奉献轮王，启言：『大王，民等今者以此奉天，此物属天，愿天受取，随意所用。何以故？如此宝物，唯应天用故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转轮圣王出现世时，此阎浮洲清净平正，无有荆棘，及诸稠林、丘墟坑坎、厕溷杂秽臭处不净、疆石瓦砾沙卤等物，悉皆无有。金银七宝自然具足，不寒不热，节候均调。诸比丘！又转轮王出现世时，此阎浮洲自然安置八万城邑，皆悉快乐，无诸怖畏，人民炽盛，谷食丰饶，聚落殷多，甚可爱乐。诸比丘！又转轮王出现世时，此阎浮洲王所治处，聚落城邑，比屋连村，鸡飞相到，人民安乐，不可思议。诸比丘！又转轮王出现世时，此阎浮洲常于夜半，从阿那婆达多池中兴大云气，遍阎浮洲及诸山海，应时雨注，亦遍阎浮，如构牛乳间，雨深四指。其水甘美具八功德，下处即没，更不滂流，浸润地中，水滂不现，至夜后分，云雾消除。有清凉风，从大海出，吹其润泽流散，阎浮人民，触之皆受安乐，又彼甘泽润渍，此洲普使肥良鲜明光膩；譬如世间善作鬘师鬘师弟子造鬘既成，以水洒散，令其悦泽花色光鲜，此亦如是。又转轮王出现世时，此阎浮洲一切土地，自然沃壤鬱茂滋液；譬如有人以苏油涂物，其地肥美膏腴津润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转轮圣王既出现已，住世久远，经无量年，于此时间，亦复杂受人中苦触。譬如细软丈夫其体柔弱，食美食已，运动施为，受少疲触，乃得消化。如是如是，彼转轮王，处世久远，于生死中，受少苦触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转轮圣王寿命终时，舍此身已，必生天上，与三十三天，同处共生。」

「诸比丘！转轮圣王当命终时，为供养轮王故，于虚空中，自然普雨优钵罗华、钵头摩华、拘物头华、分陀利华等种种香华，亦雨天沈水末、多伽罗末、栴檀香末，及天曼陀罗等种种诸华。复有天乐，其音微妙，不鼓自鸣，亦有诸天歌赞之声，在虚空中，为供养此转轮王身，作福利故。

「诸比丘！尔时，女宝、主藏臣宝、主兵将宝等，则以种种净妙香汤，洗轮王身。香汁洗已，先用劫波娑[迭*毛]，髀身裹之；然后乃以不捣[迭*毛]衣，于上重裹；次复更以殊妙细[迭*毛]足五百段，就二[迭*毛]上次第缠之。裹缠毕已，又取金棺，满盛苏油，持轮王身，置之棺内；又以银椁，盛此金棺，内银椁已，从上下钉，令其牢固。又复集聚一切香木积成大[廿/积]，然后阁毘转轮王身。既阁毘已，收其灰骨，于四衢道中，为转轮王作苏偷婆(隋言大聚，旧云塔者讹略也)，高一由旬，阔半由旬，杂色庄校，四宝所成，所谓金银琉璃颇梨。其苏偷婆，四院周围，五十由旬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，略说如上，乃至众鸟各各自鸣。时，彼女宝及主藏主、兵宝等，为转轮王作苏偷婆，既成就已，然后施設上妙供具，诸来求者，种种供给，所谓须食与食、须饮与饮、须乘与乘、须衣与衣、须财与财、须宝与宝，尽给施之，悉令满足。

「诸比丘！转轮圣王命终已后，始经七日，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，皆即自然隐没不现。女宝、主藏、主兵将等，悉亦命终。四种宝城，稍稍改变，还为砖土。所有人民，亦皆随时，渐次减少。诸比丘！一切诸行，有为无常，如是迁改，无有常住，破坏离散，不得自在。是磨灭法，暂须臾间，非久停住。诸比丘！应当舍于有为诸行，应当远离、应当厌恶、应当速求解脱之道。

起世经地狱品第四之一

「诸比丘！于四大洲、八万小洲，诸余大山及须弥山王之外，别有一山，名斫迦罗(前代旧译云铁围山)，高六百八十万由旬，纵广亦六百八十万由旬，弥密牢固，金刚所成，难可破坏。诸比丘！此铁围外，复有一重大铁围山，高广正等，如前由旬。两山之间，极大黑暗无有光明，日月有如是大威神大力大德，不能照彼令见光明。诸比丘！于两山间，有八大地狱。何等为八？所谓活大地狱、黑大地狱、合大地狱、叫唤大地狱、大叫唤大地狱、热恼大地狱、大热恼大地狱、阿毘至大地狱。

「诸比丘！此八大地狱，各各复有十六小地狱，周匝围遶而为眷属。是十六狱，悉皆纵广五百由旬。何等十六！所谓黑云沙地狱、粪尿泥地狱、五叉地狱、饥饿地狱、焦渴地狱、脓血地狱、一铜釜地狱、多铜釜地狱、铁碓地狱、函量地狱、鸡地狱、灰河地狱、斫截地狱、剑叶地狱、狐狼地狱、寒冰地狱。

「诸比丘！何因缘故，名活大地狱？诸比丘！此活大地狱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出者住者，手指自然皆有铁爪，长而纤利，悉若锋镞。彼诸众生，既相见已，心意浊乱，心浊乱故，各以铁爪，自剉其身，令皆破裂，或自擘身擘已复擘，乃至大擘；裂已复裂，乃至大裂；割已复割，乃至大割。诸比丘！彼诸众生，自割裂已，作如是知：『我今已伤，我今已死。』以业报故，即于是时，复有冷风，来吹其身，须臾复生肌体皮肉、筋骨骨髓，生已还活。既得活已，业力因缘，复起东西，更相谓言：『汝诸众生，愿欲得活已胜我耶！』诸比丘！当知此中少分说故，名为活耳。然于其中，更有别业，受极重苦，痛恼逼迫，楚毒难堪，乃至先世，或于人身、或非人身，所起所造，恶不善业，未尽未灭、未除未转、未少分现、未全分现，于其中间，命报未尽，求死不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活大地狱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手指复生纯铁刀子、半铁刀子，极长纤利。各各相看，心意浊乱，既浊乱已，乃至各各剉裂擘割，破截而死，冷风来吹，须臾还活。诸比丘！如是如是，少分说故，名为活耳。诸比丘！复有别业，而于其中，极受苦恼，苦未毕故，求死不得。乃至往昔，或于人身、或非人身，所作所造，恶不善业，未尽未灭、未除未离，如是一切次第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活大地狱所有众生，于无量时，苦报尽已，从此狱出，东西驰走，更求余处屋舍室宅，求救护处、求归依处。如是求时，以罪业故，即自往入黑云沙小地狱中，其狱纵广五百由旬。既入狱已，上虚空中，起大黑云，雨诸飞沙，其焰炽燃，极大猛热，堕于地狱众生身上，至皮烧皮、至肉烧肉、至筋烧筋、至骨烧骨、至髓烧髓，出大烟焰，洞彻炽燃，受极苦恼，以其苦报未毕尽故，求死不得。乃至往昔人非人身，所作所造恶不善业，不灭不除、不转不变、不离不失，次第而受，经无量时。

「诸比丘！彼诸众生，如是受苦，经无量时已，从黑云沙地狱出，更复驰走，求屋求宅、求救求覆、求归依处。如是求时，又复自入热粪尿泥小地狱

中，其狱亦广五百由旬。罪人入已，自咽已下在粪泥中，其粪热沸，烟焰俱出，烧彼罪人手足耳鼻头目身体，一时焦燃。乃至往昔若人非人，所起所造恶不善业，未尽未灭、未除未转、不离不失，次第而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于粪尿小地狱中，有诸铁虫，名为针口，在粪泥中，钻诸众生，一切身分，悉令穿破。先钻其皮，既破皮已，次钻其肉，既破肉已，次钻其筋，既破筋已，次钻其骨，既破骨已住于髓中，食诸众生一切精髓，令其遍身受严剧苦。然彼寿命，亦未终毕，乃至是人恶不善业，未灭未尽，如是次第具足受之。

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等，于无量时受苦痛已，从粪尿泥小地狱出，又复奔走，求室求宅、求护求洲、求归依处。尔时，即入五叉小地狱中，其狱亦广五百由旬。彼诸罪人入此狱已，时守狱卒执取罪人，高举扑之，置于炽燃热铁地上，烟焰洞起，罪人在中，闷绝仰卧。狱卒乃以两热铁钉，钉其二脚，热焰炽燃；又以二钉，钉其两手，焰亦炽燃；于脐轮中，下一铁钉，焰转猛炽。狱卒于是，复以五叉，磔其五体，极受苦毒。乃至彼处，寿命未终，恶业未尽，往昔所造人非人身一切恶业，于此狱中，次第而受。

「诸比丘！彼诸众生，受此苦痛，经无量时，从于五叉小地狱出，还复驰走，求救求室、求洲求依、求覆求护，即更来诣饥饿地狱，其狱亦广五百由旬。罪人入已，时守狱卒，遥见彼人从外而来，即前问言：『汝等今者来至此中，有何所欲？』彼诸众生，皆共答言：『仁者！我等饥饿！』时，守狱卒即执罪人，扑置炽燃热铁地上——尔时罪人，闷绝仰卧——便以铁钳，坼开其口，取热铁丸，掷置口中，彼人唇口，应时烧燃；既烧唇已，即烧其舌；既烧舌已，即烧其腭；既烧腭已，即烧其咽；既烧咽已，即烧其心；既烧心已，即烧其胸；既烧胸已，即烧其肠；既烧肠已，即烧其胃；既烧胃已，经过小肠，从下部出。其丸猛热，尚赤如初。彼诸众生，当于是时，极受苦毒，命亦未终。略说乃至，若人非人先世所作，如是次第，此地狱中，种种具受。

「诸比丘！彼诸众生，于无量时，受是苦已，从此饥饿小地狱出，复更驰走，略说如前，求守护处。然后来诣焦渴地狱，其狱亦广五百由旬。入此狱已，时守狱卒，遥见彼人从外而来，即前问言：『汝等今者何所求须？』罪人答言：『仁者！我今甚渴。』时，守狱卒即捉罪人，扑置炽燃热铁地上，在猛焰中，仰卧闷绝，便取铁钳磔开其口，融赤铜汁，灌其口中。彼诸众

生，唇口应时悉皆焦烂。唇口烂已，次烧其舌，如是烧腭烧喉、烧心烧胸、烧肠烧胃，直过小肠，从下部出。彼诸众生，各于是时，受极重苦、受极重痛，其苦特异，难可思议，然彼寿命，未终未尽。略说如前，乃至若人非人所造恶业，未灭未离，如是次第，具足受之。

起世经卷第二

起世经卷第三

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等译

地狱品第四之二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等，经无量时受极苦已，然后从此五百由旬焦渴狱出，奔走如前，略说乃至，求救护处。即复往诣脓血地狱，其地狱亦广五百由旬，脓血遍满，深至咽喉，悉皆热沸。地狱众生入其中已，东西南北，交横驰走。彼诸众生，如是走时，烧手烧足、烧耳烧鼻；手足耳鼻，既被烧已，一切支节，皆亦烧燃；其身支节，被烧燃时，诸罪人等，受大苦恼，严酷重切，不可思议。乃至人非人身所造所作恶不善业，未毕已来，命亦不尽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脓血地狱复有诸虫，名最猛胜，此诸虫等，为彼地狱受罪众生，大作恼害。从身外入，先破其皮；既破皮已，次破其肉；既破肉已，次破其筋；既破筋已，次破其骨；既破骨已，拔出其髓，随而食之。彼诸众生，当于是时受极重苦。乃至若人非人所造所作恶不善业，未尽未灭，寿命不尽，皆悉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脓血地狱所有众生，饥渴逼急，或时以手掬取如是热沸脓血，置于口中，置口中已，彼人唇口，应时烧燃；烧唇口时，即烧其腭；既烧腭已，即烧其喉；如是烧胸，烧心烧肠烧胃；既烧胃已，直过小肠，从下分出。彼诸众生，于此地狱，受如是等严切重苦，命报未终。乃至未尽人非人身，曾所造作恶不善业，如是次第，具足受之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等，经无量时受极苦已，然后从此五百由旬脓血狱出，如前驰走，乃至追求救护之处。即复来入一铜釜狱，其狱亦广

五百由旬。罪人入已，狱卒见之，即前提取，掷置釜内，头皆向下，脚皆在上。是诸众生在汤中时，地狱猛火极相煎迫。逐沸上时，亦煎亦煮；逐沸下时，亦煎亦煮；在中间时，亦煎亦煮；交横往来，随转动时，亦煎亦煮；汤沫覆时，亦煎亦煮；若见不见，一切时煮。譬如世间或煮小豆大豆豌豆，置之釜内，着水令满，下燃大火，于是涌沸，汤豆和合。浮向上时，亦煎亦煮；沈向下时，亦煎亦煮；住于中时，亦煎亦煮；交横动时，亦煎亦煮；为沫覆时，亦煎亦煮；若见不见，一切时煮。诸比丘！如是如是，一铜釜狱，其中守卒，取彼罪人，以头向下，以脚向上，掷置铜釜。在釜中时，地狱猛火之所煎逼，热沸既盛，罪人逐沸或上或下，随煮随煎，略说乃至若见不见，一切时煮，亦复如是。彼诸众生，于此狱中，受严剧苦。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作恶业，如是次第，于此地狱，具足而受。

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等，经无量时受此苦已，从一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出，奔走如前，乃至欲求救护之处。尔时，即入众多铜釜小地狱中，其狱亦广五百由旬。罪人入已，时守狱者即来执之，提取罪人，以脚向上，以头向下，掷铜釜中，地狱猛火，炽燃煎逼，汤沸上时，亦煎亦煮；汤沸下时，亦煎亦煮；在中间时，亦煎亦煮；纵横掩覆，若见不见，一切煎煮。譬如煮豆，以火煎逼，涌沸上时，亦煎亦煮，略说乃至，若见不见，一切煎煮。诸比丘！如是如是，此多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中，诸众生等，为守狱卒，捉其两脚，到竖其身，以头向下，掷铜釜内。彼人于时被地狱火之所煎逼，或上或下，纵横转动，略说乃至若见不见，一切煎煮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此多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中，诸众生等，又为狱卒，以其铁爪，濺取罪人，从釜至釜，次第煮之。从此釜出，诣余釜时，脓血皮肉，纵横流散，于是皆尽，唯余骸骨。罪人尔时，受极重苦，仍未命终。乃至若人非人一切身中所作恶业，不尽不灭，于此狱中，一切悉受。

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等，经无量时受此苦已，从多铜釜五百由旬小地狱出，驰走如前，乃至欲求救护之处。尔时，即入铁砧地狱，其狱亦广五百由旬。既入中已，时守狱卒即前提取受罪众生，仰扑置于铁砧之上，炽燃猛焰，一时洞燃，于是罪人，闷绝仰卧。时，守狱卒更取大石，从上压之；压已复压，因更研之；研已复研，遂成碎末；成碎末已，又更重末，末已复末，转成细末；取其细末，又更研之，研已复研，于是乃成末中之末，最微细末。当于尔时，罪人身体，膏血脑髓，一边横流，微细骨末，犹尚存在，而于其间，命报未终，一切时中，受极重苦。乃至人非人身，所作恶业，未失未灭，如是次第具足受之。

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等，经无量时受此苦已，乃从铁碓五百由旬小地狱出，驰走如前，欲求室宅，欲求归依覆护之处。尔时，即入函量地狱，其狱亦广五百由旬。既入中已，时守狱卒执取罪人，付以铁函，令其量火，其函猛热，光焰炽燃，地狱罪人，量彼火时，烧手烧脚、烧耳烧鼻、烧诸支节，乃至遍烧一切身分。于被烧时，此诸罪人，受极重苦、受重痛苦，然其寿命，未得终尽。乃至往昔若人非人一切身中，有所造作恶不善业，不灭不没、不离不失，如是次第，具足受之。」

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所有众生，经无量时受此苦已，得从函量五百由旬小地狱出，驰走如前，求室求覆、求救求洲、求归依处。尔时，即入鸡小地狱，其狱亦广五百由旬。彼地狱中，纯生诸鸡，遍满彼狱，其鸡身分，乃至膝胫，一切猛热，光焰炽燃。是诸众生，处在其中，东西驰走，足蹈热焰，四向顾望，无处可依，大火炽燃，烧手烧脚、烧耳烧鼻，如是次第，烧诸支节，大小身分，一时洞燃。罪人尔时，受极重苦，痛切荼毒，然于其处，命报未终。乃至人非人身所造恶业，未灭未尽，如是次第，一切具受。」

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等，经无量时受此苦已，得从如是鸡地狱出，驰走如前，乃至欲求救护之处。尔时，即入灰河地狱，其狱亦广五百由旬。诸比丘！时彼灰河，流注漂疾，波浪腾涌，其声吼震，灰水沸溢，弥盈两岸。罪人入已，随流出没，灰河之底，悉是铁刺，其锋纤利，皆若新磨。于河两岸，复有刀林，森竦稠密，极可怖畏。刀林之中，复有诸狗，其形烟黑，皮毛垢污，又甚可畏。岸上复有众多狱卒，守彼地狱。又其两岸，别生无量奢摩罗树，其树多刺，并皆纤长，其锋若磨。尔时，地狱诸众生等，既入河中，欲趣彼岸。当于是时，便为大波之所沦没，遂至河底，即为河中所有铁刺，仰刺其身，举体周遍，不得移动，罪人在中，受大重苦、受严毒苦；受之既久，方得浮出，从沸灰河，渡至彼岸。既上岸已，复入刀林，其林甚阔，枝茎稠密，经历林间，[曰/见]突利刀，处处经过，去去不已，割手割脚、割耳割鼻、割支割节，遍割身体，无处不破。尔时，彼人受荼毒苦、受极重苦，乃至未尽人非人身往昔所作一切恶业，命亦未终，于此林中，皆悉受之。」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灰河两岸，诸守狱者，见彼罪人，即前问言：『汝等今者欲得何物？』时，彼罪人，同声答言：『我等甚饥！我等甚饥！』时，守狱者即捉罪人，扑置地上，其地猛热，光焰炽燃，罪人在中，闷绝仰卧。又以铁钳，开张其口，持热铁丸，置其口内，应时烧烁，彼诸众生，唇口焦破，」

略说乃至从咽喉下，径至小肠，直过无碍。彼人尔时，受严切苦、受极重苦，命亦未终。乃至未尽往昔所作人非人身恶不善业，即于此中，具足皆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又此灰河两岸之上，所有诸狗其身烟黑，垢污可畏，睚眦嗥吠，出大恶声，**噉**彼地狱众生身分，举体支节，所有肌肉，段段啗食，不令遗余。彼人在中，受严切苦，乃至受于最极重苦，未得命终。乃至未尽恶不善业，往昔人身及非人身有所作者，一切具受。

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等，既为如是热沸灰河之所逼切，又复困于纤利铁刺刀刃稠林、诸守狱者、烟黑垢污恶狗之类，种种厄急，无处隐藏。乃复走上奢摩罗树，彼树枝茎，纯是铁刺，其锋纤利，皆若新磨，头悉向下，劓刺其身。欲下树时，是诸铁刺，头则向上。彼诸众生，在奢摩罗树上时，复有诸鸟，名为铁[此/束]，飞来树上，啄彼罪人。先啄其头，破陷顶骨，啖食其脑。彼人尔时受极重苦、受痛切苦，不堪忍故，即还堕落沸灰河中。彼人于是，还为波浪之所漂没，直至河底。至河底已，复为铁刺之所劓刺。既被刺已，铁刺遍身，不能复去，还于其中，受极重苦、大猛酷苦，不能堪忍。困苦多时，力极得起，从灰河渡，走趣此岸。到此岸已，得入刀林。入刀林时，复为刀刃，割其身体，割手割脚，乃至遍割一切支节，复于其中，具足受苦，命亦未终。略说乃至，从于往昔人非人身所作恶业，未灭未尽，次第悉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灰河此岸诸守狱者，既见地狱受罪众生从彼岸来，即前问言：『汝等今者何为远来？欲得何物？』彼诸众生，各各答言：『我等渴乏。』时，守狱者即复捉取彼诸众生，扑置炽燃热铁地上，推令仰卧。于仰卧时，彼人身上，火焰洞起，便以铁钳，开张其口，融赤铜汁，灌其口中。时，彼地狱诸众生等，既饮铜汁，即烧唇口乃至小肠，直过无碍，从下部出。彼人尔时受极重苦，乃至寿命，未尽未灭，彼于过去人非人身，所作恶业未灭尽者，悉皆受之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等，受此罪报经无量时，苦恼长远，乃有风来，名为和合，吹彼地狱诸众生等，至于岸边，如是次第，乃得从彼灰河狱出，出已驰走，乃至求于救护之处。尔时，即入斫截地狱，其狱亦广五百由旬。罪人入已，其守狱者即取罪人，扑置炽燃热铁地上，乃至推令仰卧于地，执大铁鉢，炽燃猛热，炎赫可畏，斫彼地狱受罪众生，斫手斫脚，并斫

手脚，斫耳斫鼻，并斫耳鼻，斫支斫节，并斫支节，如是次第，举身皆斫。彼诸众生，当于尔时，受极重苦，命亦未终。乃至未尽恶不善业，人非人身所造作者，如是次第，一切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等，经无量时受此苦已，得从斫截小地狱出，出已驰走，求归依处，乃至求室求宅、求覆求洲、求救护处。尔时，即入剑叶地狱，其狱亦广五百由旬。入其中已，恶业果故，忽有风来，吹诸铁叶，犹如利剑，从空而堕，割截罪人一切身分，所谓截手截脚、并截手脚，截耳截鼻、并截耳鼻，截支截节、并截支节。尔时罪人，受极重苦、受严切苦，命亦未终，略说如上。乃至人非人身所作恶业，未灭未尽，于此地狱，一切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又彼剑叶小地狱中诸众生等，恶业果故，有铁[此/束]乌忽然飞来，在彼众生两膊之上，足蹈其膊，翅覆其头，便以铁[此/束]啄彼罪人两眼之睛，口衔而去。尔时，罪人受极重苦，痛恼严切，不可思议，然其寿命，亦未终尽，略说如上。乃至人非人身，所作恶业，如是次第，一切悉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等，经无量时受此苦已，乃从剑叶小地狱出，出已驰走，欲求室宅、求覆求洲、求归依处、求救护处。尔时，复入狐狼地狱，亦广五百由旬。是诸众生入此狱已，恶业果故，于地狱中出生狐狼，严炽猛恶，睚眦号吼，所出音声，甚可怖畏，[齿*齐]啮地狱诸众生身，所有肌肉及诸筋脉，脚踏口掣，齧而食之。尔时罪人，受极重苦，痛恼酸切，命亦未终，略说如前。人非人身所作恶业，如是次第，皆于其中，一切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等，经无量时受此苦已，得从狐狼小地狱出，出已驰走，乃至求室求宅、求覆求洲、求救护处、求归依处。尔时，复入寒冰地狱，其狱亦广五百由旬。是诸罪人入彼狱已，恶业果故，忽有冷风从四面来，吹大寒气，羸涩严毒，触彼地狱众生身分。随触着处，皮即破裂；皮破裂已，次破其肉；破裂肉已，次破其筋；破裂筋已，次破其骨；破裂骨已，次破其髓。破裂髓时，彼诸众生，受极重苦、最严切苦，乃至大苦，不可堪耐，便于彼中，寿命终尽。是为第一活大地狱及余十六诸小地狱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第二黑绳大地狱者，亦有十六五百由旬诸小地狱而相围绕，从黑云沙，乃至最后第十六者，名寒冰狱，为一眷属。诸比丘！如是地狱，有何因缘，名为黑绳大地狱也？」

「诸比丘！于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出者住者，以其往昔不善之业，得果报故，于虚空中忽然出生羸大黑绳，炽燃猛热，譬如黑云，从空中出，黯黯充塞，下接于地。如是如是，于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以其宿世不善之业得果报故，从虚空中出大黑绳，炽燃猛热，亦复如是。此诸黑绳，堕在地狱众生身上，堕身上时，即烧罪人，一切身分。先烧其皮；既烧皮已，次烧其肉；既烧肉已，次烧其筋；既烧筋已，次烧其骨；于烧骨时，彻至其髓；髓即流出，为火所燃，骨髓燃时，出大猛焰。尔时罪人，受严切苦、受极重苦，以罪业故，命亦未终。乃至往昔人非人身，所有造作恶不善业，未灭未变、未除未毕，于此狱中，一切悉受。」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又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住者化者，以其宿世不善果故，诸守狱者执取罪人，扑置炽燃热铁地上，光焰猛盛，举身焦热，推令仰卧，以热铁绳，处处拼度，拼度讫已，以热铁钁炽燃赫奕，交横而斫彼地狱中众生身分，或作二分，或作三分，四分五分乃至十分，或二十分或五十分，或复百分。譬如世间善巧木匠、若木匠弟子，取诸材木，安置平地，便用墨绳纵横拼度，拼度既讫，即以利钁，随而斫之，或作二分，或作三分，四分五分乃至十分，或二十分，或复百分。如是如是，诸比丘！于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亦复如是，诸守狱者执取罪人，扑置炽燃热铁地上，推令仰卧，以黑铁绳，拼度开解，即以铁钁，斫破其身，作诸分段，亦复如是。尔时罪人，乃至痛恼酸切，受极重苦，命亦未终。若未尽彼人非人身，往昔所造不善诸业，于此狱中，一切具受。」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又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有者化者乃至住者，诸守狱卒执取彼人，扑置炽燃热铁地上，乃至推令仰卧于地，以黑铁绳拼度其身，既拼度已，又以铁锯炽燃猛热，依所拼处锯解其身，锯已复锯，乃至大锯，次更破已复破，乃至大破，或割或截，既割截已，复更割截，极细割截。譬如世间善巧锯师、若锯师弟子，取诸材木，安置平地，即以黑绳，纵横拼度，拼度讫已，便以利锯，随而锯之，锯已复锯，乃至大锯，次复细破，破已复破，乃至大破，又更割截，既割截已，复重割截，极细割截。如是如是，诸比丘！于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诸守狱卒执取彼人，扑置炽燃热铁地上，乃至推令仰卧于地，以黑铁绳拼度开解，即以

铁锯炽燃猛焰，锯解其身，锯已复锯，乃至大锯，破已复破，乃至大破，割已复割，乃至大割，截已复截，乃至大截。彼人尔时乃至具受极严重苦，命亦未终。略说如上，乃至人非人身所作恶业，于中备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又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诸守狱卒，以大铁椎炽燃猛热光焰晖赫，付诸罪人，令其各各自相椎打。于相打时，烧手烧脚，遍烧手脚；烧耳烧鼻，遍烧耳鼻；烧支烧节，遍烧支节。彼人尔时乃至受于极严重苦，命亦未终。略说如上，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作之业，一切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又彼黑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恶业果故，于虚空中有大黑绳从空而出，烟焰炽燃，极大猛热，乃至堕在地狱众生身分之上。黑绳着时，随即绞缚罪人身体，绞已复绞，乃至大绞；缚已复缚，乃至大缚。既绞缚已，复有风来吹令开解。绳开解时，彼诸众生身皮皆剥；皮既剥已肉亦随剥；肉既剥已，次抽其筋，乃至破骨；筋骨破已，吹其精髓，随风而去。罪人尔时，乃至受于极严重苦，命亦未终。略说如上，乃至未尽恶不善业，如是次第，一切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所有众生，经无量时受长远苦，乃从黑绳大地狱出，出已驰走，乃至求室求宅、求覆求洲、求归依处、求救护处。尔时，复入黑云沙狱，其狱纵广五百由旬。罪人入已，略说如上，乃至次第入第十六寒冰地狱。入诸狱已，乃至命终，受种种苦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合大地狱，亦有十六诸小地狱，并皆纵广五百由旬，自相围遶，从黑云沙，略说乃至最后，名为寒冰地狱。诸比丘！有何因缘，彼大地狱说名为合？诸比丘！彼地狱中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出者化者，乃至住者，由彼众生恶业果故。有两大山，名白羊口，炽燃猛热，光焰炎赫。尔时，狱卒驱逼罪人入此山内，入山间已两山遂合，更互相突，更互相打，更互相磨。时彼二山如是共合，相突相打，相揩磨已，还住本处。譬如毘佉[少/兔]与啰毘佉[少/兔](此二是闪电之名)，相合相突，相打相磨；彼既相合相突相打磨已，各还本处。如是如是，诸比丘！彼之二山，相合相突，相打相磨，极揩磨已，各还本处，亦复如是。彼地狱中所有众生，被山合突打磨之时，身体一切脓血流迸，唯碎骨在。彼人尔时乃至受于极严重苦，命亦未终。略说如上，次第皆受，当如是知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又彼众合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生者住者，其守狱卒，取彼地狱诸众生等，扑置炽燃大热铁上，其焰猛盛，晖赫可畏。推令仰卧，更取大铁，亦甚猛炽，以覆其上，犹如世间碓磨之法，如是磨之。磨已复磨，又更大磨；末已复末，又更大末；研已复研，又更细研，遂成尘末；既作尘已，又复细尘，如是展转，成极微尘。作尘末时，一切身分，皆为脓血，流迸出尽，唯有骨尘，犹在彼处。尔时彼人，乃至受于极严重苦，命亦未终。略说如上，次第应知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又彼众合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其守狱卒取彼众生，扑置猛热大铁槽中，其槽炽燃，一向炎赫。置槽中已，犹如世间压诸甘蔗及胡麻法，如是压时，压已复压，遂至大压。既被压已，唯见脓血流在一边，所有骸骨皆为末滓。罪人尔时乃至受于极严重苦。略说如上，命亦未终，随其所作，一切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又彼众合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其守狱卒，取彼众生掷铁臼中，其臼炽燃，猛焰赫奕，又热铁杵，亦甚猛炽，捣彼罪人。捣已复捣，乃至大捣；研已复研，乃至大研。既捣研已，遂成研末。如是等末，末已复末，更为微末。于研末时，唯见脓血一畔滂流，一边犹有碎骨末在。尔时，罪人乃至极受严切重苦。略说如上，乃至尔时命亦未终，具受众苦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又彼众合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尔时于上虚空之中，有大铁象自然出生，炽燃猛壮，乃至光焰一向赫奕。以其两脚，蹋彼地狱诸众生身，从头至足，次第蹋之。先蹋髑髅，后蹋余处，蹋已复蹋，乃至大蹋。于象蹋时，彼地狱中众生身分，脓血迸流，散在诸处，唯有碎骨独在一边。尔时，罪人受大重苦。略说如上，命亦未终。如是次第，于中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又彼众合大地狱中诸众生等，经无量时受长远苦。此苦毕已，乃从众合大地狱出，出已一向驰奔而走，乃至求于救护之处。尔时，复入彼黑云沙五百由旬小地狱中，入已复入诸余小狱，如是乃至寒冰地狱，具足受苦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又更入于叫唤地狱，此地狱中亦有十六五百由旬诸小地狱以为眷属，从黑云沙，乃至最后寒冰地狱。诸比丘！如是地狱有何因缘，名为叫唤？诸比丘！如是叫唤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其守狱

卒，一时驱逼是诸众生，令入铁城，其城炽燃，热铁猛焰，光甚炎赫。尔时，罪人在铁城中，乃至受于极严重苦，众苦逼切，不堪忍故，恒常叫唤，是故名为叫唤地狱。又彼狱中以铁为屋，房室辇舆亦皆是铁，楼观园池，一切皆是猛热炭火，炽燃光曜，上下洞彻，狱卒馱逐受罪众生，令入其中，诸苦逼切，不可忍耐，即便叫唤，是故名为叫唤地狱。罪人在中，受大重苦，略说如上，命亦未终。若未尽彼恶不善业，如是次第，具足而受。

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等，受苦长远经无量时，乃得从此叫唤狱出，出已驰走，略说如前，乃至求于救护之处。即复往诣黑云沙等五百由旬诸小地狱，入已如前，具受诸罪，略说乃至最后方入寒冰地狱，具受众苦，乃得命终。」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大叫唤大地狱中，亦有十六诸小地狱、以为眷属，皆悉纵广五百由旬，从黑云沙，乃至最后寒冰地狱。诸比丘！如是地狱有何因缘，而得名为大叫唤也？诸比丘！彼大叫唤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诸守狱卒取彼众生，亦皆掷置铁城之中，炽燃大热，乃至上下光焰猛彻，罪人在中受极重苦，众恼逼切不堪忍故，遂大叫唤。以是因缘，名彼地狱为大叫唤。彼地狱中亦以热铁为屋宇，房舍辇阁楼观悉皆是铁，炭火炽燃，充满炎赫，罪人在中，受极重苦，略说如前，命亦未尽。如是次第，具足受之。」

「诸比丘！又彼地狱诸众生等，受长远苦经无量时，乃得从此大叫唤大地狱出，出已驰走，乃至略说，求救护处。于是复诣黑云沙等小地狱中，入已受苦，乃至最后寒冰地狱，具受众苦，乃得命终。」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于彼热恼大地狱中，亦有十六诸小地狱以为眷属，其狱各各如前，纵广五百由旬，从黑云沙乃至最后寒冰地狱。诸比丘！如是地狱有何因缘，名为热恼大地狱耶？」

「诸比丘！于此热恼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诸守狱卒取彼众生，掷置炽燃热铁镬中，头皆向下，脚皆向上，腾波沸涌，一向猛热。罪人于中，被煎被煮，极受热恼，是故名为热恼地狱。又彼狱中，多诸铁釜铁瓮、铁盆铁瓠、铁镬铁鼎，及诸铁熬，并皆炽燃，一向猛热。罪人在中，被烧被煮，是故名为热恼地狱。于此狱中，乃至受于极严重苦，命亦未终。未尽彼人恶不善业，如是次第，一切悉受。」

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等，经无量时受长远苦，乃从热恼大地狱出，出已乃至驰奔而走，欲求救护归依之处。尔时，复入黑云沙等小地狱中，略说乃至寒冰地狱，具受众苦，乃得命终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大热恼大地狱中，亦有十六诸小地狱，各各纵广五百由旬，从黑云沙小地狱为始，乃至最后寒冰地狱。诸比丘！如是地狱，有何因缘，名大热恼大地狱耶？诸比丘！彼大热恼大地狱中诸众生等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诸守狱卒取彼众生，以头向下，以脚向上，到掷釜中。其釜猛热，汤火俱炽，冲击罪人，随沸上下。当于是时，受极热恼、极大热恼、大大热恼，是故名为大热恼狱。又彼狱中，所有铁瓮铁盆铁镬铁鼎铁铛，亦皆炽燃，极大猛热，又以罪人掷置其中。罪人尔时，为地狱火或煮或煎，受诸苦恼，恼已复恼，极大逼恼，是故名为最炽猛热极恼地狱。罪人于中受极重苦，略说如前。乃至命终，如是次第具受众苦。

「诸比丘！彼地狱中诸众生等，经无量时长远道中。受诸苦已，乃从如是炽燃猛盛极大热恼大地狱出，出已驰走，乃至略说，欲求救护归依之处。于是复诣黑云沙等小地狱中，乃至最后寒冰地狱，命若未尽，受诸苦恼，次第如前。

起世经卷第三

起世经卷第四

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等译

地狱品第四之三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阿毘至大地狱中，亦有十六诸小地狱而为眷属，以自围绕，其狱各广五百由旬，初黑云沙乃至最后寒冰地狱。诸比丘！如是地狱有何因缘，名阿毘至耶？诸比丘！此阿毘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出者住者，是诸众生恶业果故，自然出生诸守狱卒，各以两手执彼地狱诸众生身，扑置炽燃热铁地上，火焰直上一向猛盛，覆面于地，便持利刀，从脚踝上，破出其筋，手捉挽之，乃至项筋，皆相连引，贯彻心髓，痛苦难论。如是挽已，令驾铁车，驰奔而走，其车甚热，光焰炽燃，一向猛盛，将其经历

无量由旬。所行之处，纯是洞然热铁险道，去已复去，随狱卒意无暂停时，欲向何方，称意即去。随所去处，随所到处，狱卒挽之，未曾舍离。如是去时，随所经历，销铄罪人身诸肉血无复遗余。以是因缘，受严切苦、极重剧苦、意不熹苦，命亦未终。乃至未尽恶不善业，未灭未散、未变未移，若于往昔人非人身，所作来者，一切悉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此阿毘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生者有者化者住者，以其不善业果报故，从于东方，有大火聚忽尔出生，炽燃赤色，极大猛焰，一向炎赫；如是次第，南西北方、四维上下，各各皆有极大火聚，炽燃出生，光焰炎赫。罪人尔时，以此四方诸大火聚之所围绕，渐渐逼近，触其身故，受诸痛苦，乃至受于大严切苦，命亦未终。略说如上，于彼狱中，一切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此阿毘至大地狱中诸众生等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恶业果故，从于东壁出大光焰，直射西壁，到已而住；从于西壁出大光焰，直射东壁，到已而住；从于南壁出大光焰，直射北壁；从于北壁出大光焰，直射南壁；从下射上，自上射下；纵横相接，上下交射，热光赫奕，腾焰相冲。尔时，狱卒以诸罪人，掷置六种大火聚内。是诸罪人，乃至受于极严切苦，命亦未终。略说乃至彼不善业，未毕未尽，于其中间，具足而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此阿毘至大地狱中诸众生等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恶业果故，经无量时受长远苦。尔时，即见地狱东门忽然自开，是诸众生既闻开声，复见门开，便走趣之，走已复走，大速疾走，各言：『我等至彼处已，决应得脱。我等今者若到彼处，应大吉祥。』彼诸众生如是走时、走复走时、速疾走时，其身转更炽燃光焰。譬如世间有力壮夫，将大火炬逆风而走，而彼火炬，更复转燃，焰炽猛盛。如是如是，彼诸众生，如是走时，速疾走时，身诸支节，转复炽燃，举足之时肉血离散，下足之时肉血还生。又彼众生，如是奔走，欲近门时，罪业力故，门还自闭。罪人尔时，于彼狱中，炽燃光焰热铁地上，闷绝倒卧，覆面而踣。既覆倒已，即烧其皮；既烧皮已，次烧其肉；既烧肉已，次烧其筋；既烧筋已，次烧其骨；既烧骨已，彻至其髓。彻至髓时，唯见烟出；出已复出，烟燧火出。罪人于中，乃至次第受极严苦，命亦未终。略说如前，未尽彼人恶不善业，乃至往昔人非人身所作来者，于中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此阿毘至大地狱中诸众生等，生者有者乃至住者，以诸不善业果报故，经无量时，长远道中受诸苦已，地狱四门还复更开。于门开

时，彼地狱中诸众生等，闻声见开，向门而走。走已复走，乃至大走，作如是念：『我等今者当于此处必应得脱，我等于今定当讫了。』彼人如是大驰走时，其身转复炽燃猛烈。譬如壮夫执干草炬逆风而走，彼炬既燃转复炽盛。如是如是，彼诸众生走已复走，乃至大走，如是走时，彼人身分，转更炽燃。欲举足时肉血俱散，欲下足时肉血还生。及到狱门，其门还闭。彼诸众生于此炽燃热铁地上，一向驰走，既不得出，其心闷乱，覆面倒地。既倒地已，遍烧身皮；既烧皮已，次烧其肉；既烧肉已，复烧其骨，乃至彻髓，烟焰洞燃，其烟燧[火*孛]，其焰炎赫，烟焰相杂，热恼复倍，彼人于中受极严苦。略说如前，乃至寿命未得终尽，恶不善业，未灭未离、未变未散，乃至往昔人非人身，所造作者，一切悉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此阿毘至大地狱中所有众生，乃至住者，以不善业果报力故，为地狱火炽燃烧之。尔时，眼所见色，皆是意所不喜，有意^熹者皆不现前，非意所好、不可爱色、不善之色，而恒逼恼，耳所闻声、鼻所闻香、舌所知味、身所觉触、意所念法，皆是心意所不喜者。非意所喜、非可爱法，恒来现前，凡有境界，皆是不善。彼人于中以是因缘，恒受极重羸涩苦恼，其色恶故，其触亦然，乃至寿命，未得终尽。恶不善业，未没未灭，若于往昔人非人身，有所造作，一切恶业，悉皆具受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有何因缘，阿毘至狱名阿毘至耶？诸比丘！此阿毘至大地狱中，于一切时，无有须臾暂受安乐，乃至得如一弹指顷，是故名此大地狱者为阿毘至。如是次第，具足受苦。诸比丘！此大地狱诸众生等，经无量时受长远苦，乃至得从此阿毘至大地狱出，出已驰走，走已复走，乃至大走，欲求屋宅、求覆求洲、求归依处、求救护处。尔时，复入黑云沙等五百由旬诸小地狱，入已乃至略说最后到第十六寒冰地狱，具受众苦，然后乃于彼处命终。」

此中世尊说如是偈：

「若人身口意造业，	作已入于恶道中，
如是当生活地狱，	最为可畏毛竖处。
经历无数千亿岁，	死已须臾还复活，
怨讎各各相报对，	由此众生更相杀。
若于父母起恶心，	或佛菩萨声闻众，
此等皆堕黑绳狱，	其处受苦极严炽。

教他正行令邪曲，
此等亦堕黑绳狱。
乐作三种恶重业，
此等痴人必当入，
或杀羊马及诸牛，
并杀诸余虫蚁类，
世间怖畏相多种，
当堕磔山地狱中，
贪欲恚痴结使故，
判是作非乖法律，
倚恃强势劫夺他，
若作如是诸逼恼，
若乐杀害诸众生，
常行如是不净业，
种种触恼众生故，
其中复有大叫唤，
诸见稠林所覆蔽，
常行如是最下业，
若至如是大叫唤，
其中铁堂及铁屋，
若作世间诸事业，
彼等当生热恼狱，
世间沙门婆罗门，
若恒触恼令不喜，
生天净业不乐修，
熹作如是诸事者，
恶向沙门婆罗门，
或复害于余尊者，
恒多造作诸恶业，
是人直趣阿毘狱，
若说正法为非法，
既无增益于善事，
活及黑绳此两狱，
热恼大热共成七，

见人友善必破坏，
两舌恶口多妄语，
不修三种善根芽，
合大地狱久受苦。
种种杂兽鸡猪等，
彼人当堕合地狱。
以此逼迫恼众生，
受于埶压舂捣苦。
回转正理令别异，
彼为刀剑轮所伤。
有力无力皆悉取，
当为铁象所蹴蹋。
身手血涂心严恶，
彼等当生叫唤处。
于叫唤狱被烧煮，
此由谄曲姦猾心。
爱网弥密所沈沦，
彼则堕于大叫唤。
炽燃铁城毛竖处，
诸来入者悉烧燃。
恒当恼乱诸众生，
于无量时受热恼。
父母尊长诸耆旧，
彼等皆堕热恼狱。
所爱至亲常远离，
彼人当入热恼狱。
并诸善人父母等，
彼堕热恼常炽燃。
不曾发起一善心，
当受无量众苦恼。
说诸非法为正法，
彼人当入阿毘狱。
合会叫唤等为五，
阿毘至狱为第八。

此八名为大地狱，严炽苦切难忍受，
恶业之人所作故，其中小狱有十六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告诸比丘，作如是言：「汝诸比丘！应当知彼世界中间，别更复有十地狱处。何等为十？所谓頹浮陀地狱、泥罗浮陀地狱、阿呼地狱、呼呼婆地狱、阿咤咤地狱、搔捷提迦地狱、优钵罗地狱、波头摩地狱、奔茶梨地狱、拘牟陀地狱。诸比丘！于彼中间有如是等十种地狱。诸比丘！何因何缘，頹浮陀地狱名頹浮陀耶？诸比丘！頹浮陀狱诸众生等，所有身形，犹如泡沫，是故名为頹浮陀也。」

「复次，于中有何因缘，泥罗浮陀地狱名泥罗浮陀耶？诸比丘！彼泥罗浮陀地狱中诸众生等，所有身形，譬如肉段，是故名为泥罗浮陀。」

「复次，于中何因何缘，阿呼地狱名为阿呼？诸比丘！阿呼地狱诸众生等，受严切苦逼迫之时，叫唤而言：『阿呼阿呼，甚大苦也。』是故名为阿呼地狱。」

「复次，于中何因何缘，呼呼婆狱名呼呼婆耶？诸比丘！彼呼呼婆地狱中诸众生等，为彼地狱极苦逼时，叫唤而言：『呼呼婆，呼呼婆。』是故名为呼呼婆也。」

「复次，于中何因何缘，阿咤咤狱名阿咤咤耶？诸比丘！彼阿咤咤地狱中诸众生等，以极苦恼逼切其身，但得唱言：『阿咤咤，阿咤咤。』然其舌声不能出口，是故名为阿咤咤也。」

「复次，于中何因何缘，搔捷提迦名搔捷提迦耶？诸比丘！搔捷提迦地狱之中，猛火焰色如搔捷提迦花，是故名为搔捷提迦。」

「复次，于中何因何缘，优钵罗狱名优钵罗耶？诸比丘！彼优钵罗地狱之中，猛火焰色如优钵罗华，是故名为优钵罗也。」

「复次，于中何因何缘，拘牟陀狱名拘牟陀耶？诸比丘！彼拘牟陀地狱之中，猛火焰色如拘牟陀花，是故名为拘牟陀也。」

「复次，于中何因何缘，奔茶梨迦狱名奔茶梨迦耶？诸比丘！奔茶梨迦地狱之中，猛火焰色如奔茶梨迦花，是故名为奔茶梨迦。」

「复次，于中何因何缘，波头摩狱名波头摩耶？诸比丘！彼波头摩地狱之中，猛火焰色如波头摩花，是故名为波头摩也。」

「诸比丘！如憍萨罗国斛量如是胡麻满二十斛，高盛不槩，而于其间，有一丈夫，满百年已取一胡麻。如是次第，满百年已复取一粒，掷置余处。诸比丘！如是掷彼憍萨罗国满二十斛胡麻尽已，尔所时节，頞浮陀狱，我说其寿犹未尽。且以此数，略而计之，如是二十頞浮陀寿，为一泥罗浮陀寿；二十泥罗浮陀寿，为一阿呼寿；二十阿呼寿，为一呼呼婆寿；二十呼呼婆寿，为一阿咤咤寿；二十阿咤咤寿，为一搔捷提迦寿；二十搔捷提迦寿，为一优钵罗寿；二十优钵罗寿，为一拘牟陀寿；二十拘牟陀寿，为一奔茶梨迦寿；二十奔茶梨迦寿，为一波头摩寿；二十波头摩寿，为一中劫。」

「诸比丘！波头摩地狱所住之处，若诸众生离其所一百由旬，便为彼狱火焰所及；若离五十由旬所住众生，为彼火熏皆盲无眼；若离二十五由旬所住众生，身之肉血焦燃破散。诸比丘！瞿迦梨比丘，为于舍利弗、目犍连所起诽谤心，浊心恶心故，死后即生波头摩狱。生彼处已，从其口中出大热焰，长余十肘，于其舌上自然而有五百铁犁，恒常耕之。诸比丘！我于余处，未曾见有如是色类自损害也，所谓于梵行人边生垢浊心故、损恼心故、毒恶心故、不利益心故、无慈心故、无净心故。诸比丘！是故汝等应于一切梵行人所，起慈身口意业。如我所见，昼夜起慈身口意者，常受安乐。是故汝等，一切比丘，皆当如我所见所说，应于昼夜常起慈心，汝等常当如是习学。」

尔时，世尊说此伽他曰：

「世间诸人在世时，	舌上自然生斤鉄，
所谓口说诸毒恶，	还自衰损害其身。
应赞叹者不称誉，	不应赞者反谈美，
如是名为口中诤，	以此诤故无乐受。
若人博戏得资财，	是为世间微诤事，
于净行人起浊心，	是名口中大鬪诤。
如是三十六百千，	泥罗浮陀地狱数，
五頞浮陀诸地狱，	及堕波头摩狱中；
以毁圣人致如是，	由口意业作恶故。

「诸比丘！世界中间，复有诸风，名曰热恼。诸比丘！彼等诸风，若来至此四洲界者，此四洲界所有众生，生者住者，一切身分，悉皆散坏消灭无余。」

譬如苇荻若被刈已，不得水灌，皆当干坏，无有遗余。如是如是，诸比丘！世界中间，所有诸风，名热恼者，若来至此四洲界时，此四洲界所有众生，一时皆悉干坏无余，亦复如是。但以内铁围山、大铁围山二山所障，是故彼风不来到此。

「诸比丘！彼铁围山、大铁围山，能作如是最大利益，为此四洲四世界中诸众生等作依止业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世界中间，所有诸风，吹彼地狱烧煮众生，身肉脂髓，种种不净，臭秽之气，甚可畏恶。诸比丘！其风若来至此四洲世界中者，四洲世界所有众生，乃至住者，一切盲冥无复眼目，以其臭气极猛盛故。然由铁围及大铁围二山为障，遮碍彼故不来至此。

「诸比丘！彼内铁围及大铁围二种大山，乃能为此四洲世界诸众生等，作如是比最大利益，成诸众生依止业故。复次，诸比丘！世界中间，更有大风，名僧伽多。诸比丘！彼风若来至此世界，则此世界四种大洲及八万四千诸余小洲，并余大山、须弥山王，悉能吹举去地或高一俱卢奢，举已能令分散破坏；乃至二三四五六七俱卢奢，既擎举已，悉能令其星散破坏；乃至擎举高一由旬，星散破坏，亦如前说。如是二三四五六七由旬，擎举破坏，悉令分散；乃至一百由旬，既擎举已，分散破坏；二三四五六七百由旬，既擎举已，分散破坏，亦复如前。乃至一千由旬，二三四五六七千由旬，擎举之已，分散破坏。诸比丘！譬如壮夫手把麦[麦*弋]，把已高举，末令粉碎，于虚空中，分散弃掷，令无遗余。如是如是，诸比丘！彼世界中间最大猛风，名僧伽多，其风若来至此四洲，尔时此界四种大洲，及八万四千诸余小洲，一切诸山、并须弥山王，悉能高举，至一俱卢奢，分散破坏，略说如前；乃至举高七千由旬，分散破坏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但由内铁围山、大铁围山二山障故，不来至此。诸比丘！彼内铁围山、大铁围山二山威德，有大利益，乃能如是，为此四洲四世界中诸众生等作依止业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当阎浮洲南二铁围山外，有阎魔王宫殿住处，纵广正等六千由旬，七重墙壁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其外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。杂色可观，七宝所成，所谓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珠、车璩玛瑙等之所成就。于其四方各有诸门，一一诸门，皆有却敌楼橹台殿、园苑花池。是诸花池及园苑内，有种种树，其树各有种种众叶、种种妙花、种种美果，弥满遍布。种种诸香，随风远熏。种种众鸟，各各和鸣。复次，诸比丘！彼阎魔王，以其

恶业不善果故，于夜三时及昼三时，自然而有赤融铜汁，在前出生。当于是时，其王宫殿，即变为铁，于先所有五欲功德在目前者，皆没不现。若在宫内，即于宫内如是出生。时，阎魔王见此事已，怖畏不安，诸毛皆竖，即便出外。若在宫外，即复于外如是出生。时，阎魔王心生怖畏，颤动不安，身有诸毛，一时皆竖，即走入内。时，守狱者取阎摩王，高举扑之，置热铁地上，其地炽燃，极大猛盛，光焰炎赫，扑令卧已，即以铁钳，开张其口，以融铜汁，泻置口中。时，阎摩王被烧唇口；烧唇口已，次烧其舌；既烧舌已，复烧咽喉；烧咽喉已，复烧大肠及小肠等，次第焦燃，从下而出。当于尔时，彼阎摩王，作如是念：『一切众生，以于往昔身作恶行、口作恶行、意作恶行，是故彼等皆受如是种种异色无量苦恼心不熹事。如地狱中诸众生等，今我此身并余众生，与阎摩王同作业者，亦复如是。呜呼！愿我从今舍此身已，更得身时，俱于人间相逢受生，令我尔时于如来法中当得信解，得信解已，我于彼处复当更得信解具足，剃除须发，着袈裟衣，得正信解，从家出家。我于尔时，既出家已，和合不久，便于善男子为何事故，得正信解，从家出家，无上梵行所尽之处、现见法中，自得通证。具足证已，愿我当言：「我今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应作者，皆已作讫，更不复于后世受生。」』

「诸比丘！彼阎摩王，复于是时，发如是等熏习善念。即于尔时，彼阎摩王所住宫殿，还成七宝，种种出生，犹如诸天五欲功德现前具足。尔时，阎摩王复作是念：『一切众生，以身善行口意善行，便得快乐，唯愿彼等各各皆受如是安乐。譬如空居诸夜叉辈，所谓我身及余阎摩王，诸有众生，同集业者。』

「诸比丘！有三天使在于世间。何等为三？所谓老、病、死也。诸比丘！有一种人，以自放逸，身行恶行、口行恶行、意行恶行，如是等人，身口及意皆行于恶。以此因缘，身坏命终，趣于恶道，生地狱中。诸守狱者，应时即来，驱彼众生，至阎摩王前白言：『天王，此等众生昔在人间，纵逸自在，不善和合，恣身口意行于恶行。以其身口及意行恶行故，今来生此。唯愿天王，善教示之，善呵责之。』

「时阎摩王问罪人言：『汝善丈夫！昔在人间，第一天使，善教示汝、善呵责汝，岂得不见彼初天使出现生耶？』答言：『大天！我实不见。』时，阎摩王重复告言：『丈夫！汝岂不见，昔在世间为人身时，或作妇女、或作丈夫，衰老相现，摩诃罗时，齿落发白，皮肤缓皱，黑黧遍体，状若胡麻，膊

伛背曲，行步跛蹇，足不依身，左右倾侧，颈细皮宽，两边垂缓，犹若牛[古*页]，唇口干枯，喉舌燥涩，身体屈弱，气力绵微，喘息出声，犹如挽锯，向前欲倒，恃杖而行，盛年衰损，血肉消竭，羸瘦尪弱，趣来世路，举动沈滞，无复壮形，乃至身心，恒常颤掉，一切支节，疲懈难摄。汝见之不？』
彼人答言：『大天！我实见之。』时，阎摩王复告之言：『汝愚痴人，无有智慧。昔日既见如是相貌，云何不作如是思惟：「我今此身，亦有是法，亦有是事，我亦未离如是等法。我今具有如是老法，未得远离。我当于身口意，亦可造作微妙善业，使我当有长夜利益安乐之报？」』

「尔时，彼人复答言：『大天！我实不作如是思惟。何以故？以心纵荡行放逸故。』时，阎摩王又更告言：『汝愚痴人，若如是者，汝自懈怠行放逸故，不修身口及意善业。以是因缘汝当长夜得大苦恼，无有安乐，是故汝当具足受此放逸之罪，得如是等恶业果报，亦如诸余放逸众生受此罪报。又汝诸人，此之苦报恶业果者，非汝母作、非汝父作、非汝兄弟作、非姊妹作、非国王作、非诸天作，亦非往昔先人所作，是汝自身作此恶业，今还聚集受此报也。』

「尔时，阎摩王，具以如是第一天使，善加教示，呵责彼已，复以第二天使，善教示之，善呵责之。告言：『诸人，汝岂不见第二天使世间出耶？』答言：『大天，我实不见。』王复告言：『汝岂不见，昔在世间作人身时，若妇女身、若丈夫身，四大和合，忽尔乖违，病苦所侵，缠绵困笃，或卧小床、或卧大床，以自粪屎污秽于身，宛转其中，不得自在。眠卧起坐，仰人扶侍，洗拭抱持，与饮与食，一切须人，汝见之不？』

「彼人答言：『大天！我实见之。』王复告言：『痴人！汝见如是；若巧智者，云何不作如是思惟：「我今亦有如是之法，我今亦有如是之事，我亦未离如是之患法，我亦自有如是患事。既未免脱，应自觉知，我今亦可作诸善业，若身若口若意善业，令我当来长夜得于大利益事大安乐事？」』彼人答言：『不也，大天！我实不作如是思惟。以懈怠心行放逸故。』

「王复告言：『痴人！汝今既是行放逸者，懒惰懈怠不作善业，若身、若口、若意善业，汝何能得长夜利益及安乐报？是故汝当修行善事。若行放逸，随放逸故，汝此恶业，非父母作、非兄弟作、非姊妹作、非王非天，亦非往昔先人所作、非诸沙门及婆罗门等之所造作。此之恶业汝既自作，汝还自受此果报也。』

「时，阎摩王次以如是第二天使，善加教示，呵责彼已，更以第三天使，善教示之，善呵责之。语言：『汝愚痴人！汝昔人间作人身时，岂可不见第三天使世间出耶？』答言：『大天！我实不见。』时，阎摩王复告之言：『汝愚痴人！在世间时，岂复不见，若妇女身、若丈夫身，随时命终，置于床上，以杂色衣，而蒙覆之，将出聚落，又作种种斗帐轩盖，周匝庄严。眷属围遶，绝弃瓔珞，举手散发，灰土盆头，极大悲恼，号咷哭泣，或言：「呜呼。」或言：「多多。」或言：「养育。」举声大叫，搥胷哀恸，种种语言，酸哽楚切。汝悉见不？』答言：『大天！我实见之。』时，阎摩王复告之言：『痴人！汝昔既见如此等事，何不自作如是思惟：「我今亦有如是之法，我身亦有如是之事。我既未脱如是事者，我亦有死，亦有死法，未得免离。我今宜可作诸善业，若身若口若意善业，为我长夜得大利益得安乐故。」』尔时，彼人答言：『大天！我实不作如是思惟。何以故？以放逸故。』」

「时，阎摩王复告之言：『痴人！汝今既是放逸行者，以放逸故，不作善业，亦不为汝长夜利益！长夜安乐故，聚集其余身口意善。是故汝今有如是事，谓放逸行，以放逸故，汝自造此恶不善业。汝此恶业，非父母作、非兄弟作、非姊妹作、非王非天，亦非往昔先人所作，又非沙门婆罗门作。汝此恶业是汝自作，自聚集故，得此果报，汝还自受。』时，阎摩王，具足以此第三天使，教示呵责彼诸罪人，呵责讫已，勅令将去。时，守狱者，即执罪人两足两臂，以头向下，以足向上，遥掷置于诸地狱中。」尔时，世尊说此偈言：

「众生造作恶业已，	死后堕于恶趣中，
时阎摩王见彼来，	以悲愍心而呵责：
『汝昔在于人间时，	可不见于老病死？
此是天使来告示，	云何放逸不觉知？
纵身口意染诸尘，	不行施戒自调伏，
如此云何名有识，	而不造作利益因？』
尔时如法阎摩王，	作是呵责罪人已，
彼人喘息心惊怖，	举身颤掉白王言：
『我昔由随恶朋友，	闻诸善法心不喜，
贪欲瞋恚所缠覆，	不作自利故损身。』
王言：『汝不修善因，	唯造种种诸恶业，
痴人今日当得果，	受彼业故来地狱。

如此一切诸恶业，
亦非沙门婆罗门，
此但是汝自所作，
自既作此诸恶业，
彼王以是三天使，
于是狱主阎摩王，
阎摩世中居住者，
牵将趣于地狱所，
四边相向有四门，
周回院墙悉是铁，
炽燃热铁以为地，
遥见可畏心破裂，
犹如一百由旬内，
其中所烧众生类，
被三天使之所诃，
彼等于今长夜悔，
诸有智慧众生等，
应当精勤莫放逸，
既见闻已当惊恐，
一切无过于涅槃，
至彼安隐则快乐，
所谓已度诸恐怖，

非父非母之所作，
又非国王诸天造。
诸恶业种不净故，
今当分受此恶果。』
次第教示呵责已，
弃舍罪人令将去。
即前执取诸罪人，
极大可畏毛竖处。
四方四维皆齐整，
四面复以铁为栏。
光焰猛盛烟火合，
严炽炎赫不可向。
大火炽燃悉弥满，
皆由往昔作恶因。
而心放逸无觉察，
皆由往昔下劣心。
若见天使来开导，
此圣法王善巧说。
诸有生死穷尽处，
种种患尽无有余。
如是见法得寂灭，
自然清净得涅槃。

起世经卷第四

起世经卷第五

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等译

诸龙金翅鸟品第五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一切龙类有四种生。何等为四？一者卵生、二者胎生、三者湿生、四者化生，此等名为四生龙也。诸比丘！金翅鸟类亦四种生，所谓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此名四生。诸比丘！大海水下，有娑伽罗龙王宫

殿，纵广正等八万由旬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，周匝严饰，七重珠网，宝铃间错。复有七重多罗行树，扶踈荫映，周回围绕，妙色楼观，众宝庄校，所谓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珠、砗磲玛瑙等七宝所成。于其四方各有诸门，一一诸门，并有重阁楼观却敌，复有园苑及诸泉池。园池之内，各各皆有众杂花草，行伍相当。复有诸树，种种枝叶、种种花果、种种妙香，随风远熏。种种诸鸟，和鸣清亮。诸比丘！须弥山王、佉低罗山，二山中间，复有难陀、优波难陀二大龙王宫殿住处，其处纵广六千由旬，七重垣墙，七重栏楯，略说如上，乃至众鸟各各和鸣。

「诸比丘！大海之北，为诸龙王及一切金翅鸟王故，生一大树，名曰居陀奢摩离(隋言鹿聚)。其树根本周七由旬，下入地中二十由旬，其身出高一百由旬，枝叶遍覆五十由旬。树外园院，纵广正等五百由旬，七重墙塹，乃至众鸟各各和鸣，略说如上。

「诸比丘！居陀奢摩离大树东面，有卵生龙及卵生金翅鸟等宫殿住处。其宫纵广各六百由旬，七重垣墙，乃至众鸟各各和鸣，略说如上。居陀奢摩离大树南，有胎生龙及胎生金翅鸟等宫殿住处，亦各纵广六百由旬，七重垣墙，乃至众鸟各各和鸣，略说如上。居陀奢摩离大树西面，有湿生龙及湿生金翅鸟等宫殿住处，亦各纵广六百由旬，七重垣墙，乃至众鸟各各和鸣，略说如上。居陀奢摩离大树北面，有化生龙及化生金翅鸟等宫殿住处，亦各纵广六百由旬，七重垣墙，乃至众鸟各各和鸣，略说如上。

「诸比丘！彼卵生金翅鸟王，若欲搏取卵生龙时，便即飞往居陀奢摩离大树东枝之上，观大海已，乃更飞下，以其两翅扇大海水，令水自开二百由旬，即于其中，衔卵生龙，将出海外，随意而食。诸比丘！卵生金翅鸟王，唯能取得卵生龙等随意食之，则不能取胎生、湿生、化生龙等。

「诸比丘！胎生金翅鸟王，若欲搏取卵生龙者，即便飞往居陀奢摩离大树东枝之上，下观大海，亦以两翅扇大海水，令水自开二百由旬，因而衔取卵生诸龙，将出海外，随意而食；又胎生金翅鸟王，若欲搏取胎生龙者，即便飞往居陀奢摩离大树南枝之上，下观大海，以其两翅扇大海水，水为之开四百由旬，遂于其中，衔胎生龙，将出海外，随意而食。诸比丘！此胎生金翅鸟王，唯能取得卵生诸龙及胎生龙，随其所用，则不能取湿生、化生二种龙也。

「诸比丘！湿生金翅鸟王，若欲搏取卵生龙时，即便飞往居咤奢摩离大树东枝之上，以其两翅扇大海水，水为之开二百由旬，开已衔取卵生诸龙，随意而食；又湿生金翅鸟王，若欲搏取胎生龙时，即便飞往居咤奢摩离大树南枝之上，以其两翅扇大海水，水为之开四百由旬，开已衔取胎生诸龙，随意所用；又湿生金翅鸟王，若欲搏取湿生龙者，即便飞往居咤奢摩离大树西枝之上，以其两翅扇大海水，水为之开八百由旬，即便衔取湿生诸龙，随意而食。诸比丘！诸湿生金翅鸟王，唯能取得卵生、胎生、湿生龙等，恣其所用，随意而食，则不能取化生诸龙。

「诸比丘！其化生金翅鸟王，若欲搏取卵生龙者，实时飞往居咤奢摩离大树东枝之上，以其两翅扇大海水，水为之开二百由旬，即便衔取卵生诸龙，随意而食；又此化生金翅鸟王，若欲搏取胎生龙者，实时飞往居咤奢摩离大树南枝之上，以翅扇海，水为之开四百由旬，海既开已，化生鸟王，即便衔取胎生诸龙，随意而食；又此化生金翅鸟王，若欲搏取湿生龙者，即便飞往居咤奢摩离大树西枝之上，以翅扇海，水为之开八百由旬，实时衔取湿生诸龙，随意而食；又此化生金翅鸟王，若欲搏取化生龙者，即复飞往居咤奢摩离大树北枝之上，下观大海，便以两翅飞扇大海，水为之开一千六百由旬，即便衔取化生诸龙，随意而食。诸比丘！彼诸龙等，悉皆为此金翅鸟王之所食噉。

「诸比丘！别有诸龙，金翅鸟王所不能取，谓娑伽罗龙王，未曾为彼金翅鸟王之所惊动；复有难陀龙王、优波难陀龙王，此二龙王，亦不为彼金翅鸟王之所能取；复有提头赖咤龙王、阿那婆达多龙王，金翅鸟王亦不能取。诸比丘！其余龙王，亦有不为金翅鸟王搏取食者，谓摩多车迦龙王、德叉迦龙王、羯勒拏桥多摩伽龙王、炽婆陀弗知梨迦龙王、商居波陀迦龙王、甘婆罗龙王、阿湿婆多罗龙王等。诸比丘！更有余龙，于其住处境界之中，亦复不为诸金翅鸟之所食噉。

「诸比丘！此等众生有何因缘，在如是趣，生于龙中？诸比丘！有诸众生，熏修龙因、受持龙戒、发起龙心、分别龙意，作是业已，为彼因缘所成熟故，生在龙中。复有众生，熏修金翅鸟因、受持金翅鸟戒、发起金翅鸟心、分别金翅鸟意，以是因缘身坏命尽，生在如是金翅鸟中。复有众生，熏修野兽因、受持野兽戒、发起野兽心、习行野兽业、分别野兽意，以如是等种种熏修诸兽戒因，发起行业，成就心意，众因缘故，身坏命尽，即生如是诸杂兽中。复有众生，熏修牛因、牛戒、牛业、牛心、牛意，略说如前，乃至分

别以是缘故生于牛中。复有众生，熏修鸡因、鸡戒、鸡业、鸡心、鸡意，略说如前，乃至分别以是因缘生于鸡中。复有众生，修鷄鶩因、受鷄鶩戒、发鷄鶩心、行鷄鶩业、分别鷄鶩意，以是熏修鷄鶩之业、受鷄鶩戒、起鷄鶩心、分别鷄鶩意故，舍此身已生鷄鶩中。

「诸比丘！复有众生，熏修月戒，或修日戒、星宿戒、大人戒，或有熏修默然戒、或有熏修大力天戒、或有熏修大丈夫戒、或有熏修入水戒、或有熏修供养日戒、或有熏修事行火戒、或修苦行诸秽浊处，既熏修已作如是念：

『愿我所修此等诸戒，谓月戒、日戒、星辰戒、默然戒、大力天戒、大丈夫戒、水戒、火戒、苦行秽浊如是等戒，令我因此当得作天，或得天报。』发如是等邪思惟愿。诸比丘！此诸丈夫福伽罗等，起邪愿者，我今当说彼所趣向，必生二处：若生地狱、若生畜生。

「诸比丘！或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间常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间无常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，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间亦常无常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，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间非常非无常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

「诸比丘！或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间有边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间无边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间亦有边亦无边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间非有边非无边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

「诸比丘！或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言：『命即是身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言：『命异身异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言：『有命有身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言：『无命无身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有有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无有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亦有有亦无有。此事实，

余虚妄。』复有一种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非有非无有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

「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言『我及世间常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诸沙门婆罗门等，于诸行中当有我见、当有世见；离诸行中当有我见、当有世见。以是义故，彼等作如是见，作如是说：『我及世间常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言『我及世间无常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诸沙门婆罗门等，于诸行中，当有无我见、无世间见；离诸行中，当有无我见、无世间见。以是义故，彼等作如是说：『我及世间无常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说言『我及世间亦常亦无常。此是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诸沙门婆罗门等，于诸行中，当有我见及世间见；离诸行中，当有我见及世间见。以是义故，彼等作如是说：『我及世间亦常无常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言『我及世间非常非非常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诸沙门婆罗门等，于诸行中，当有我见及世间见；离诸行中，当有我见及世间见。是故彼等作是说言：『我及世间非常非非常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言『我及世间有边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诸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说：『命有边、人有边，从初托胎在母腹中名命，死后殡埋名人。上人从初出生受身四种，七返堕落、七度流转、七走七行，成就命及入命聚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说：『我及世间有边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言『我及世间无边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诸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说：『命无有边、人无有边。从初托胎在母腹中名命，死后殡埋名人。上人从初出生受身四种，七返堕落、七度流转、七走七行，成就命及入命聚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说：『我及世间无边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说言『我及世间亦有边亦无边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诸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说：『命亦有边亦无边。是人从初托胎在母腹中，死后殓埋。上人从初受身四种，七返堕落、七度流转、七走七行，成就命及入命聚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说：『我及世间，亦有边亦无边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说言『我及世间非有边非无边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诸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说：『世间非有边非无边。从初受身四种，七返堕落、七度流转、七走七行已，成就命及入命聚。』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我及世间非有边非无边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说言『命即是身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诸沙门婆罗门等，于身中见有我及见有命；于余身中亦见有我及见有命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即命是身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说言『命异身异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诸沙门婆罗门等，于身中见有我及见有命；于余身中亦见有我及见有命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命异身异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说言『有命有身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诸沙门婆罗门等，于身中见有我及见有命；于余身中亦见有我及见有命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有命有身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说言：『非命非身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诸沙门婆罗门等，于身中不见有我不见有命；于余身中亦不见有我不见有命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非命非身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作如是说言『如来死后有有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诸沙门婆罗门等，于世作如是见：从寿命当至寿命，亦当趣向流转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有有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言『如来死后无有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诸沙门婆罗门等，于世作如是见：此有寿命至彼，后有寿命即断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无有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言『如来死后亦有有亦无有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诸沙门婆罗门等，于世作如是见：此处命断，往至彼处，趣向流转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亦有有亦无有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是中所有沙门婆罗门等，作如是见、如是说言『如来死后非有有非无有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者，彼诸沙门婆罗门等，于世作如是见：人于此处命断坏已，移至彼处命亦断坏。是故彼等作如是言：『如来死后非有有非无有。此事实，余虚妄。』」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言：「诸比丘！我念往昔有一国王，名曰镜面。彼镜面王曾于一时，意欲观诸生盲以为戏乐，即便宣勅普告国内生盲丈夫，皆令集会。既集会已，语彼群盲作如是言：『汝等生盲，颇亦能知象之形相？其状云何？』彼诸生盲同声答言：『天王！我等生盲，实不能知象之形相。』王复告言：『汝等先来既未识象，今者欲知象形相不？』时，彼群盲复同答言：『天王！我实未识。若蒙王恩，我等或当知象形相。』时，镜面王实时降勅，唤一象师，而告之言：『卿可速往我象廐内，取一象来，置于我前，示诸盲人。』时，调象师受王勅已，即将象来置王殿前，语众盲言：『此即是象。』时，诸盲人各各以手摩触其象。尔时，象师复语众盲：『汝触象已，以实报王。』时，众盲人有触鼻者、有触牙者、有触耳者、有触头项背肋尾脚诸身分者。

「时，王问言：『诸生盲辈，汝等已知象形相耶？』诸生盲人同答王言：『天王！我等已知象之形相。』尔时，彼王即复问言：『汝等诸盲，若知象者，象为何相？』时，群盲中有触鼻者，即白王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绳。』触其牙者，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橛。』触其耳者，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箕。』触其头者，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瓮。』触其项者，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如屋椽。』触其背者，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如屋脊。』触其肋者，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箒。』触其髀者，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树。』触其脚者，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臼。』触其尾者，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如扫箒。』时，

众盲人各各答言：『天王！象形如是』、『天王！象形如是』，作如是白已。时，王即告众盲人言：『汝亦不知是象非象，况能得知象之形相？』时，彼众盲各各自执，共相诤鬪，各各以手自遮其面，互相诤竞，互相些毁。各言已。是时，镜面王见彼众盲如是诤竞，大笑欢乐。王于彼时即说偈言：

「『是等群盲生无目， 横于此事互相诤，
 曾无有人教语之， 云何能知象身分？』」

「诸比丘！如是，如是。世间所有诸沙门婆罗门等，亦复如是，既不能知如实苦圣谛、苦集圣谛、苦灭圣谛、苦灭道圣谛。既不实知，当知彼等，方应长夜共生诤鬪，流转生死，互相些毁，互相骂辱。既生诤鬪，执竞不休，各各以手，自遮其面，如彼群盲，共相恼乱。」于中有偈：

若不能知苦圣谛， 亦复不知苦集因，
所有世间诸苦法， 此苦灭尽无余处。
于中是道尚不知， 况知灭苦所行行，
如是其心未解脱， 未得智慧解脱处。
彼既不能谛了观， 但知趣向生老死，
未得免离诸魔缚， 岂能到于无有处。

「诸比丘！若有沙门婆罗门等，能知如实苦圣谛，苦集、苦灭、苦灭道圣谛，如实知者，应当如是随顺修学。彼等长夜和合共行，各各欢喜，无有诤竞，同趣一学，犹如水乳共相和合，一处同住，示现教师所说圣法，安乐处住。」此中说偈：

若能知是诸有苦， 及有所生诸苦因，
既知一切悉皆苦， 应令尽灭无有余。
若知此灭由于道， 便到苦灭所得处，
即能具足心解脱， 及得智慧解脱处。
则能到于诸有边， 如是不至生老死，
长得免脱于魔缚， 永离世间诸有处。

起世经阿修罗品第六之一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言：「比丘！须弥山王东面，去山过千由旬，大海之下，有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国土住处。其处纵广八万由旬，七重城壁周匝围绕、七重栏楯，普遍庄严，乃至七重金银铃网，周围校饰。外有七重多罗行树，杂色可观，皆是七宝所共合成，谓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珠、砮璩玛瑙。一一城壁，高百由旬，厚五十由旬。城壁四面，各各相去五百由旬，则置一门，其门并高三十由旬、阔十二由旬。于一门，悉有种种却敌楼橹园苑陂池，诸园苑中各各皆有种种果树。其树各有种种叶、种种花、种种果，其果各有种种异香，其气远熏。复有种种杂类众鸟，各各和鸣，出种种声，其音哀雅。诸比丘！彼阿修罗大城之中，为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别立宫殿，其宫名曰设摩婆帝宫城，纵广一万由旬，七重城壁，并是七宝之所合成，高百由旬，厚五十由旬。于城四面各各相去五百由旬，便置一门，诸门并高三十由旬，阔十二由旬。其一一门，亦有楼橹却敌台阁、园苑陂池、诸花沼等。复有种种众杂果树，其树各有种种叶、种种花、种种果、种种香，其香普熏。有种种鸟，各各和鸣，出种种声，其音哀雅。」

「诸比丘！设摩婆帝城内正处中央，为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置集会处，名曰七头。其处纵广五百由旬，七重栏楯，周围校饰，亦有七重金银铃网。其外七重多罗行树，四方围绕，杂色庄严，甚可爱乐，悉是金银颇梨、珊瑚赤珠、砮璩玛瑙七宝所成。其处四面各有诸门，一一诸门楼橹却敌，亦是七宝之所合成，杂色间错，令人乐观。其地皆是紺青琉璃，柔软细滑，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迦衣。」

「诸比丘！彼阿修罗七头会处，当中自然有一宝柱，高二十由旬，于宝柱下，为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安立宝座。高一由旬，方半由旬，砮璩玛瑙七宝所成，杂色间错，甚可爱乐，柔软细滑，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迦衣。其座两边，各有十六小阿修罗所坐之处，亦以七宝之所成就，所谓金银乃至玛瑙，杂色可观，柔软细滑，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迦衣。」

「诸比丘！彼阿修罗七头会处，东面有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宫，其处纵广一千由旬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。外有七重多罗行树，四面周匝，庄严围绕，杂色间错，甚可爱乐，亦是七宝之所成就，所谓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珠、砮璩玛瑙。于四方面，各有诸门，一一诸门，皆有楼橹却敌台阁、园苑陂池、诸花沼等。复有诸树，其树各有种种叶，种种花、种种果、种种香，其香普熏。有种种鸟，各各和鸣，出种种声，其音哀雅。」

「诸比丘！彼阿修罗七头会处，南西北方，各有宫殿，皆是诸小阿修罗王所住之处，其处纵广或九百由旬，或八百、七百、六百、五百、四百、三百、二百由旬，其最小者，犹尚纵广一百由旬，七重垣墙，略说乃至种种众鸟，各各和鸣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彼阿修罗七头会处四面，复有一切最小阿修罗等所住宫殿，其处纵广或九十由旬，或八十七、六十五、四十三、二十由旬，最极小者，犹尚纵广十二由旬，七重垣墙，略说乃至有种种鸟，各各和鸣。

「诸比丘！彼阿修罗七头会处东面，有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苑，名娑罗林。其林纵广一千由旬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皆玛瑙等七宝所成。于四方面，各有诸门，一一诸门，楼橹却敌，杂色可观，亦是七宝之所成就，所谓金银乃至玛瑙。

「诸比丘！彼阿修罗七头会处南面，复有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苑，名奢摩梨林。其林纵广亦千由旬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并玛瑙等七宝所成。于四方面，各有诸门，一一诸门，皆有楼橹，杂色可观，亦为七宝之所成就，所谓金银乃至玛瑙。

「诸比丘！彼阿修罗七头会处北面，亦有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苑，名难陀那林。其林纵广亦千由旬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皆玛瑙等七宝所成。于四方面，各有诸门，一一诸门，并皆具有楼橹却敌，杂色可观，乃至悉是碎璩玛瑙，诸珍宝物之所成就。然此诸门，唯无台阁，自余庄严，与前同等。

「诸比丘！其娑罗林、奢摩梨林，二林之间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有一大池，名曰难陀。其池纵广五百由旬，水甚凉冷，澄洁轻美，常不浑浊。七种宝砖，厕填间错，七重板砌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周匝悬垂。其外七重多罗行树，四面围绕，杂色可观，皆玛瑙等七宝所成。于四方面，各有阶道，杂色间错，令人乐观，亦为七宝之所成就。复有诸花，遍生池中，所谓优钵罗花、钵头摩花、兜牟陀花、奔荼利花。形如火者，火色火光；形如金者，金色金光；其形青者，青色青光；其形赤者，赤色赤光；其形白者，白色白光；其形绿者，绿色绿光。团如车轮，其花光明，照一由旬。香气所熏，亦一由旬。池中又出无量藕根，大如车轴，割之汁出，色白如乳，其味甘美，犹如上蜜。

「诸比丘！其俱毘陀罗及难陀那，二林中间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有一大树，名苏质怛逻波咤罗。其本周围满七由旬，根下入地二十一由旬，其身上出高百由旬，枝叶荫覆五十由旬，其院周回五百由旬，其外亦有七重垣墙，略说乃至周匝围绕，杂色可观，及砗磲玛瑙等七宝所成。于四方面亦有诸门，并皆七宝之所成就，一一诸门亦有楼橹却敌，略说乃至种种众鸟，各各和鸣。

起世经卷第五

起世经卷第六

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等译

阿修罗品第六之余

「诸比丘！彼阿修罗七头会处，有二岐道，为通彼王往来游戏故；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宫殿之处，有二岐道，亦复如是。诸小阿修罗王宫殿之处，亦二岐道；诸小阿修罗住止之处，亦二岐道；娑罗园林，亦二岐道；奢摩梨园林，亦二岐道；俱毘陀罗园林，亦二岐道；难陀那园林，亦二岐道；难陀池侧，亦二岐道；苏质怛逻波咤罗大树之下，亦二岐道。悉皆如前，与七头会处，相通来往。

「诸比丘！若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意欲向彼娑罗园林，奢摩梨、俱毘陀罗、难陀那等园林，澡浴嬉戏，游行受乐者，尔时，彼王即便心念诸小阿修罗王，及念诸小阿修罗众。是时，诸小阿修罗王，并及诸小阿修罗等，亦生是念：『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心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己，即以种种众宝瓔珞，庄严其身，各严饰已，乘种种乘，俱共来诣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宫门之外，到已下乘，至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殿前而住。

「尔时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见此诸小阿修罗王，及诸小阿修罗众，来在殿前，亦即自以种种瓔珞，庄严其身，既庄严已，便起就乘。是时，诸小阿修罗王，及诸小阿修罗众等，左右侍卫，周匝围绕，前后导从，相将往诣娑罗园林，及奢摩梨园林、俱毘陀罗园林、难陀那园林，到其处已，先在难陀园林前，驻驾而息。

「诸比丘！难陀园内，有三风轮，自然吹动，庄严彼园。何名为三？谓开、净、吹。何者名开？有风轮来，开彼诸门，名之为开；何者为净？有风轮来，扫彼园林，令地清净，名之为净；何者为吹？有风轮来，吹动彼园，林树众花，飘零四散，名之为吹。诸比丘！难陀园中，风散种种上妙众花，积至于膝。有种种香，其香氛馥，遍满园林。当于是时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即与诸小阿修罗王及小阿修罗众围绕，共入难陀园林，随意洗浴，观看游戏。诸阿修罗等，于此园林，或经一月，或二三月，澡浴嬉戏，各随所欲，住止游行，恣情受乐。

「诸比丘！有五阿修罗，恒常住在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侧，为欲防遏诸恶事故。何者为五？一名随喜、二名常有、三名常醉、四名牟真邻陀、五名鞞呵多罗。诸比丘！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有如是等五阿修罗，恒常在侧，守卫防护。诸比丘！彼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宫殿之上，有大海水，深万由旬，住在其上。然彼水聚，有四种风轮，自然持之。何等为四？一名为住、二名安住、三名不堕、四名牢固。由此风持，常住不动。

「诸比丘！须弥山王南面，过千由旬，大海之下，有踊跃阿修罗王宫殿住处。其处纵广八万由旬，七重城壁，略说犹如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住处，一切所有，此中一一亦如彼说，汝应当知。乃至此王宫殿之上，所有大水聚，亦为四风轮之所住持，所谓住及安住、不堕、牢固等。

「诸比丘！须弥山王西面，亦千由旬，大海水下，有奢婆罗阿修罗王宫殿住处，其处纵广八万由旬，七重城壁，略说亦如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住处，一切所有，此中一一亦如彼说，汝应当知。乃至此王宫殿之上，所有水聚，亦为四种风轮之所住持，住及安住、不堕、牢固等。

「诸比丘！须弥山王北面，亦千由旬，大海水下，有罗睺罗阿修罗王宫殿住处，其处纵广八万由旬，七重城壁，诸门、台阁、楼橹、却敌，园苑、花池，乃至种种树、种种叶、种种花、种种果、种种香熏，有种种鸟，各各和鸣，皆如上说。

「诸比丘！于彼城内，有罗睺罗阿修罗王所住之城，其城名曰摩婆帝，纵广庄严亦如前说。七重城壁、七重栏楯。外有七重多罗行树，七重铃网，周匝围绕，杂色可观，皆是砗磲玛瑙等七宝所成。此之城壁，高下纵广亦如前说。城壁四面亦有诸门，一一诸门，高下纵广，并亦如前。彼一一门，皆有

楼櫓却敌台阁、园苑诸池及花沼等，亦有诸树。其树各有种种叶、种种花、种种果、种种香熏。亦有种种诸杂类鸟，各各和鸣。

「诸比丘！摩婆帝城王所住处，有罗睺罗阿修罗王聚会之所，亦各七头，其处纵广如上所说。栏楯七重及诸铃网，多罗行树周匝围绕，杂色可观，乃至亦是砮璩玛瑙等七宝之所庄严。于四方面各有诸门，彼一一门亦有楼櫓，杂色可观，乃至砮璩玛瑙等七宝所成。以天砮璩，遍布其地，柔软细滑，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。当处中央，有一宝柱，高下纵广如上所说；于其柱下，为罗睺罗阿修罗王置一高座，其座高下，纵广庄校一一如前，杂色可观，七宝所成，所谓砮璩玛瑙等，柔软细滑，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；其座左边，为十六小阿修罗王，亦各别置诸妙高座，七宝所成，杂色可观；右边亦为十六小阿修罗王，置诸高座，如上所说，柔软细滑，触之如迦旃邻提衣。

「诸比丘！彼阿修罗王七头会处东面，为罗睺罗阿修罗王别置宫殿，其处纵广一一如前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乃至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绕，杂色可观，乃至砮璩玛瑙等七宝所成。于四方面各有诸门，彼一一门，悉有楼櫓台观、却敌重阁、园苑诸池、众花泉沼，有种种树，其树各有种种叶、种种花、种种果、种种香熏。复有种种异类众鸟，各各和鸣，其音哀雅，甚可爱乐。

「诸比丘！彼阿修罗王七头会处西南北面，有诸小阿修罗王宫殿住处，其诸宫殿，或有纵广九百由旬，或有八百，或有七百，乃至六百、五百、四百、三百、二百由旬，其最小者，尚百由旬。各各皆有七重垣墙七重栏楯，略说乃至种种众鸟，各各和鸣。

「诸比丘！彼阿修罗王七头会处，四面复有小阿修罗众宫殿住处，其处纵广或九十由旬，或八十、七十、六十、五十、四十、三十、二十由旬，极最小者，犹尚纵广十二由旬。七重垣墙，略说乃至种种众鸟，各各和鸣。

「诸比丘！彼阿修罗王七头会处东面，复有罗睺罗阿修罗王园苑，名娑罗林，其林纵广，一一如前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，乃至马瑙等七宝所成。于四方面各有诸门，彼一一门皆有楼櫓，杂色可观，乃至亦为砮璩玛瑙等七宝所成，甚可爱乐。

「诸比丘！彼阿修罗王七头会处南面，亦有罗睺罗阿修罗王园苑，名奢摩梨林，纵广庄严皆如上说，七重垣墙，乃至七重多罗行树，杂色可观，亦为七

宝之所成就，所谓砗磲玛瑙等。于四方面各有诸门，彼一一门皆有楼橹，亦玛瑙等七宝所成。

「诸比丘！彼阿修罗王七头会处西面，亦有罗睺罗阿修罗王园苑，名俱毘陀罗林，纵广一一皆如上说，七重垣墙，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。于四方面各有诸门，彼一一门皆有楼橹，杂色可观，乃至亦是砗磲玛瑙等宝之所成就，甚可爱乐。

「诸比丘！彼阿修罗王七头会处北面，有罗睺罗阿修罗王园苑，名难陀那林，其林纵广如上所说，七重垣墙，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。于四方面各有诸门，彼一一门，亦有楼橹，种种校饰，杂色可观，乃至砗磲玛瑙等宝之所庄严，甚可爱乐。

「诸比丘！奢摩梨及娑罗林，二苑之间，为罗睺罗阿修罗王出一池水，名曰难陀，其池纵广如上所说，其水凉冷，柔软轻甘，清净不浊。以七宝砖七重砌累，七重宝板间错庄严，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。亦有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绕，杂色可观，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。于池四方，各有阶道，甚可爱乐，亦为七宝之所庄严。池生诸花，所谓优钵罗花、钵头摩花、拘牟头花、奔荼利花，其花火形火色火光，略说如上，乃至水形水色水光，明照四方，香气氤氲，普熏一切。又有藕根，汁白味甘，食之香美，犹如上蜜。

「诸比丘！俱毘陀罗及难陀那，二苑之间，为罗睺罗阿修罗王出一大树，其树亦名苏质怛遛波咤罗，树形纵广种种庄严，皆如上说。乃至七重墙院、七重栏楯，皆是砗磲玛瑙等七宝所成，甚可爱乐。略说乃至种种众鸟，各各和鸣，其音哀雅，听者欢喜。

「诸比丘！彼阿修罗王七头会处，一切庄严如上所说。亦有岐道，去来径路，为通罗睺罗阿修罗王游宫殿故。又为诸小阿修罗王，及诸小阿修罗众，亦有岐道通其往来。向奢摩梨及俱毘陀罗，亦有岐道；向难陀那及难陀池，苏质怛遛波咤罗树等，皆有岐道，通其往来，游戏受乐。

「诸比丘！罗睺罗阿修罗王，若欲往诣娑罗林苑及难陀那林等，澡浴游戏，遍观看时，尔时即念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。时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便作是念：『罗睺罗阿修罗王，心念于我，欲俱游戏。』尔时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作是念已，复自念其诸小阿修罗王，及其诸小阿修罗众。时，彼诸小阿修罗王，并其诸小阿修罗众，咸生是心：『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垂念我等，

我等当往。』便以种种众宝瓔珞，庄严其身，既庄严已，各乘骑乘，共诣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，到已在宫门外齐行而立。尔时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既见诸小阿修罗王，及小阿修罗众，皆已集会。即自严身，服诸瓔珞，御种种乘，与诸小王及阿修罗众，左右侍卫前后围绕，往诣罗睺罗阿修罗王所，到已止住。尔时，罗睺罗阿修罗王，复更起心，念踊跃、奢婆罗二阿修罗王。时，踊跃、奢婆罗二阿修罗王，亦作是念：『罗睺罗阿修罗王，今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己，即各念其诸小阿修罗王，并其诸小阿修罗众。如是念时，彼等各知咸亦严饰，聚集来诣，踊跃、奢婆罗二大王所。到已亦复严身瓔珞，乘骑将从前后围绕，来向罗睺罗阿修罗王住处，各随所安，住在一面。

「尔时，罗睺罗阿修罗王，见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等，并已云集，即自念其诸小阿修罗王，及其诸小阿修罗众。其众知己，亦各严饰，服乘而来，至罗睺罗阿修罗王前，俨然住立。时，罗睺罗阿修罗王，见众集已，便着种种妙宝瓔珞，庄严其身，驾种种乘，前后围绕，与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、踊跃阿修罗王、奢婆罗阿修罗王，并诸小王及阿修罗众，一切云集，前后导从，往诣娑罗林、奢摩梨林、俱毘陀罗林、难陀那林等，到已少时逡巡而住。

「诸比丘！难陀苑中，自然而有三种风轮。何者为三？谓开、净、吹。是中开者，有风轮来开苑诸门，名之为开；净者有风轮来扫除其地，令皆清静，名之为净；吹者有风轮来吹诸花树，令花布散，名之为吹。诸比丘！难陀苑中上妙好花，遍散地上，积至于膝，其花香气，普熏园林，庄严具足，种种可乐。

「尔时，罗睺罗阿修罗王，及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、踊跃阿修罗王、奢婆罗阿修罗王等，并诸小王群众眷属、小修罗等，围绕共入难陀那园。入已澡浴，游戏受乐，种种观看，或行、或住、或卧、或坐，随所欲乐，恣意游行。诸比丘！罗睺罗阿修罗王，亦有五阿修罗，常随侍卫，护诸恶事，名字如前。宫上海水，纵广厚薄，四种风持令不堕坠，并如上说。

起世经四天王品第七

「诸比丘！须弥山王，东面半腹有山，名曰由干陀，山顶去地，四万二千由旬。其山顶上，有提头赖咤天王城郭住处，城名贤上，纵广正等六百由旬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。复有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杂色可观，悉以七宝而为庄饰，所谓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珠、砗磲玛瑙等之所成就。于四

方面，各有诸门，一一诸门，皆有楼櫓却敌台观、园苑诸池，有诸花林种种异树，其树各有种种叶、种种花、种种果、种种香，其香普熏。有种种鸟，各各和鸣，其音哀雅，甚可爱乐。

「诸比丘！须弥山王，南面半腹，下去地际，四万二千由旬，于由干陀山顶之上，有毘楼勒迦天王城郭住处，城名善现，纵广庄严，皆如提头赖咤天王住处所说。乃至种种诸鸟，各各和鸣，其音哀雅，甚可爱乐。

「诸比丘！须弥山王西面半腹，下去地际，四万二千由旬，由干陀山顶，有毘娄博叉天王城郭住处，城名善观，纵广庄严，一一皆如提头赖咤天王住处所说。乃至种种诸鸟，各各和鸣，其音哀雅，甚可爱乐。

「诸比丘！须弥山王北面半腹，下去地际，亦四万二千由旬，由干陀山顶，有毘沙门天王住止之处，三大城郭。其三者何？一名毘舍罗婆、二名伽婆钵帝、三名阿荼盘多。咸各纵广六百由旬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，略说乃至种种众鸟，各各和鸣。

「诸比丘！唯除月天子宫殿、日天子七大宫殿已，自余官属，及四天王天中诸天子宫，其间或有纵广正等四十由旬，或有三十、或有二十，乃至十二由旬，其最小者，犹尚纵广六由旬。所居亦各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，略说如前。乃至众鸟，各各和鸣。

「诸比丘！毘舍罗婆、伽婆钵帝二宫之间，为毘沙门天王出生一池，名那稚尼，纵广正等四十由旬。其水调和，清凉轻软，其味甘美，香洁不浊。其池四边七重砖砌，七重宝板间错分明。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亦有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，乃至砗磲玛瑙等七宝所成。于四方面，各有阶道，亦以七宝之所庄饰。池中多有优钵罗花、钵头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花等，自然出生，其花火形、火色、火光，乃至水形水色水光。花量大小，皆如车轮。光明所照，至半由旬。香气所熏，满一由旬。有诸藕根，大如车轴。割之汁出，色白如乳，食之甘美，味如上蜜。

「诸比丘！伽婆钵帝、阿荼盘多二宫之间，为毘沙门天王立一园苑，其园名曰迦毘延多，纵广正等四十由旬。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，乃至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，略说如前，乃至七宝之所成就。

「诸比丘！提头赖咤天王贤上住处，城郭往来，有二岐道；毘楼勒迦天王善现住处，城郭往来，亦二岐道；毘楼博叉天王善观住处，城郭往来，亦二岐道；毘沙门天王，阿荼般多城郭住处，亦二岐道；毘舍罗婆及伽婆钵帝城郭住处，亦二岐道；四天王天所有眷属，诸小天众宫殿住处，亦各往来有二岐道；那稚尼池，及迦毘延多苑等，亦各往来有二岐道。

「诸比丘！毘沙门天王若欲往至迦毘延多苑中，游戏澡浴者，尔时即念提头赖咤天王。时，提头赖咤天王，心亦生念：『毘沙门天王，意念于我。』如是知己，即复自念其界所属诸小天王及小天众。是时，东面眷属诸王，及其天众，咸作是念：『提头赖咤天王，心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己，各各严身，着诸璎珞，乘诸骑乘，诣提头赖咤大天王所，到已在前面而住。尔时，提头赖咤天王，亦自庄严，服诸璎珞，严驾骑乘，与诸小王天众眷属，前后围遶，相与俱诣毘沙门大天王所，到已在前面而住。

「尔时，毘沙门天王，心复更念毘楼勒迦、毘楼博叉二大天王。时彼二王，亦作是念：『毘沙门王，意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己，即各自念已所统领诸小天王，并诸天众。时，彼小王及诸天众，亦皆作念：『我大天王，心念我等，宜时速往。』如是知己，各以璎珞，严饰其身，俱共往诣毘楼勒迦、毘楼博叉二大王所。时，二天王，知诸小王及余天众皆集会已，亦自严身，服众璎珞，前就骑乘，与众围遶，咸共往诣毘沙门大天王所，到已在前面随便停住。

「尔时，毘沙门大天王，见二天王及其天众皆已集会，亦自念其所领小王及诸天众。尔时，北方诸小天王及其天众，即作是念：『毘沙门大天王今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己，各着种种众宝璎珞，庄严其身，俱共往诣毘沙门大天王前，默然而住。

「尔时，毘沙门大天王，即亦自着众宝璎珞庄严其身，驾种种乘，与提头赖咤、毘楼勒迦、毗楼博叉等，四大天王，各将所属诸天王众，前后围遶，皆共往诣迦毘延多园苑。到已在苑门前，暂时停住。诸比丘！其迦毘延多苑中，自然而有三种风轮，谓开、净、吹。开者开彼园门；净者净其园地；吹者吹其园树，令花飘扬。诸比丘！迦毘延多苑中所散众花，积至于膝，种种香气，周遍普熏。

「尔时，毘沙门大天王、提头赖咤天王、毘楼勒迦天王、毗楼博叉天王等，与诸小王及众眷属围遶，共入迦毘延多苑中，澡浴游戏，种种受乐。在彼园中澡浴讫已，或复一月二月三月，游戏受乐，随心所欲，恣意游行。

「诸比丘！毘沙门王，有五夜叉，恒常随逐，侍卫左右，为防护故。何者为五？一名五丈、二名旷野、三名金山、四名长身、五名针毛。诸比丘！毗沙门天王，游戏去来，常为此等五夜叉神之所守护。

起世经三十三天品第八之一

「诸比丘！须弥山王顶上，有三十三天宫殿住处，其处纵广八万由旬，七重城壁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。外有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，七宝所成，所谓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珠、砗磲玛瑙等。其城举高四百由旬，厚五十由旬，城壁四面相去，各各五百由旬。于其中间，乃开一门，一一城门，悉皆举高三十由旬，阔十由旬。其门两边，并有楼橹却敌台阁、轩槛鞞舆。又有诸池花林果树，其树各各有种种叶、种种花、种种果、种种香，其香普熏。有种种鸟，各各和鸣，其音调雅，甚可爱乐。又彼诸门，一一门处，各有五百夜叉，为三十三天昼夜守护。

「诸比丘！于彼城内，为三十三天王更立一城，名曰善见，其城纵广六万由旬，七重城壁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。外有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绕，杂色可观，亦以七宝之所成就，所谓金银乃至玛瑙。其城亦高四百由旬，厚五十由旬，城之四面，亦各相去五百由旬。于其中间，便开一门，诸门亦高三十由旬，阔十由旬，一一诸门亦有楼橹却敌台阁、水池花林种种奇树。其树各有种种叶、种种花、种种果、种种香，其香普熏。种种众鸟，各各和鸣。如是诸门，门门皆有五百夜叉，为三十三天昼夜守护。

「诸比丘！三十三天善见城侧，为伊罗钵那大龙象王，立一宫殿，其宫纵广六百由旬，七重墙壁，七重栏楯，略说乃至种种众鸟，各各和鸣。

「诸比丘！善见城内，有三十三天聚会之处，名善法堂，其处纵广五百由旬，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。外有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，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。于四方面，各有诸门，一一诸门，皆有楼橹却敌台观，种种杂色，七宝所成。其地纯是青琉璃宝，柔软细滑，触之犹若迦旃邻提衣。当其中央有一宝柱，高二十由旬。于宝柱下，为天帝释别置一座，高一由旬，方半由旬，杂色可观，乃至砗磲等七宝成就，柔软细滑，触之如前。其座两边，各有十六小天王座，夹侍左右，七宝所成，杂色可观，柔软细滑，触之如前。诸比丘！此善法堂，诸天集处，有帝释宫，其宫纵广一千由旬，七重垣墙，乃至众鸟，各各和鸣。

「诸比丘！此善法堂诸天集处，东西南北，四面皆有诸小天王宫殿住处。其宫或广九百由旬，或复纵广八百由旬，或复七百、六百、五百、四百、三百、二百由旬，其最小者，犹尚纵广一百由旬。七重垣墙，乃至众鸟，各各和鸣。又善法堂诸天会处，东西南北，各有三十三天诸小天众宫殿住处，其宫或广九十由旬，或复纵广八十由旬，或复七十、六十、五十、四十、三十、二十由旬，其最小者，犹尚纵广十二由旬。七重垣墙，乃至众鸟，各各和鸣。

「诸比丘！此善法堂诸天会处，东面有三十三天王苑，名波娄沙，纵广正等一千由旬，略说乃至七重垣墙，皆玛瑙等七宝所成。于四方面各有诸门，一一诸门各有楼橹，杂色可观，乃至玛瑙七宝所成。诸比丘！波娄沙苑中，有二大石，一名贤、二名善贤，皆天玛瑙之所成就，并各纵广五十由旬，柔软细滑，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。

「诸比丘！此善法堂诸天集处，南面亦有三十三天王苑，名杂色车，其苑纵广亦千由旬，七重垣墙，乃至玛瑙之所成就。于四方面各有诸门，一一诸门皆有楼橹，杂色可观，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。于彼苑中，亦有二石，一名杂色、二名善杂色，天青琉璃之所成就，并各纵广五十由旬，柔软细滑，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。

「诸比丘！此善法堂诸天集处，西面复有三十三天王苑，名曰杂乱，其苑纵广亦千由旬，七重垣墙，乃至七宝之所成就。四方诸门，皆有楼橹却敌台阁，并七宝成。此杂乱苑中，亦有二石，一名善现、二名小善现，皆天颇梨之所成就，亦各纵广五十由旬，柔软细滑，触之犹如迦旃邻提衣。

「诸比丘！此善法堂诸天集处，北面复有三十三天王苑，名曰欢喜，其苑纵广亦千由旬，七重垣墙，乃至玛瑙等七宝所成。四方诸门各有楼橹却敌台阁，亦为七宝之所庄严。

「诸比丘！欢喜园中，亦有二石，一名欢喜、二名善欢喜，天银所成，亦各纵广五十由旬，柔软润泽，触之如触迦旃邻提衣。

「诸比丘！于波娄沙及杂色车二园之间，为三十三天王故，有一大池，名曰欢喜，纵广正等五百由旬。其水凉冷，轻软甘美，清洁不浊。以七宝砖，四面砌累，七重宝板，庄严间错。七重栏楯，乃至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遶，杂色可观。于池四方，各有阶道，并是七宝之所庄校。中有诸花，所谓优钵

罗花、钵头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花，其花火形、火色、火光，乃至水形、水色、水光。纵广大小，皆如车轮。光明所照，至一由旬。风吹香气，熏一由旬。有诸藕根，大如车轴，割之汁流，色白如乳，其味甘美，如最上蜜。

「诸比丘！杂乱、欢喜二园之间，为三十三天王故，有一大树，名波利夜怛逻俱毗陀罗，其树本下，周七由旬，略说乃至枝叶遍覆墙院，纵广五百由旬，七重垣墙，乃至众鸟，各各和鸣。

「诸比丘！此波利夜怛逻俱毗陀罗树下有一石，名般荼甘婆罗，天金所成。其石纵广五十由旬，柔软润泽，触之如触迦旃邻提衣。

「诸比丘！以何因缘此善法堂诸天会处，名为善法？诸比丘！其善法堂诸天会处，三十三天王集会坐时，于中唯论微妙细密善语深义，审谛思惟，称量观察，皆是世间诸胜要法，真实正理。是以诸天，称此会处，为善法堂。又何因缘，名波娄沙迦苑(波娄沙迦隋言毘涩)？诸比丘！毘涩园中，三十三天王入已，坐于贤及善贤二石之上，唯论世间毘涩不善戏谑之语，是故称为波娄沙迦。又何因缘，名杂色车苑？诸比丘！杂色车园，三十三天王入已，坐于杂色善杂色二石之上，唯论世间种种杂类色相语言。是故称为杂色车苑；又何因缘，名杂乱苑？诸比丘！此杂乱园，三十三天王，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于其宫内一切婬女，入此园中，令与三十三天众合杂嬉戯，不生障隔，恣其欢娱，受天五欲具足功德，游行受乐。是故诸天共称此园，为杂乱苑。

起世经卷第六

起世经卷第七

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等译

三十三天品第八之二

「诸比丘！又何因缘，彼天有园，名为欢喜？诸比丘！彼欢喜园，三十三天王入其中已，坐于欢喜、善欢喜二石之上，心受欢喜，意念欢喜，念已复念，受诸快乐，受悦乐已，复受极乐，是故诸天、共称彼园，以为欢乐。诸比丘！又彼天树，有何因缘，名波利夜怛逻拘毘陀罗？诸比丘！彼波利夜怛

逻拘毘陀罗树下，有天子住，名曰末多，日夜常以彼天种种五欲功德，具足和合游戯受乐。是故诸天，遂称彼树，以为波利夜怛逻拘毘陀罗。复次，诸比丘！三十三天，纵有急疾，未曾肯舍般荼甘婆石，必设供养尊重恭敬，然后乃复随意而去。所以者何？此石乃是如来昔日所住之处。是故诸天，以为支提，一切世间，天人魔梵、沙门婆罗门等，应供养故。诸比丘！有三十三天，唯得眼见波娄沙迦园，身不能入，身不入故，不得彼处五欲功德受具足乐。何以故？彼业胜故，以其前世善根微劣，不能得入。有三十三天、得见波娄沙迦园，身亦能入，既得入已，具得彼处种种五欲和合功德而受快乐。何以故？以其善根增上胜故。诸比丘！有三十三天，眼不得见杂色车园，身亦不入，亦不得以彼园五欲和合功德而受快乐。何以故？以其善根有别异故。有三十三天，眼虽得见杂色车园，身不得入，亦不得以彼园五欲和合功德而受快乐。何以故？以其善根有优劣故。有三十三天，眼既得见杂色车园，身亦得入，既得入已具足得彼种种五欲，同体和合而受快乐。何以故？以其善根增上胜故。诸比丘！凡是一切三十三天，无不悉见杂乱之园，亦皆得入；既得入已，悉亦同得彼园苑中种种五欲和合功德具足同体而受快乐。何以故？修业等故。彼中无有别异善根故。

「诸比丘！有三十三天，身不得见欢喜之园，亦不得入，不得入故，不得彼中种种五欲和合功德同体具足而受快乐。何以故？彼处果胜，前世造业，有别异故。有三十三天，见欢喜园，而不得入，亦不能得欢喜园中种种五欲和合功德同体具足而受快乐。何以故？以彼诸天业别异故。有三十三天，见欢喜园，身亦得入，既得入已，具足得彼种种五欲和合功德同体快乐，并皆受之。何以故？彼天往昔所修善业，无别异故。

「诸比丘！其善法堂，三十三天聚会之处，有二岐道；帝释天王宫殿住处，亦二岐道；诸小天王并余官属三十二天宫殿之处，亦二岐道；伊罗婆那大龙象王宫殿处所，亦二岐道；波娄沙迦园，亦二岐道；杂色车园、杂乱园、欢喜园，欢喜池等一一处所，各有二道；波利夜怛逻拘毘陀罗树下，亦二岐道。诸比丘！帝释天王，若欲往诣波娄沙迦园、杂色车园、欢喜园等，澡浴游戏受欢乐时，尔时即念伊罗婆那大龙象王。时，伊罗婆那大龙象王，亦生是念：『帝释天王，心念于我。』如是知己，从其宫出，即自化作三十三头，其一一头具有六牙，一一牙上化作七池，一一池中各有七花，一一花上各七玉女，一一玉女，各复自有七女为侍。

「尔时，伊罗婆那大龙象王，作如是等诸神变已，实时往诣帝释王所，到已在前俨然而住。尔时，帝释天王，复更心念三十二天诸小王等，并三十二诸小天众。时，彼小王及诸天众，亦生是心：『帝释天王，今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己，各以种种众妙璎珞庄严其身，各乘车乘，俱共往诣天帝释所，到已各各在前而住。时，天帝释见诸天已，亦自种种庄严其身，服众璎珞。诸天大众，前后左右，周匝围遶，与诸小王，共升伊罗婆那龙象王上。帝释天王正当中央，坐其头上。左右两边，各有十六诸小天王，坐彼伊罗婆那龙象王化头之上。各各坐已，时天帝释将诸天众，向波娄沙迦及杂色车、杂乱、欢喜等园，到已停住。其欢喜等四园之中，各各皆有三种风轮，谓开、净、吹，略说如前，开、净地及吹花等。诸比丘！彼诸园中，吹花分散，遍布地上，深至于膝，其花香气处处普熏。时，天帝释，与诸小天王及三十二天众，前后围绕，入杂色车、欢喜等园，嬉戏受乐，随意游行，或坐或卧。时，释天王，欲得璎珞，即念毘守羯磨天子。时，彼天子，即便化作众宝璎珞，奉上天王。若三十三天诸眷属等，须璎珞者，毘守羯磨亦皆化出而供给之。欲闻音声及伎乐者，则有诸鸟出种种声，其声和雅令天乐闻。诸天尔时如是受乐，一日乃至七日，一月乃至三月种种欢娱，澡浴嬉戏，行住坐卧，随意东西。

「诸比丘！帝释天王，有十天子常为守护。何等为十？一名因陀罗迦、二名瞿波迦、三名频头迦、四名频头婆迦、五名阿俱咤迦、六名咤都多迦、七名时婆迦、八名胡卢祇那、九名难荼迦、十名胡卢婆迦。诸比丘！帝释天王，有如是等十天子众，恒随左右，不曾舍离，为守卫故。

「诸比丘！阎浮提地，为一切人故，有水生诸花，最上精胜，极可乐者，所谓优钵罗花、钵头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迦花，此诸花等，芬芳软美；有陆生花，最极好者，所谓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咤罗花、苏摩那花、婆利师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头捷地迦花、搔捷地迦花、游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腻迦花等。

「诸比丘！瞿陀尼人，有水生花，最极好者，所谓优钵罗花、钵头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迦花，香气芬馥，处处普熏；有陆生花，最极好者，所谓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咤罗花、苏摩那花、婆利师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头捷地迦花、搔捷地迦花、游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腻迦花等。

「诸比丘！弗婆提人，有水生花，最极好者，所谓优钵罗花、钵头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迦花，色甚光鲜，香气芬馥；有陆生花，最极好者，所谓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咤罗花、苏摩那花、婆利师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头捷地迦花、搔捷地迦花、游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腻迦花等。

「诸比丘！郁单越人，有水生花，最极好者，所谓优钵罗花、钵头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迦花，香气柔软，处处普熏；有陆生花，最极好者，所谓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咤罗花、苏摩那花、婆利师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头捷地迦花、搔捷地迦花、游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腻迦花等。

「诸比丘！一切诸龙及金翅鸟住处，各有水生众花，最极好者，所谓优钵罗花、钵头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迦花，香气氛氲，柔软美妙；有陆生花，最极好者，所谓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咤罗花、苏摩那花、婆利师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头捷地迦花、搔捷地迦花、游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羯迦罗利迦花、摩诃羯迦罗利迦花等。

「诸比丘！阿修罗等，亦各具有水生诸花，最极好者，所谓优钵罗花、钵头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迦花，香气普熏，甚可爱乐；有陆生花，最极好者，所谓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咤罗花、苏摩那花、婆利师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头捷地迦花、搔捷地迦花、游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师迦花、羯迦罗利迦花、摩诃羯迦罗利迦花、频邻昙花、摩诃频邻昙花、曼陀罗梵花、摩诃曼陀罗梵花等。

「诸比丘！四天王天，所有诸天，有水生花，极妙端正，可爱乐者，所谓优钵罗花、钵头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迦花，其气甚香，质极柔软；有陆生花，最胜好者，所谓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咤罗花、苏摩那花、婆利师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头捷地迦花、搔捷地迦花、游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沙迦花、羯迦罗利迦花、摩诃羯迦罗利迦花、频邻昙花、摩诃频邻昙花等。

「诸比丘！三十三天、有水生花，极妙端正，可爱乐者，所谓优钵罗花、钵头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利迦花等，其气极香，形甚柔软；有陆生花，最胜好者，所谓阿提目多迦花、瞻波迦花、波咤罗花、苏摩那花、婆利师迦花、摩利迦花、摩头捷地迦花、搔捷地迦花、游提迦花、殊低沙迦利迦花、陀奴

沙迦膩迦花、羯迦罗利迦花、摩诃羯迦罗利迦花、频邻昙花、摩诃频邻昙花、曼陀罗梵花、摩诃曼陀罗梵花等。如三十三天所有诸花，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、魔身天等，如是次第一一具有，更无别异。

「诸比丘！人间众花有七种色。何等为七？所谓火色火光、金色金光、青色青光、赤色赤光、白色白光、黄色黄光、黑色黑光。譬如魔梵常所现色，诸比丘！人间有此七种色花，诸阿修罗亦复如是，有此七色。一切天众亦复有此七种光色，譬如魔梵常所现色。

「诸比丘！一切诸天有十种别法。何等为十？诸比丘！一诸天行时，来去无边；二诸天行时，来去无碍；三诸天行时，无有迟疾；四诸天行时，足无踪迹；五诸天身力，无患疲劳；六诸天之身有形无影；七一切诸天、无大小便；八一切诸天、无有涕唾；九诸天之身，清静微妙，无皮肉筋脉脂骨髓骨；十诸天之身，欲现长短青黄赤白大小麤细，随意悉能，并皆美妙，端严殊绝，令人爱乐。一切天身，有此十种不可思议。诸比丘！又诸天身，充实洪满，齿白方密，发青齐整，柔软润泽。身有光明，及有神力。腾虚飞逝，眼视无瞬。瓔珞自然，衣无垢膩。

「诸比丘！阎浮提人，寿命百年，中有夭逝；瞿陀尼人，寿命二百，亦有夭逝；弗婆提人，寿命三百，亦有中夭；鬱单越人，定寿千年，无有夭殇；阎魔罗世诸众生等，寿七万二千岁，亦有中夭；诸龙及金翅鸟等，寿命一劫，亦有中夭；诸阿修罗，寿命千岁，同三十三天，然亦中夭；四天王天寿五百岁，亦有中夭；三十三天，寿一千岁；夜摩诸天，寿二千岁；兜率陀天，寿四千岁；化乐诸天，寿八千岁；他化自在天，寿万六千岁；魔身天，寿三万二千岁；梵身天，寿命一劫；光忆念天，寿命二劫；遍净诸天，寿命四劫；广果诸天，寿命八劫；无想诸天，寿十六劫；不麤诸天，寿命千劫；无恼诸天，寿二千劫；善见诸天，寿三千劫；善现诸天，寿四千劫；色究竟天，寿五千劫；虚空处天，寿十千劫；识处天，寿二万一千劫；无所有处天，寿四万二千劫；非想非非想处天，寿八万四千劫。此等诸天，皆有中夭。

「诸比丘！阎浮提人，身長三肘半，衣长七肘，阔三肘半；瞿陀尼人、弗婆提人，身量及衣，与阎浮等；鬱单越人，身長七肘，衣长十四肘，上下七肘；阿修罗身，长一由旬，衣长二由旬，阔一由旬，重半迦利沙(隋言半两也)；四天王天，身長半由旬，衣长一由旬，阔半由旬，重一迦利沙；三十三天，身長一由旬，衣长二由旬，阔一由旬，重半迦利沙；夜摩天，身長二由

旬，衣长四由旬，阔二由旬，重一迦利沙四分之一；兜率陀天，身长四由旬，衣长八由旬，阔四由旬，重一迦利沙八分之一；化乐天，身长八由旬，衣长十六由旬，阔八由旬，重一迦利沙十六分之一；他化自在天，身长十六由旬，衣长三十二由旬，阔十六由旬，重一迦利沙三十二分之一；魔身诸天，身长三十二由旬，衣长六十四由旬，阔三十二由旬，重一迦利沙六十四分之一。自此已上诸天，身量长短，与衣正等无差。

「诸比丘！阎浮提人，所有市易，或以钱宝，或以谷帛，或以众生；瞿陀尼人，所有市易，或以牛羊，或摩尼宝；弗婆提人，所作市易，或以财帛，或以五谷，或摩尼宝；鬻单越人，无复市易，所欲自然故。

「诸比丘！阎浮提人、瞿陀尼人、弗婆提人，悉有男女婚嫁之法；鬻单越人，无我我所，树枝若垂，男女便合，无复婚嫁。诸比丘！诸龙、金翅鸟、阿修罗等，皆有婚嫁，男女法式，略如人间；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、魔身天等，皆有婚娶，略说如前。从此已上所有诸天，不复婚嫁，以无男女异故。诸比丘！阎浮提人，若行欲时，二根相到，流出不净；瞿陀尼人、弗婆提人、鬻单越人，并亦如是；一切诸龙、金翅鸟等，若行欲时，亦二根相到，但出风气，即得畅适，无有不净；诸阿修罗、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，行欲之时，根到畅适，亦出风气，犹如诸龙及金翅鸟，无有差异；夜摩诸天，执手成欲；兜率陀天，忆念成欲；化乐诸天，熟视成欲；他化自在天，共语成欲；魔身诸天，相看成欲，并得畅适，成其欲事。

「诸比丘！人间所有萤火之明，则复不如灯焰光明；灯焰光明，又复不如炬火之明；炬火之明，不如火聚；火聚之明，不如诸天星宿光明；星宿之明，不如月宫殿明；月宫殿明，又复不如日宫殿明；日宫殿明，光焰照曜，犹尚不如四天王天墙壁宫殿、身璎珞明；四天王天所有光明，则又不如三十三天所有光明；三十三天所有光明，则又不如夜摩诸天墙壁宫殿、璎珞光明；夜摩天中所有诸光，则又不如兜率陀天所有光明；兜率陀天所有诸光，则又不如化乐天光明；化乐天中所有光明，则又不如他化自在诸天光明；他化自在所有光明，则又不如魔身天光明；魔身诸天墙壁宫殿、璎珞光明，比于下天，最胜最妙，殊特无过。诸比丘！虽然此魔身天光，比梵身天光，转更不及；彼梵身天，比光忆念天则又不及；光忆念天，比遍净天，则又不及；遍净诸天，比广果天，则又不及。如是略说，无恼热天、善见天、善现天、阿迦膩咤天等，唯除璎珞，余如上说，应如是知。

「诸比丘！若天世界，若魔若梵沙门婆罗门人等，世间所有光明，欲比如来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光明，百千万亿恒河沙数，不可为比。此如来光，最胜最妙，殊特第一。所以者何？诸比丘！如来之身，戒行无量故，三摩提、般若、解脱、解脱知见、神通及神通行、教化及教化轮、说处及说处轮等，皆无量故。诸比丘！如来如是无量功德，一切诸法皆悉具足，以是义故，如来光明最胜无上，当如是持。

「诸比丘！一切众生，有四种食，以资诸大，得自住持、得成诸有、得相摄受。何等为四？一者麤段及微细食、二者触食、三意思食、四者识食。何等众生应食麤段及微细食？诸比丘！阎浮提人，饭食粃豆及鱼肉等，此等名为麤段之食；覆盖按摩，澡浴揩拭，脂膏涂摩，此等名为微细之食。瞿陀尼人、弗婆提人，麤段微细，与阎浮提略皆齐等。鬻单越人，身不耕种，自然而有成熟粳米，为麤段食；覆盖澡浴，及按摩等，为微细食。诸比丘！一切诸龙、金翅鸟等，以诸鱼鳖鼃鼃、虾蟃虬螭、蛇獭金毗罗等，为麤段食；覆盖澡浴等，为微细食。诸阿修罗，以天须陀妙好之味，以为麤段；诸覆盖等，以为微细。四天王天并诸天众，皆用彼天须陀之味，以为麤段；诸覆盖等，以为微细。三十三天，还以彼天须陀之味，以为麤段；诸覆盖等，以为微细。如三十三天，乃至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等，并用彼天须陀之味，以为麤段；诸覆盖等，以为微细。自此以上，所有诸天，并以禅悦法喜为食、三摩提为食、三摩跋提为食，无复麤段及微细食。

「诸比丘！何等众生，以触为食？诸比丘！一切众生，受卵生者，所谓鹅鴈鸿鹤、鸡鸭孔雀、鸚鵡鸚鵒、鸠鸽燕雀、雉鹊乌等，及余种种杂类众生，从卵生者，以彼从卵而得身故，一切皆以触为其食。何等众生，以思为食？若有众生，以意思惟，资润诸根，增长身命，所谓鱼鳖龟蛇、虾蟃伽罗瞿陀等，及余众生，以意思惟，润益诸根，增长寿命者，此等皆用思为其食。何等众生，以识为食？所谓地狱众生，及无边识处天等，此诸众生，皆用识持以为其食。诸比丘！此四种食，为诸众生，住持诸大，摄受生分。」此中有优陀那偈：

花色与诸法， 寿命衣第五，
市易及嫁娶， 根光食为十。

「诸比丘！世间众生皆悉共有三种恶行。何等为三？所谓身恶行、口恶行、意恶行。比丘！有诸众生，作身恶行、作口恶行、作意恶行，以是因缘，身

坏命终，堕于恶趣，生地狱中。彼于此处，最后识灭，地狱之识，初相续生。彼识共生，即有名色，缘名色故，即有六入。

「诸比丘！复有众生，作身恶行、作口恶行、作意恶行，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，堕于恶趣，生畜生中。彼于此处，最后识灭，畜生之识，初相续生。当于彼识共生之时，即有名色，缘名色故，即有六入。诸比丘！复有众生，作身恶行、作口恶行、作意恶行，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，堕于恶趣，生阎摩世。彼于此处，最后识灭，阎摩世识，初相续生。当于彼识初生之时，即共名色一时俱生，缘名色故即有六入。诸比丘！此等名为三种恶行，应当远离。

「诸比丘！世间复有三种善行。何等为三？所谓身善行、口善行、意善行。诸比丘！或有众生，身作善行、口作善行、意作善行，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，生于人道。彼于此处，最后识灭，人道之识，初相续生。彼识生时，即共名色一时同生，缘名色故，即有六入。

「诸比丘！复有众生，身作善行、口作善行、意作善行，以是因缘，身坏命终，生于天上。此处识灭，彼天上识，初相续生。彼识生时，即共名色一时俱生，有名色故，即生六入。诸比丘！彼于天中，或在天子、或在天女、或于坐处、或两膝内、或两股间，忽然而生，初出生时，即如人间十二岁儿。若是天男，即在天子坐处膝边，随一处生。若是天女，即在天女两股内生。既出生已，彼天即称是我儿女。如是应知。

「诸比丘！修善生天，有如是法，所谓天子天女等，初生之时，以自业因所熏习故，得三种念：一者自知从某处死，二者自知今此处生，三知彼生是此业果、是此福报。又作是念：『以我彼处身命坏已来生此间，缘我有是三种业果，三业果熟，得来生此。何者为三？所谓身善行、口善行、意善行。此等三业，果报熟故，身坏命终，来生此处。』复作是念：『愿我若于此处死已，当生人间。我于人间，既受生已，还修身口意等善行。以身口意修善行故，身坏已后，还来此生。』作是念已，次便思食。念欲食时，即于其前，有众宝器，自然盛满天须陀味，种种异色。诸天子中，有胜业者，其须陀味，色最白净；若彼天子，果报中者，其须陀味，色则稍赤；若彼天子，福德下者，其须陀味，色则稍黑。时，彼天子，以手把取天须陀味，内其口中，此须陀味，既入口已，即自渐渐消融变化。譬如酥及生酥掷置火中，即自消融无复形影。如是如是，天须陀味，置于口中，自然消化，亦复如是。

食此味已，若有渴时，即于其前，有天宝器，盛满天酒。福上中下，白赤黑色，略说如前。入其口中，消融亦尔。时，彼天子，食饮既讫，身遂长大，麤细高下，与彼旧生天子天女等无有异。

「诸比丘！此诸天子天女等，身既充足，各随其意，有所趣向，或诣池水，入彼池中，澡浴清静，欢喜受乐。既出池已，复诣香树，彼香树枝，自然低屈，从枝中出种种妙香，流入其手，诸天子等，取以涂身。涂身讫已，复诣衣树，尔时衣树，亦为低枝，于其枝间，又出种种微妙好衣，垂至其手，取而着之。着衣既讫，诣瓔珞树，低垂入手，亦复如前，上下萦系，庄严身已。复诣鬘树，其树低垂，流出种种上妙花鬘，其天取之，严饰头已。复诣器树，树出种种众宝杂器，随意入手，将诣果林，盛种种果或便噉食，或取汁饮。如是复诣诸音乐树，树亦低垂，自然化出种种乐器，随意取之，或弹或击、或歌或舞，音声微妙，令人乐闻。于是复诣诸林苑中，既入苑已，即见无量百数、无量千数、无量无边百千亿数诸天玉女。此诸天等，未见女时，所有知见前世业报，谓：『我从某处来生此间，我身今受如是报果。』以业熟故，当于是时，了了分明，忆宿世事，如视掌中。由见天女迷诸色故，正念觉智此心即灭。既失如是前生念已，着现在欲，口唯唱言：『此等皆是天玉女耶！天玉女耶！』此则名为欲爱所缚。诸比丘！此等名为三种善行，应当修习。

「诸比丘！一一月中，有六乌晡沙他(隋言增长，谓受持斋法增长善根)，白月半分有十五日，黑月半分亦十五日，白黑二月各有三斋。何者白月半分三受斋日？所谓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；黑月亦有三受斋日，如白月数。何故白黑二月各于三日受持斋戒？诸比丘！白黑二月，各有八日，当于是日，四天王，集其眷属，普告之言：『汝等各往遍观四方，于世间中，颇亦有人修行孝顺供养父母，恭敬沙门婆罗门不？于诸尊长崇重以不？修行布施受禁戒不？守摄八关持六斋不？』时，四天王如是勅已，彼诸使者，奉天王命，即下遍观一切人世，谁修孝行供养父母？何族姓子恭敬沙门及婆罗门？复有谁家男子女人，敬事尊长，敦崇礼让？谁行布施？谁受六斋？谁持八禁？谁守戒行？尔时使者，次第遍历观察世间，若见人中少能孝顺供养父母，少能承事尊重沙门，少能祇敬耆旧有德诸婆罗门，于诸长老少能崇敬，布施微薄，受斋稀疎，护戒不全，禁守多缺，是时天使，具足见已，即日还诣四天王所，启言：『大王当知，世间一切人众，无多孝养奉事父母，亦复无多恭敬沙门及婆罗门，无多敬重耆旧有德师傅尊长，亦无多人修行布施受持六斋，亦无多人奉行禁戒守护八关。』尔时，四大天王，闻诸天使如是语已，心意

惨然甚不欢悦，报使者言：『世间诸人若实尔者，甚为不善。所以者何？人间寿命，极成短促，少时在世，宜修诸善，转至后世便得安乐。云何今者彼诸人等，无有多行孝养父母，乃至不能修持六斋受行八禁守摄身口？此大损减我诸天众，转更增加阿修罗种。』

「诸比丘！若世间人多行孝顺供养父母，尊重沙门及婆罗门，敬事耆旧，敦修礼让，好行布施，乐受六斋，勤崇福业，恒守八禁，如是修行相续不绝。尔时天使，巡察见已，白四王言：『大王当知，世间众人，多有孝顺供养父母，多有恭敬沙门婆罗门及诸尊长，乐行布施，勤修斋戒。』尔时，四大天王，从诸天使闻此语已，心大欢喜踊跃无量，作如是言：『甚善甚善！诸世间人，能如是修极大贤善。何以故？彼诸人等，寿命短少，不久便当移至他世。今者乃能于彼人间孝养父母，奉事沙门及婆罗门，尊敬耆旧，修行礼让，多乐布施，持戒守斋，如是便当增长诸天无量眷属，损减修罗所有种类。』

「诸比丘！何故黑白二月各十四日，是乌晡沙他？诸比丘！此黑白二月十四日时，四大天王，亦各如前召其太子，使下世间观察善恶，善少则愁，善多则喜，具足皆如天使所说，唯以太子自下为异。

「诸比丘！黑白二月各十五日，何故复是乌晡沙他？诸比丘！今日四大天王，自下世间，躬察善恶，知多少已，实时自往诣善法堂诸天聚集议论之处，在其堂前，面向帝释，具说人间善恶多少违顺之事。尔时帝释，若闻人间修福者少，便复惨然怅快不乐，云何如是？天众减少，阿修罗众转更增多。若闻人间如法者多心，则欢喜踊跃无量，作如是言：『我诸天众渐当增长，阿修罗众渐当损耗。』诸比丘！由此六日诸天下观人间善恶，应修斋戒，故名此日为乌晡沙他。

起世经卷第七

起世经卷第八

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等译

三十三天品第八之三

「诸比丘！若复有时，诸外道等，或波利婆罗阇迦，或更余者，来诣汝所，问汝等言：『是诸长老，何因何缘，有一色人，为诸非人之所恐怖？有一色人，不为非人之所恐怖？』彼诸外道，若作是问，汝等应当如是报言：『诸长老等，此有因缘。何以故？于世间中，有一色人，习行非法，内有邪见及颠倒见，彼等专行十不善法、说不善法、念不善法，邪见颠倒，以作如是十不善故，护生诸神，渐渐舍离如是等人，若百若干，唯留一神，愆守护之。如牛群羊群，或百或千，其傍唯置一人守视。此亦如是，以护神少故，恒为非人之所恐怖。有一色人，习行正法，不行邪见，不颠倒见，彼人既行如是十善，正见正语，修善业故，是一一人，皆有无量，若百若干，诸神守视，以是因缘，此人不被非人恐怖。譬如国王、若王大臣，随一一人，则有百千护生诸神之所守护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人间若有如是姓字，非人之中亦有如是一切姓字。诸比丘！人间所有山林川泽、国邑城隍、村坞聚落居住之处，于非人中，亦有如是山林城邑舍宅之名。诸王大臣，坐起处所，诸比丘！一切街衢，四交道中，屈曲巷陌，屠脍之坊，及诸岩窟，并无空虚，皆有众神，及诸非人之所依止；又弃死尸林冢间丘壑，一切恶兽所行之道，悉有非人在中居住；一切林树，高至一寻，围满一尺，即有神祇，在上依住，以为舍宅。」

「诸比丘！一切世间男子女人，从生已后，即有诸神，常随逐行，不曾舍离，唯习行诸恶，及命欲终时，方乃舍去，如前所说。」

「诸比丘！阎浮提洲，有五种事，胜瞿陀尼。何等为五？一者勇健、二者正念、三者佛出世处、四者是修业地、五者行梵行处。瞿陀尼洲，有三种事，胜阎浮提。何等为三？一者饶牛、二者饶羊、三者饶摩尼宝。阎浮提有五种事，胜弗婆提，略说如前。弗婆提洲，有三种事，胜阎浮提。何等为三？一者洲最宽大、二者普含诸渚、三者洲甚胜妙。阎浮提洲，有五种事，胜鬘单越，如上所说。鬘单越洲，有三种事，胜阎浮提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彼人无我我所、二者寿命最长、三者彼人有胜上行。阎浮提洲，有五种事，胜阎摩世，亦如上说。阎摩世中，有三种事，胜阎浮提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寿命长、二者身形大、三者有自然衣食。阎浮提人，有五种事，胜一切龙、金翅鸟等，如前所说。诸龙及金翅鸟，有三种事，胜阎浮提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寿命长、二者身形大、三者宫殿宽博。阎浮提中，有五种事，胜阿修罗，如前所说。阿修罗中，有三种事，胜阎浮提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寿命长、二者形色胜、三者受乐多，如是三事，最为殊胜。」

「诸比丘！四天王天，有三事胜：一者宫殿高、二者宫殿妙、三者宫殿有胜光明。三十三天、有三事胜。何等为三？一者长寿、二者色胜、三者多乐。如是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、魔身天等，应知皆有三种胜事，如三十三天胜阎浮提中所说。阎浮提洲，有五种事，胜诸天龙，如上所说。汝等应知。」

「诸比丘！于三界中，有三十八种众生种类。何等名为三十八种？诸比丘！欲界中有十二种，色界中有二十二种，无色界中复有四种。诸比丘！何者欲界十二种类？谓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、人、阿修罗、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、魔身天等，此名十二。何者色界二十二种？谓梵身天、梵辅天、梵众天、大梵天、光天、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光音天、净天、少净天、无量净天、遍净天、广天、少广天、无量广天、广果天、无想天、无烦天、无恼天、善见天、善现天、阿迦膩咤天等，此等名为二十二种。无色界中，有四种者，谓空无边天、识无边天、无所有天、非想非非想天，此名四种。」

「诸比丘！于世间中有四种云，谓白云、黑云、赤云、黄云。诸比丘！此四云中，若白色者，多有地界；若黑色者，多有水界；若赤色者，多有火界；若黄色者，多有风界；汝等应当如是识知。」

「诸比丘！世间复有四种大神。何等为四？所谓地大大神、水大大神、火大大神、风大大神。诸比丘！曾于一时，地大大神，发是恶见，心自念言：『于地界中，无水、火、风界。』诸比丘！我于尔时，诣彼神所，而告之言：『大神！汝心实有如是恶见，云地界中无水、火、风三大界也？』彼答我言：『实尔。世尊！』我复告言：『大神！汝今莫起如是恶见。何以故？此地界中，实皆具有水、火、风界，但于其中，地界偏多，以是因缘，得地大名。』诸比丘！我能知彼地大大神发如是念，断其恶见，令生欢喜，于诸垢中得法眼净，证果觉道，无有结惑，度疑彼岸，无复烦恼，不随他教，随顺法行。而白我言：『大德世尊！我今归依佛、归依法、归依僧。大德世尊！我从今后，常当奉持优婆夷戒，乃至命尽，更不杀盗及非法等，归佛法僧，清净护持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复于一时，水大大神，生于恶见，亦如是念：『于水界中，无有地界、火界、风界。』我知其意，往诣彼所，而问之言：『汝实尔不？』答言：『实尔。』我复告言：『汝今莫作如是恶见，此水界中，具有地界及

火、风界，以偏多故，得水界名。』如是乃至火神、风神，俱有此见，佛既知己，悉往诘问，并答佛言：『实尔世尊。』佛开其意，皆得悟解，归依三宝，悉随顺行，略说如前。地大大神，断除疑惑，来诣我所。诸比丘！此等名为四大大神。

「诸比丘！世间有云，从地上升在虚空中，或有至一俱卢奢住，或二或三俱卢奢住，乃至六七俱卢奢住。诸比丘！或复有云，上虚空中一由旬住，或二三四五六七由旬住。诸比丘！或复有云，上虚空中百由旬住，乃至二三四五六七由旬住。或复有云，从地上空千由旬住，二三四五六七千由旬住，乃至劫尽。诸比丘！或时外道波利婆罗阇迦，来诣汝所，作如是问：『诸长老等，何因缘故，虚空云中有是音声？』汝诸比丘！应如是答：『有三因缘，更相触故，于云聚中，有音声出。何者为三？诸长老等，或复一时，云中风界，与其地界相触着故，便有声出。所以者何？譬如树枝相揩相磨即有火出。如是如是，诸长老等，此是第一出声因缘。复次，长老，或于一时，云中风界，与彼水界相触着故，即便出声，亦如上说，此是第二出声因缘。复次，长老，或于一时，云中风界，与彼火界相触着故，即便出声，略说乃至譬如两树相揩火出，此是第三出声因缘。』应如是答。诸比丘！亦应如是广分别知。

「诸比丘！或时外道波利婆罗阇迦，来诣汝所，作如是问：『诸长老等，何因缘故，虚空云中，忽生电光？』诸比丘！汝等应当作如是答：『诸长老等，有二因缘，虚空云中，出生电光。何等为二？一者东方有电，名曰亢厚，南方有电，名曰顺流，西方有电，名曰堕光明，北方有电，名曰百生树。诸长老等，或有一时，东方所出亢厚大电，与彼西方堕光明电，相触相对相磨相打，以如是故，从彼虚空云聚之中，出生大明，名曰电光，此是第一电光因缘。复次，诸长老等，二者或复南方顺流大电，与彼北方百生大电，相触相对相磨相打，以如是故，出生电光，譬如两木风吹相着，忽然火出，还归本处，此是第二电光因缘，从云聚中有光明出。』

「诸比丘！于虚空中，有五因缘，能障碍雨，令占候师不测不知，增长迷惑，记天必雨而更不雨。何者为五？诸比丘！或有一时，于虚空中云兴雷动，作伽茶伽茶、瞿厨瞿厨等声，或出电光，或复有风吹冷气至，如是种种，皆是雨相。诸占察人及天文师等，悉克此时，必当降雨。尔时，罗睺罗阿修罗王，从其宫出，便以两手，撮彼雨云，掷置海中。诸比丘！此是第一雨障因缘。而天文师及占候者，不见不知，心生疑惑，记天必雨而竟不雨。

「诸比丘！或复有时，虚空起云，云中亦作伽荼伽荼等声，亦出电光，亦复有风吹冷气来。时，天文师及占候者，见是相已，克天此时必当降雨。尔时，火界增上力生，即于其时，云自烧灭，此名第二雨障因缘。彼天文师及占候者，不见不知，心生迷惑，记天必雨而遂不雨。

「诸比丘！或复有时，虚空起云，云中亦作伽荼伽荼等声，亦出电光，亦复有风吹冷气来。时，天文人及占候者，见是相已，记天此时必当作雨。时以风界增上力生，则能吹云，掷置于彼伽陵伽磧中，或复掷置坛荼迦磧中，或复掷置摩登伽磧中，或复掷置诸旷野中，或复掷置摩连那磧地，此名第三雨障因缘。彼天文人及占候者，不见不知，心生迷惑，记天必雨而遂不雨。

「诸比丘！或复有时，虚空起云，于彼云中，亦作伽荼伽荼等声，亦出电光，及有风起吹冷气来。诸占候者，记天必雨。然行雨诸神，有时放逸，以放逸故，彼云不得依时降雨，既不时雨，云自消散，此是第四雨障因缘。以是义故，诸天文人，心生迷惑，记天必雨而遂不雨。

「诸比丘！或复有时，空中起云，云中亦作伽荼伽荼等声，出大电光，吹冷气来。诸天文人，记必当雨。然此阎浮一切人民，其中多有不如法行，耽乐诸欲，慳贪嫉妬，邪见所缠，彼诸人等，以恶行故，习非法故，乐着欲故，贪嫉竞故，天则不雨。诸比丘！此名第五雨障因缘。诸天文人及占候者，不见不知，心生迷惑，记天必雨而遂不雨。诸比丘！是名五种雨障因缘。」此中有优陀那偈：

花法色寿命，	衣服及卖买，
嫁聚三摩提，	并四种饮食。
二行晡沙他，	上下名三界，
云色诸天等，	俱卢舍鸣电。

起世经鬪战品第九

「诸比丘！我念往昔，有时诸天与阿修罗起大鬪战。尔时，帝释告其所领三十三天言：『诸仁者，汝等诸天，若与修罗共为战鬪，宜好庄严善持器仗。若诸天胜，修罗不如，汝等可共生捉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以五系缚之，将到善法堂前诸天会处。』三十三天闻帝释命，依教奉行。尔时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亦复如是告诸修罗言：『若诸天众共阿修罗鬪战之时，天若不如，即当生捉帝释天王，以五系缚之，将诣诸阿修罗七头会处，立置我

前。』诸修罗众，亦受教行。诸比丘！当于彼时，帝释天王，战鬪得胜，即便生捉阿修罗王，以五系缚之，将诣善法堂前诸天集处，向帝释立。尔时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若作是念：『愿诸修罗各自安善，我今不用诸阿修罗。我当在此，与三十三天一处共居，同受娱乐，甚适我意。』其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兴此念时，即见自身，五缚悉解，诸天种种五欲功德，皆现其前。或复有时，作如是念：『我今不用三十三天，愿诸天等，各自安善。我愿还归阿修罗宫。』起此念时，其身五系，即还缚之，五欲功德，忽即散灭。

「诸比丘！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有如是等微细结缚，诸魔结缚复细于此。所以者何？诸比丘！邪思惟时，即被结缚；正忆念时，即便解脱。何以故？诸比丘！思惟有我，是为邪思；思惟无我，亦是邪思；乃至思惟我是有常、我是无常、有色无色、有想无想，及非有想非无想等，并是邪思。诸比丘！此邪思惟，是痈是疮，犹如毒箭。其中若有多闻圣达智能之人，知是邪思如病、如疮、如痈、如箭，如是念已，系心正忆，不随心行，令心不动，多所利益。诸比丘！若念有我，则是邪念，则是有为，则是戏论；若念无我，亦是戏论，乃至有色无色、有想无想、非有想非无想，悉是戏论。诸比丘！所有戏论，皆悉是病，如痈如疮，犹如毒箭。其中所有多闻圣达智能之人，知此戏论诸过患已，乐无戏论，守心寂静，多所修行。

「诸比丘！我念往昔，有释天王，与阿修罗欲兴战鬪。时，天帝释告其四面三十三天，作如是言：『诸仁者，宜善庄严身及器仗，今诸修罗欲来战鬪。若诸天胜，可生捉取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以五系缚之，将诣诸天善法堂前集会之处，令其见我。』时，三十三天受帝释命，依教奉行。阿修罗王，亦如是教。诸比丘！当尔战时，诸天得胜，即以五系缚阿修罗王，将诣善法堂前。尔时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既被五系，在天众前，见天帝释，入善法堂就座而坐，即出恶言，种种骂詈毁辱天主。时，天帝释有执御者，名摩多离，见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对众恶言，毁骂天主，即便以偈白帝释言：

「『帝释天王为羞畏， 为无势力故怀忍，
 闻如是等麤恶骂， 含受耐之都不言。』

「尔时，帝释，还以偈答摩多离言：

「『我非羞畏故怀忍， 亦非无力于修罗，
 谁能如我神策谋， 岂得同于彼无智？』

「时，摩多离，复更以偈白天主言：

「『若不严加重诃责， 愚痴炽盛转更增，
若当折伏无智人， 犹如畏杖牛奔走。
今若纵之令得乐， 至其本处更自高，
是故明智当以威， 示现勇健制愚駮。』

「尔时，帝释，复以偈答摩多离言：

「『如此等事我久知， 为伏众人愚痴故，
彼以瞋嫌而骂詈， 我闻堪忍自制心。』

「时，摩多离，更复以偈白帝释言：

「『帝释天王愿善思， 如是含忍有一患，
彼愚痴者作是骂， 谓生怯畏不敢酬。』

「尔时，帝释，重复偈答摩多离言：

「『彼愚痴辈随其意， 谓我畏之而默然，
若求益身永利安， 宜于彼等常怀忍。
如我意者见彼骂， 不应于瞋复起瞋，
若于瞋处报以瞋， 如是战鬪难得胜。
若为他人所娆恼， 有志能忍极为难，
当知此忍为强力， 如是忍者应赞美。
若我若他凡起心， 皆求远离大畏处，
他人既已瞋骂我， 不应于彼复起怨。
若于自己若他人， 二处皆应作利益，
既知已被他瞋骂， 当使自瞋转得消。
如是二处利益心， 若自若他皆成就，
彼人意念是愚痴， 此皆因于不知法。
若有大力诸丈夫， 能为无力故含忍，
于无力人忍不瞋， 如是忍者他所赞。
彼人无有智慧力， 唯以愚痴力为力，
愚痴心故弃舍法， 如是等人无正行。
彼以愚痴求我胜， 瞋恚骂詈出麤言，

能忍彼恶则常胜， 是忍增上难具说。
胜人出语畏不论， 于等恐生怨故忍，
闻下人言能忍者， 此忍为诸智所赞。』

「诸比丘！汝等当知，尔时帝释则我身是。我于彼时，身作三十三天王，自在治化，受胜福报，纵任快乐而常怀忍，亦赞叹忍，乐行调柔，无复瞋恚，亦恒赞叹无瞋恚者。诸比丘！汝等自说，于修行中，有信解心，舍俗出家，精勤不懈。汝等若欲于余众生，身行忍辱，赞叹忍辱，调顺慈悲，常行安乐，灭除瞋恚赞不瞋者，汝亦应作如是修学。」

「诸比丘！我念往昔，诸天众等与阿修罗，各严器仗欲与鬪战。尔时，帝释告天众言：『诸仁者！若阿修罗与诸天鬪，天得胜时，汝等可以五系缚之。』如前所说，诸天奉教。阿修罗王，亦复如是，勅其军众。诸比丘！尔时鬪战，阿修罗胜，帝释天王不如退还。是时馭者，回千辐轮贤调御车，欲向天宫。有一居咤奢摩梨树，金翅鸟王巢于其上，已生诸卵。帝释见已，告摩多离执馭者言：

「『树上有卵摩多离， 为我回辕远避护，
宁为修罗失身命， 勿令毁破此鸟巢。』」

「时，摩多离善执馭者，闻释天王如是勅已，即便右回天千辐轮贤调御车，还复直指阿修罗宫。诸比丘！尔时，诸阿修罗众见帝释车忽然回还，咸谓帝释别有奇策，更来合战；阿修罗众，因即大退，各趣本宫。诸比丘！尔时，帝释以慈因缘，诸天还胜，修罗不如。诸比丘！欲知尔时天帝释者，即我身是。诸比丘！我于尔时，为大天主王，领三十三天，自在治化，受胜福报，犹能怜愍一切众生，为其寿命而作利益，起慈悲心。汝等比丘，以信舍家，应当利益一切众生。」

「诸比丘！我忆往昔，天、阿修罗欲共战鬪。尔时，帝释告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言：『仁者！我等且摄种种器仗。天及修罗，其中各有明智能者，彼悉能知我等二家所说法义，若善若恶，但以善言长者取胜。』于是天主与阿修罗相推前说。尔时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即便在先，向天帝释而说偈言：

「『愚痴猛盛者， 必须重诃责，
折伏于无智， 犹牛畏鞭走。』」

愚痴无有智， 所在难调制，
是故用严杖， 速断其痴慢。』

「尔时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向天帝释说此偈已，阿修罗众并诸眷属，皆大欢喜，称叹踊跃；帝释诸天及其眷属，默然而住。尔时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告帝释言：『汝大天王！便可说偈。』尔时，天王，向阿修罗而说偈言：

「『我明见此事， 不欲共痴同，
愚者自起瞋， 智者谁与诤？』

「尔时，帝释天王说此偈已，三十三天并诸眷属，皆亦称叹，踊跃欢喜；诸阿修罗及其眷属，默然而住。

「尔时，帝释，告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言：『仁者！更说善言。』时，阿修罗，复向天主说如是偈：

「『寂然忍辱意， 帝释我亦知，
愚痴若胜时， 言我畏故忍。』

「尔时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说此偈已，诸阿修罗及其眷属，皆悉踊跃，称叹欢喜；帝释诸天并其眷属，默然而住。时，阿修罗王，亦告帝释言：『仁者天主！可更辩说如法善言。』尔时，天帝释向阿修罗众。复说偈言：

「『愚者自随意， 谓忍为畏彼，
以此求自益， 于彼则无利。
我谓彼作恶， 不应瞋其瞋，
于瞋能默然， 此鬪则常胜。
若为他所恼， 有力能忍之，
当知此忍者， 忍中最为上。
无问自与他， 皆求离畏处，
若知他嫌己， 于彼不应瞋。
二处作利益， 所谓若自他，
他若瞋骂者， 自瞋能消灭。
若自若于他， 二皆成其利，
他意念愚痴， 斯由不知法。』

若有强力人，	为彼无力忍，
此忍为最胜，	余忍更无过。
彼无智慧性，	惟有愚痴力，
愚痴舍法故，	自然失正行。
愚痴自矜胜，	瞋恚出恶言，
若能忍其恼，	此则常有胜。
胜者畏而忍，	等者恐生怨，
于下能忍之，	斯忍智所赞。』

「尔时，帝释天王说此偈已，三十三天及诸眷属，称叹欢喜，踊跃无量；阿修罗众，咸各默然。时，诸天中有智慧者，阿修罗中有智慧者，各集一处，皆共量议此等诸偈，详审思念，观察推寻，同称赞已，作如是言：『诸仁者等，今天帝释善说言义，其所治化，一切无有刀杖鞭撻，亦无诤鬪毁辱怨讎，亦无言讼及求报。复于生死中，有所厌患，求离于欲，为寂灭故、为寂静故、为得神通故、为得沙门果故、为成就正觉得涅槃故。诸仁者，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说之偈，无有如是善妙之语。彼等一切，唯有刀杖鞭打楚毒毁、辱诤鬪、言讼怨讎求于报复，长养生死无有厌患，贪着诸欲。不念寂静寂灭之行，不怖神通及沙门果，不求正觉及大涅槃。诸仁者，帝释天王所说之偈，名为善说；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说之偈，非是善说。诸仁者，帝释天王所说之偈，善说善说；毘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说之偈，非是善说非是善说。』诸比丘！汝等应知，尔时帝释即我身是。诸比丘！我于彼时，为忉利天王，自在治化，受于福乐，尚说善言，以为战具，由善言故，鬪战常胜。汝等比丘，既能于我善说教中，净心离俗，舍家出家，修精进行。汝等若求善说恶说于教法中，欲取义者，应如是知。」

「诸比丘！我念往昔，诸天王等，与阿修罗共相战鬪。时，释天王摧破修罗，战既胜已，造立胜殿，东西五百由旬，南北二百五十由旬。诸比丘！胜殿之外，有一百却敌。一一敌间，各有七楼，皆七宝成。一一楼内，各置七房。一一房中，安施七榻。一一榻上，有七玉女。一一玉女，复各别有七女为侍。帝释天王，与诸玉女并侍女等，更无所为唯受胜乐。所须食饮香花服玩一切乐具，皆随往业，受其福报。诸比丘！三千大千世界之内，所有天宫，更无有此帝释天王胜殿比类。」

「尔时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作如是念：『我有如是威神神力，日月宫殿及三十三天，虽在我上运转周行，我力能取以为耳珰，处处游行不为妨」

碍。』曾于一时，罗睺罗阿修罗王，内心瞋忿，炽盛烦毒，意不欢喜，便念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。尔时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即作是念：『罗睺罗阿修罗王，今念于我。』便复自念其所统领小阿修罗王及诸眷属小阿修罗等。时，彼小王及诸修罗，知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念已，即各严备种种器仗，往诣其所，到已在前，默然而住。尔时，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，自服铠甲，持仗严驾，与其小王并诸军众，前后围遶，往诣罗睺罗阿修罗王所。时，罗睺罗阿修罗王，复念踊跃、幻化二阿修罗王。尔时二王知其念已，还如鞞摩质多罗阿修罗王所念，念其小王并诸所部，亦各知己，严备器仗，向其王所，到已皆共来诣罗睺罗阿修罗王处。尔时，罗睺罗阿修罗王，自服种种严身器仗，与鞞摩质多罗、踊跃、幻化三阿修罗王，并彼三王小王眷属，前后围遶，从阿修罗城，导从而出，欲共忉利诸天兴大战鬪。

「尔时，难陀、优波难陀二大龙王，从其宫出，各各以身遶须弥山，周回七匝，一时动之，动已复动，大动遍动，震已复震，大震遍震，涌已复涌，大涌遍涌，以尾打海，令一段水上于虚空，在须弥顶上。诸比丘！即于是时，天主帝释告诸天众，作如是言：『汝等诸仁，见此大地如是动不？空中爇燄，犹如云雨，又似重雾，我今定知，诸阿修罗欲与天鬪。』于是海内所住诸龙，各从自宫，持种种仗，严备而出，当阿修罗前，与其战鬪。胜则逐退，直至其宫；若其不如，恐怖背走。复共往见地居夜叉，到已告言：『汝等当知，诸阿修罗欲与天鬪，汝等今可共我诣彼相助打破。』夜叉闻已，复严器仗，与龙相随，共修罗战。胜则逐之；不如便退，恐怖而走。复共往见钵手夜叉，到已告言：『钵手夜叉，仁等知不？诸阿修罗欲与天鬪。汝等可来共我相助，逆往打之。』钵手闻已，亦严器仗，相随而去，乃至退走。复共往告持鬘夜叉，具说如前退走。往告常醉夜叉，亦复严仗，共持鬘等，并力合鬪。若得胜者，逐到其宫；若不如者，恐怖退走。复共往见四大天王，到已咨白四天王言：『四王当知，诸阿修罗，今者欲来与诸天鬪，王等应当与我相助打令破散。』时，四天王，闻常醉言，即各严持种种器仗，驾馭而往，乃至退走，不能降伏。是时，四王便共上升诣善法堂诸天集会议论之处，启白帝释，说如是言：『天王当知，诸阿修罗，今者聚集欲与天鬪，宜应往彼与其合战。』时，天帝释从四天王闻是语已，开意许之，即召一天摩那婆告言：『汝天子来，汝今可往须夜摩天、珊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至已为我白诸天王，作如是言：「仁等诸天，自当知之，今阿修罗欲与天鬪。仁等天王，宜应相助俱诣其所与其战鬪。」』时，摩那婆闻释语已，即便往诣须夜摩天，具白是事。

「尔时，须夜摩天王，从释天使摩那婆所，闻是语已，即起心念须夜摩中一切天众。时，彼天众，知其天王心所念已，各严种种铠甲器仗，乘彼天中种种骑乘，并共来诣彼天王所，到已在前，俨然而立。时，须夜摩天王，亦自身着天中种种宝庄严铠，持众宝仗，与其无量百千万数诸天子俱，围遶来下，至须弥山王顶上，在山东面，竖纯青色难降伏幡，依峯而立。尔时，天使摩那婆复更上诣兜率陀天，到已还白兜率天王，作如是言：『天王当知，帝释天王有如是启：「诸阿修罗，欲共天鬪。唯愿诸天咸来相助，并力鬪战，令其退走。」』兜率陀天、闻是语已，即自念其诸天大众。彼天知己，悉来集会大天王所，到已即各严持器仗，乘诸骑乘，相率来下，与无量百千万众，一时云集须弥山顶，在其南面，竖纯黄色难降伏幡，依峯而立。」

「尔时，天使摩那婆，复更往诣化乐天中，白彼天言：『天王当知，帝释使来，有如是语：「诸阿修罗，欲共天鬪。」』具说如前，乃至彼天，与其无量百千万数诸天子众，各严器仗，乘种种乘，咸共来下，至须弥山顶，在其西面，竖纯赤色难降伏幡，依峯而立。如是上白他化自在天王，亦如前说。时，彼天众，严持器仗，倍化乐天，与其无量百天子、无量千天子、无量百千天子，围遶来下，至须弥山，在其北面，竖纯白色难降伏幡，依峯而立。」

「尔时，帝释见上诸天并皆云集，复起心念虚空夜叉。尔时，虚空诸夜叉众咸作是言：『帝释天王，意念我等。』如是知己，即相诫勅，着甲持仗，庄严身具，皆各服之，乘种种乘，诣帝释前，一面而立。时，天帝释又复念其诸小天王并三十三天所有眷属。如是念时，并各着铠甲，严持器仗，乘种种乘，诣天王前。于是帝释，自着种种铠甲器仗，乘种种乘，与空夜叉及诸小王三十三天，前后围遶，从天宫出，欲共修罗兴大战鬪。」

「诸比丘！是诸天众，与阿修罗战鬪之时，有如是等诸色器仗，所谓刀箭[矛*赞]楛、椎杵金刚、铍箭面箭、凿箭镞箭、犄齿箭迦陵伽叶镞箭、微细镞箭努箭，如是等器，杂色可爱，皆是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珠、[王*车]璩玛瑙等七宝所成。以此刀仗，遥掷阿修罗身，莫不洞彻，而不为害，于其身上，亦复不见疮痕之迹，唯以触因缘故受于苦痛。诸比丘！诸阿修罗所有器仗，与天鬪时，色类相似，亦是七宝之所成就，穿诸天身，亦皆彻过，而无瘢痕，唯以触因缘故，受于痛苦。诸比丘！欲界诸天与阿修罗战鬪之时，尚有如是种种器仗，况复世间诸人器仗。」

起世经卷第八

起世经卷第九

隋天竺三藏阁那崛多等译

劫住品第十

「诸比丘！世间别有三种中劫。何等为三？一者刀兵、二者饥馑、三者疾疫。云何名为刀兵中劫？诸比丘！刀兵劫者，尔时众人，无有正行，不如法说，邪见颠倒，具足同行十不善业。是时众生唯寿十岁。诸比丘！其人如是寿十岁时，女生五月，即便行嫁，犹如今日年十五六，嫁向夫家。今时地力所生酥油、生酥石蜜、沙糖粳米，至于彼时，一切灭没，不复出现。又彼人民寿十岁时，纯以毳羊毛褐为衣，犹如今日迦尸迦娇奢耶衣、刍摩缁衣、度究逻衣、句路摩娑衣、劫贝衣、甘婆罗宝衣，最为胜妙，彼毛褐衣，亦复如是。当于尔时，唯食稗子，犹如今人食粳米等，以为美食。又为父母之所怜爱，愿其十岁，以为上寿，亦如今人愿寿百岁。诸比丘！彼十岁时，所有众生不孝父母、不敬沙门及婆罗门、不敬耆旧，然亦得他供养承事赞叹尊重，犹如今时行法教人，名誉无异。何以故？其业尔故。又诸比丘！十岁时人，无有善名，亦不修行十善业道，一切多行不善之业。众生相见，各生毒害杀戮之心，无慈愍意，如今猎师在空山泽见诸禽兽，唯起毒害屠杀之心。又诸比丘！当于彼时，一切人民严身之具，皆是刀仗，亦如今人花鬘耳珰、颈瓔臂钏、指环钗镊，以庄严身；彼用刀仗，亦复如是。又诸比丘！当于彼时，中劫将末，七日之内，一切人民，手所当触，若草若木，土~~块~~瓦石，悉成刀仗，其锋甚利，胜人所造，各各竞捉，共相屠害，七日之间，相杀略尽，因此命终，并堕恶趣，受地狱苦。何以故？以其相向各生杀心浊心、恶心无利益心、无慈悲心无净心故。诸比丘！此等名为刀仗中劫。

「诸比丘！云何名为饥馑中劫？诸比丘！饥馑劫时，一切人民，无有法行，邪见颠倒，具足皆行十不善业。以是因缘天不降雨，以无雨故，世便饥馑，无复种子，白骨为业，诸皮活命。云何名为白骨为业？诸比丘！饥馑之时，彼诸人民，若于四衢，若于街巷城郭行路，处处悉往，收拾白骨，水煎取汁，饮以活命，是故名为白骨为业。云何名为诸皮活命？诸比丘！饥馑劫时，彼诸人民，以饥急故，取诸树皮，煮饮其汁，以自活命，是故名为诸皮活命。诸比丘！彼时众生，饥饿死已，皆当下生恶趣之中，所谓堕在阎摩罗

世，受饿鬼身，以彼众生慳贪嫉妬，畏食物尽，争取藏故。诸比丘！此等名为饥馑中劫。

「诸比丘！云何名为疾疫中劫？诸比丘！彼时人民，欲行正法，欲说如法，亦欲行于无颠倒见，亦欲具行十善业道。但于是时，诸如法人，以其过去无十善业胜果报故，遂令非人放其灾气，流行疠疫，致使多人得病命终。诸比丘！又于如是疾疫劫时，更有他方世界无量非人，来为此间一切人民作诸疫病。何以故？以其放逸行非法故。彼诸非人夺其精魂，与其恶触，令心闷乱，其中多有薄福之人，因病命终。譬如国王，若王大臣，守护民故，于其界首，安置戍逻，有时他方盗贼忽来，由彼戍逻不谨慎故、有放逸故，被诸群贼一时诛戮，或灭其家、或破村落、或屠聚邑、或毁国城。如是如是，以放逸故，他方非人来行疾疫，命终皆尽，亦复如是。或复彼时，他方非人，来行疾病。时，诸众生无放逸行，但彼鬼大力强相逼恼，夺其精魂，与其恶触，令心闷乱，于中多有遇病命终。譬如国王或王大臣，为诸聚落作守护故，安置镇防，或于后时，他方劫贼来相侵扰，而是镇防无有放逸，勤谨遮护。但彼贼大力强相逼恼，亦能一时，诛戮诸人，或灭其家村舍聚落，略说如上。如是如是，诸比丘！于疾疫劫，众人遇病，逼切命终，亦复如是。其身死已，皆得上升，生诸天中。所以者何？为彼众人，无相害心、无恼乱心，有利益心慈心净心故，当命终时，又各相问：『汝病可忍，得少损不？颇有脱者、颇有起者、颇有疾病全差者不？』诸比丘！以是因缘得生天上。此等名为疾疫中劫。诸比丘！是名世间三种中劫。」

起世经世住品第十一

「诸比丘！于世界中，有四无量，不可量、不可称、不可思议。若天若人，世中算数，欲取其量，经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，终不能得。何等为四？诸比丘！若世界住，此不可得算计而知，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。诸比丘！若世界住已坏，亦不可得算计而知，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。诸比丘！若世界坏已复起，此亦不可算计而知，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。诸比丘！若世界成已住，此亦不可算计而知，若干年、若干百年、若干千年、若干百千年、若干俱致年、若干百俱致年、若干千俱致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。」

年、若干百千俱致年。诸比丘！此等名为四种无量，不可量、不可称、不可思议。若天若人，无有算计而能数知，若干百千万年、若干百千万俱致年者。

「诸比丘！于此东方所有世界，转住转坏，无有间时，或有转成，或有转坏。诸比丘！南西北方，所有世界，转成转住转坏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如五段轮，除其轴已，旋转不住，无暂闲时，略说世界，亦复如是。又如夏雨，其滴羸大，相续下注，亦无休閒。如是东方、南西北方成住坏转，无停住时，亦复如是。

「诸比丘！于其中间，复有三灾。何等为三？一者火灾、二者水灾、三者风灾。于火灾时，光音诸天首免其灾；水灾之时，遍净诸天首免其灾；风灾之时，广果诸天首免其灾。云何火灾？诸比丘！火灾起时，诸众生等，皆有善行，所说如法，正见成就，无有颠倒，具足修行十善业道，无觉观禅，不用功修，自然而得。时彼众生，以神通力，住于虚空，住诸仙道，住诸天道，住梵行道，如是住已，受第二禅无觉观乐。如是证知，成就具足，身坏即生光音天中。地狱众生、畜生众生，阎摩罗世、阿修罗世、四天王世、三十三天、须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及魔身天，乃至梵世一切众生，于人间生，悉皆成就无觉无观，快乐证知，身坏即生光音天处，一切六道皆悉断绝，此则名为世间转尽。

「诸比丘！云何世间住已转坏。诸比丘！当于彼时，无量时长远时，天下亢旱无复雨泽，所有草木，一切干枯，无复遗余。譬如苇荻乘青刈之，不得雨水，干枯朽坏，无复遗余。如是如是，诸比丘！天久不雨，一切草木，悉皆干枯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诸行亦尔，一切无常，不久住、不坚牢、不自在，破坏之法，应当厌离，速求解脱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尔时有迦梨迦大风，吹八万四千由旬大海之水，皆令四散，于下即有日大宫殿，便吹一日，出在海上，置于须弥山王半腹之间，去地四万二千由旬日行道中。诸比丘！此名世间第二日出世间。诸小陂池沟河，一切干竭，无复遗余。诸比丘！一切诸行，悉皆无常，略说如上，当求免脱。复次，诸比丘！略说如前，迦梨迦风吹大海水，复出日宫殿，置日道中，是名世间第三日出世间。所有大陂大池、大沟大河，及恒河等，一切诸河，悉皆干竭，无复遗余。诸行亦尔，一切无常。如是次第，世间复有第四日出。尔时，一切大水大池，所谓善现大池、阿那婆达多大池、曼陀祇尼大

池、蛇满大池等，悉皆干竭，无复遗余。诸行亦尔，一切无常。如是次第，世间复有第五日出，当于是时，此大海水，渐渐干竭，初少减损，如齐脚踝，乃至转减，如至脚膝，乃至半身，乃至一身，二三四五六七人身，齐此干竭。诸比丘！五日出时，大海之水，渐更损减半多罗树，乃至一多罗树，或二三四五六七多罗树，渐复乃至半俱卢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俱卢奢，减损干竭乃至半由旬，一由旬，二三四五六七由旬，以渐而减，乃至一百由旬，二百由旬，三四五六七由旬，以渐而减。诸比丘！五日出时，大海之水，渐复损减一千由旬，二千由旬，乃至三四五六七千由旬。诸比丘！当于世间五日出时，彼大海水，所余残者，略说乃至，七千由旬，或至六千五四三二一千由旬，如是乃至七百由旬，六百由旬，五四三二一百由旬，余水残在，如是乃至或七由旬，或六由旬，五四三二一由旬在，或复减至七俱卢奢，六拘卢奢，五四三二一俱卢奢，余水残在。诸比丘！于世间中，五日出时，彼大海水，余残在者，深七多罗树，或六多罗树，五四三二一多罗树；或复余水，深如七人，或如六人，五四三二一，或复一人，乃至半人，或膝已下，或至于踝，水残齐此。又五日出时，于大海中，或时少分有余残水，如秋雨时，牛迹之中，少分有水。如是如是，五日出时，大海之中，少水亦尔。又诸比丘！五日出时，彼大海中，于一切处，乃至干竭，无复余水，如涂脂者。诸比丘！一切诸行，亦复如是，无常不久，须臾暂时，略说乃至可厌可离，应求免脱。

〔复次，诸比丘！略说如前，乃至六日出现世时，彼四大洲，及八万四千小洲，一切大山乃至须弥山王，并皆烟起，起已复起，犹如瓦师烧器物时，器上火焰一时俱起，起已复起，其火遂盛，充塞遍满。如是如是，彼四大洲，及诸大山，烟起猛壮，亦复如是，略说乃至诸行无常，应求免脱。〕

〔复次，诸比丘！略说如前，七日出时，彼四大洲，及八万四千小洲，一切大山乃至须弥山王，普皆洞然，地下水际，亦悉干竭。水聚既尽，风聚亦消，如是火焰炽盛之时，须弥山王顶际上分，七百由旬，一时崩落，其火转炽，风吹上烧梵天宫殿，唯不能至光音天中。尔时，彼天所有后生光音天子，未知世间劫有转坏，转坏已成，及转住故，皆生恐怖，惊愕颤悚，咸相谓言：『将无火焰延来烧此光音宫殿？』是时彼中旧住光音诸天子辈，善知世间劫坏成住，慰喻后生诸天子言：『汝诸仁等，莫惊莫畏！汝诸仁等，莫惊莫畏！所以者何？诸仁当知，昔有光焰亦至于此。』时，诸天众闻此语已，即便忆念往昔火光，忆念彼光不离于心，故得此名，所谓光天。彼火如

是，极大炽燃猛焰洪赫，焚其灰烬，无复遗余，而可记识。诸比丘！诸行如是，略说乃至可求免脱。

「诸比丘！云何世间坏已复成？诸比丘！尔时复经无量久远不可计数日月时节，起大重云，乃至遍覆梵天世界，既遍覆已，注大洪雨，其滴甚羸，或如车轴，或复如杵，经历多年，百千万年，彼雨水聚，渐渐增长，乃至梵天所住世界，其水遍满。然彼水聚，有四风轮之所住持。何等为四？一名为住，二名安住，三名不堕，四名牢主。时，彼水聚雨断已后，还自退下无量百千万亿由旬。当于尔时，四方一时有大风起，其风名为阿那毘罗，吹彼水聚，波涛沸涌混乱不停，水中自然生大沫聚。时，阿那毘罗大风，吹彼沫聚掷置空中，从上造作诸梵宫殿，微妙可爱，七宝间成，所谓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珠、车璩玛瑙。诸比丘！以此因缘，有斯上妙宫殿墙壁，梵身诸天、世间出生。

「诸比丘！如是作已，彼大水聚，复更退下无量百千万亿由旬，略说如前，四方风起名阿那毘罗，由此大风，吹掷水沫，复成宫殿，名魔身天、墙壁住处，如梵身天无有异也，唯有宝色麤细差降少殊异耳。如是造作他化自在诸天宫殿、化乐诸天宫殿，次后造作删兜率陀诸天宫殿，次造夜摩诸天宫殿，如是次第具足出生，皆如梵身诸天宫殿，但其宝色渐少羸异。诸比丘！时彼水聚，转复减少，乃至退下无量百千万亿由旬，湛然停住。于水聚中，周匝四方，自然起沫，浮在水上，厚六十八亿由旬，周阔无量。譬如泉池及陂泊中，普遍四方，皆有浮沫，弥覆水上，凝然而住。如是如是，诸比丘！彼水聚中，普四方面，浮沫在上，厚六十八亿由旬，周阔无量，亦复如是。

「诸比丘！时阿那毘罗大风吹彼水沫，即复造作须弥山王，次作城郭，杂色可爱，四宝所成，谓金银琉璃颇梨等宝。诸比丘！以此因缘，世间便有须弥山王，出生显现。诸比丘！又于是时，毘罗大风吹彼水沫，于须弥山王上分四方造作山峰，其峰各高七百由旬，杂色殊妙，七宝合成，所谓金银乃至碎璩玛瑙，以是因缘，世间出生四大山峰。彼风如是次第，又吹水上浮沫，为三十三天造作宫殿，次复更于须弥山王东西南北半腹之间，四万二千由旬处所，为四大天王造作宫殿，城壁垣墙，皆是七宝，端严殊妙，杂色可观。如是讫已，尔时彼风又吹水沫，于须弥山王半腹之间，四万二千由旬，为月天子造作宫殿，高大城壁，七宝成就杂色庄严。如是作已，复吹水沫，为日天子，具足造作七大宫殿，城郭楼橹皆七宝成，种种庄严，杂色可观。以是因缘，世间便有七日宫殿，安住现在。又诸比丘！其风吹彼水聚沫，于须弥山

上，更复造作三处城郭，七宝庄严，杂色殊妙，所谓金银乃至砗磲玛瑙等宝，以此因缘，如是城郭世间出生。复次，诸比丘！时阿那毘罗大风，又吹此沫，于海水上，高万由旬，为空居夜叉造颇梨宫殿，城郭楼榭皆亦颇梨。诸比丘！以此因缘，世间便有空居夜叉宫殿城壁，具足出生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时阿那毘罗大风又吹水沫，于须弥山王东西南北，各各去山一千由旬，大海之下造作四面阿修罗城，七宝庄严，微妙可爱，乃至世间，有此四面阿修罗城，如是出生。

「复次，阿那毘罗大风吹彼水沫，掷置须弥山王之外，即于彼处，复造大山，名曰佉提罗迦，其山高广，各四万二千由旬，皆是七宝庄严成就，殊妙可观。诸比丘！以此因缘，世间复有佉提罗迦山，如是出生。

「复次，阿那毘罗大风吹彼水沫，又掷置于佉提罗迦山外，更于彼处造作一山，名曰伊沙陀罗，其山高广各二万一千由旬，杂色可爱，七宝所成，乃至砗磲玛瑙等宝。诸比丘！以此因缘，世间便有伊沙陀罗山，如是出生。复次，阿那毘罗大风吹彼水沫，又更掷置伊沙陀罗山外，亦于彼处造作一山，名曰由干陀罗，其山高广一万二千由旬，杂色可爱，乃至砗磲玛瑙七宝所成。诸比丘！以此因缘，世间便有由干陀罗山王，显现出生。如是次第，作善现山，高广正等六千由旬。次复造作马片头山(旧云半头)，高广正等三千由旬。次复造作尼民陀罗山，高广正等一千二百由旬。次复造作毘那耶迦山，高广正等六百由旬。次复造作斫迦罗山，高广正等三百由旬，杂色可爱，皆是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珠、砗磲玛瑙等，七种妙宝之所成就，具说如上，造佉提罗迦山无有异也。诸比丘！以此因缘，世间便有斫迦罗山等，如是出生。

「复次，阿那毘罗大风吹彼水沫，又散掷置斫迦罗山外，于四方面作四大洲，及八万小洲，并余大山，如是展转，造作成就。诸比丘！以此因缘，世间便有四大洲、八万小洲、诸大山等，次第出现。复次，阿那毘罗大风吹彼水沫，过四大洲、八万小洲、须弥山王并余一切大山之外，周匝安置，名曰大轮围山，高广正等六百八十万亿由旬，牢固真实，金刚所成，难可破坏。诸比丘！以是因缘，大轮围山，世间出现。

「复次，阿那毘罗大风吹掘大地，渐渐深入，乃于其中，置大水聚，湛然停积。诸比丘！以此因缘，于世间中复有大海，如是出生。复何因缘此大海水，如是咸苦不堪饮食？诸比丘！当知此事有三因缘。何等为三？一者从火灾后，经无量时长远时，起大重云，弥覆凝住，乃至梵天，然后降雨，其滴

甚大，广说如前。彼大雨汁，洗梵身天一切宫殿，次复遍洗魔天宫殿、他化自在天宫殿、化乐天宫殿、兜率陀天宫殿、夜摩天宫殿，洗已复洗，如是大洗，洗彼宫时，所有咸辛苦味，悉皆流下。次复遍洗须弥山王及四大洲、八万小洲、诸余大山、轮围山等，如是洗时，浸渍流荡，其中所有咸辛苦味，一时并下入大海中。诸比丘！此第一因缘，令大海水咸不堪食。复次，此大海水，为诸大神大身众生之所居住。何者大身？所谓鱼鳖虬獭、鼃鼃虾蟃、宫毘罗、低摩耶、低寐弥罗、低寐兜罗、兜罗祁罗等，其中或有百由旬身，二百由旬，三四五六七百由旬，有如是等大身众生，在其中住。彼之所有屎尿流出，皆在海中，以是因缘，其水咸苦，不堪饮食。诸比丘！此为第二咸苦因缘。复次，此大海水，古昔诸仙曾所祝故。诸仙祝言：『愿汝成盐味不堪饮，愿汝成盐味不堪饮。』诸比丘！此是第三咸苦因缘，令大海水咸不堪饮。

「复次，有何因缘，大热沃焦世间出也？诸比丘！当此世界劫初转时始成就时，阿那毘罗大风吹彼日天六大宫殿，悉皆置于大海水下，所安置处，其地分中，彼大水聚，并即消尽，不得流泛。诸比丘！以此因缘，世间有是大热沃焦，示现出生，是名世间转坏已住。

「复次，何名世间转坏成住？诸比丘！犹如今者，世间成已，如是住立，而有火灾。云何复有水灾出也？诸比丘！水灾劫时，一切人民，有如法行，说如法语，正见成就，无有颠倒，持十善行，彼诸人等，当得无喜第三禅处，不劳功力，无有疲倦，自然得之。时，彼众生得住虚空诸仙诸天梵行道中，得住中已离喜快乐，即自称言：『诸仁者，快乐快乐，此第三禅如是快乐。』尔时，彼处一切众生皆共问此得禅众生，彼便答言：『善哉仁者，此是无喜第三禅道，应如是知。』彼诸众生既得知已，便复成就如是无喜第三禅道，成就已证，证已思惟，思惟已住，身坏命终生遍净天。如是下从地狱、阎摩罗世、阿修罗世、四天王天，乃至梵世、光音诸天，自此已下，一切众生、一切处、一切有，皆悉断尽。诸比丘！是名世转。

「复次，云何世间转已而坏？诸比丘！经无量久远三摩耶时，大云遍覆，乃至充满光音诸天。自是已下雨沸灰水，无量多年，略说乃至百千亿年。诸比丘！彼沸灰水雨下之时，消光音天所有宫殿悉皆灭尽，无有形相微尘影像可得识知。譬如以酥掷置火中，消燃都尽，无有形相可得验知。如是如是，彼沸灰水雨下之时，消光音天诸宫殿等，亦复如是无相可知。诸比丘！诸行无常，破坏离散，流转磨灭，须臾不停，亦复如是，可厌可患，应求免脱。诸

比丘！如是梵身诸天、魔身、化乐、他化自在、兜率、夜摩诸宫殿等，为沸灰雨浇洗消灭，略说同前，如酥投火融消散失无有形相，亦复如是，乃至一切诸行无常，应求免离。诸比丘！彼沸灰水雨下之时，雨四大洲、八万小洲，并余大小须弥山王，消磨灭尽无有形相，可得记识，广说如前，应可患厌。如是变化，唯除见者，乃能信之。此名世间转已而坏。

〔复次，云何转坏已成？诸比丘！尔时起云注大水雨，经历多年，起风吹沫，上作天宫，广说乃至，如火灾事，是为水灾。复次，云何有于风灾？诸比丘！欲风灾时，一切众生，如法修行，成就正念，生第四禅中广果天处。地狱众生舍地狱身，来生人间，修清净行，成就四禅，亦复如是。诸畜生道、阎摩罗世、阿修罗世，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、魔身天、梵世、光音，遍净诸天等，皆修行成就四禅，广说如上。诸比丘！是名世转。云何转坏？诸比丘！经于无量久远三摩耶时，有大风起，其风名曰僧伽多。诸比丘！彼风先吹遍净诸天一切宫殿，令相揩磨，遂至坏灭，无有余残而可记识。譬如壮士取二铜器，两手执之，相揩不已，破坏消灭，无有形相，余残可识。彼和合风，吹遍净天宫殿磨灭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诸行无常，破坏离散，须臾不久，乃至可厌，应求免脱。

〔如是次第，吹光音天所有宫殿，梵身诸天所有宫殿，魔身天、他化自在天、化乐天、夜摩天一切宫殿，相撑相触，相揩相磨，一一皆令无形，无相无影无尘，而可记识。诸比丘！一切诸行，亦复如是，败坏不牢，无有真实，应当厌离早求免脱。诸比丘！彼风又吹四大洲、八万小洲，并余大山须弥山王。或令举高一拘卢奢分散破坏，或二或三四五六七拘卢奢已分散破坏。或吹令高一由旬，二三四五六七由旬，或吹令高百由旬，二三四五六七百由旬，分散破坏。或吹令高千由旬，二三四五六七千由旬，或吹令高百千由旬，分散破坏。彼风如是，吹破散坏，一切皆令无形无相，无有微尘余残可见。譬如壮健丈夫，手把麦[麸-夫+戈]，末令粉碎，向空掷之分散，飘风荡扬，无形无影。如是如是，彼风吹破诸洲诸山，亦复如是。唯除见者，乃能信之。此名世间转住已坏。

〔复次，世间云何坏已转成？诸比丘！如是复经无量年岁，极大长远三摩耶时，起大黑云，普覆世界，乃至遍净天宫。既遍覆已，便降大雨，其滴麤大，或如车轴、或复如杵，相续注下。经历多年，百千万年，水聚深积，至遍净天，悉皆盈满。四种风轮之所住持，如前所说，乃至吹沫，造遍净宫，

七宝杂色，显现出生，一一皆如火灾、水灾次第而说。诸比丘！是名世间坏已转成。

「云何世间转成已住？诸比丘！犹如今者，天人世间，转成已住。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皆以风吹，此等名为世间三灾。」

起世经最胜品第十二之一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世间转已，如是成时，诸众生等，多得生于光音天上。是诸众生生彼天时，身心欢豫，喜悦为食，自然光明，又有神通，乘空而行，得最胜色，年寿长远，安乐而住。诸比丘！尔时，世间转坏已成，空无有物，诸梵宫中，未有众生。光音天上福业尽者，乃复下生梵宫殿中，不从胎生，忽然化出，此初梵天名娑诃波帝(娑诃者世界名，波帝者主也)，为如是故有此名生。诸比丘！尔时复有诸余众生福寿尽者，从光音天舍身命已亦于此生，身形端正，喜悦住持以为饮食，自然光明，有神通力，腾空而行，身色最胜，即于其间，长时久住。彼诸众生于是住时，无有男女、无有良贱，唯有此名，名曰众生众生也。复次，诸比丘！当于如是三摩耶时，此大地上出生地肥，周遍凝住。譬如有人熟煎乳汁，其上便有薄膜停住，亦如水膜，停住水上。如是如是，诸比丘！复于后时，此大地上，所生地肥，凝然停住，渐如钻酪，成就生酥，有如是等形色相貌，其味甘美，犹如上蜜。尔时，众生其中忽有性贪嗜者，作如是念：『我今亦可以指取此，试复尝之，令我得知，此是何物？』时，彼众生作是念已，即以其指深齐一节，沾取地味，吮而尝之。尝已意喜，如是一沾一吮，乃至再三，即生贪着。次以手抄，渐渐手掬，后遂多掬，恣意食之。时，彼众生如是抄掬恣意食时，复有无量其余诸人，见彼众生如是食噉，亦即相学，竞取而食。诸比丘！彼诸众生取此地味，食之不己，其身自然渐渐涩恶，皮肤羸厚，颜色浊暗，形貌改异，无复光明，亦更不能飞腾虚空。以地肥故，神通灭没。诸比丘！如前所说，后亦如是。尔时，世间便成黑暗。诸比丘！为如是故，世间始有大暗出生。复次，云何于如是时，世间忽然出生日月及诸星宿，便有昼夜、一月半月、年岁时节等名字生也。诸比丘！尔时日天胜大宫殿，从东方出，绕须弥山半腹而行，于西方没。西方没已，还从东方出。尔时，众生复见日天胜大宫殿，从东方出，各相告言：『诸仁者，还是日天光明宫殿，再从东出，右绕须弥，当于西没。』第三见已，亦相谓言：『诸仁者，此是彼天光明流行，此是彼天光明流行也。』是故称日为修梨耶修梨耶(修梨耶者隋言此是彼也)，故有如是名字出生。」

起世经卷第九

起世经卷第十

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等译

最胜品第十二之余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汝等应知，日天宫殿，纵广正等五十一由旬，上下亦尔，七重墙壁、七重栏楯。多罗行树，亦有七重，周匝围绕，杂色间错，以为庄严。彼诸垣墙，皆为金银琉璃、颇梨赤珠、砗磲玛瑙等之所成就。于四方面并有诸门，一一诸门皆有楼橹却敌台观，及诸树林池沼园苑。其中皆生种种杂树，其树皆有种种叶、种种花、种种菓、种种香，随风遍熏，复有种种诸鸟和鸣。诸比丘！然彼日天以二种物，成其宫殿，正方如宅，遥看似圆。诸比丘！何等为二？所谓金及颇梨。此日宫殿，众多天金及天颇梨，合而成就。一面两分，皆是天金，清净无垢，离诸秽浊，皎洁光明。一面一分，天颇梨成，净洁光明，善磨善莹，无垢无秽。诸比丘！又彼日天胜大宫殿，有五种风吹转而行。何等为五？一名为持、二名为住、三名随顺转、四名波罗呵迦、五名将行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于彼日天宫殿之前，别有无量诸天先行，无量百天、无量千天、无量百千天，于前而行，行时各各常受安乐，皆名牢行，牢行诸天从此得名。又诸比丘！日宫殿中，阎浮檀金以为妙辇，高十六由旬，方八由旬，庄严殊胜，日天子身，及内眷属。在彼辇中，以天五欲功德，和合具足受乐欢喜。诸比丘！日天子身寿五百岁，子孙相承，皆于彼治，宫殿住持满足一劫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日天子身支节分中，光明出照阎浮檀辇，阎浮檀辇光明复出照彼宫殿。从彼日天大宫殿中，光明相接出已照耀，遍四大洲及诸世界。诸比丘！日天子身辇及宫殿，具足皆有一千光明，五百光明傍行而照，五百光明向下而照。复次，以何因缘，日天子所居胜大宫殿，照四大洲及诸世界？诸比丘！有一种人，能行布施。彼布施时，施于沙门婆罗门及贫穷孤独远来求者，所谓饮食骑乘衣裳、花鬘璎珞涂香、床敷房舍灯油，凡是资须养身命者，于布施时速疾而施，不谄曲施。或复供养诸持戒仙、功德具足行善

法者，种种承事，以是因故，受无量种身心安乐。譬如大泽空闲山林广远磧地，忽有池水，其水凉冷清净轻甘。有诸壮夫，远行疲顿热恼渴乏，不得饮食已经多时。至彼池所，饮已澡浴，除断一切渴乏热恼，出于池外，身意怡悦，受无量乐，多生欢喜。如是如是，彼布施时，心清净故，身坏命终，于日宫殿中，生为天子。生其中已，报得如是速疾称心飞行宫殿。以此因缘，日天宫殿，照四大洲及余世界。

「诸比丘！复一种人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、不放逸，供养持戒功德具足诸仙诸贤，亲近纯直善法行人，广说如前。身坏命终，随愿往生日天宫殿。于彼即受速疾果报，是故名为诸善业道。以是因缘，此日宫殿，照四大洲并余世界。复一种人，修不杀生乃至正见，亦曾供养诸仙持戒功德具者，亦曾亲近纯直善行。以值遇彼清净因缘，便得报生日天宫殿，受速疾果。以是因缘，日天宫殿，照四大洲及余世界，广说如上。

「诸比丘！六十刹那，名一罗婆，三十罗婆，名牟休多。诸比丘！若干刹那、若干罗婆、若干牟休多，日天宫殿，常行不息。六月北行，于一日中，渐移北向六俱卢奢，未曾暂时离于日道；六月南行，亦一日中，渐移南向六俱卢奢，不差日道。诸比丘！日天宫殿，六月行时，月天宫殿，十五日中，亦行尔许。复次，有何因缘，常于夏时生诸热恼？诸比丘！日天宫殿，六月之间，向北行时，一日常行六俱卢奢，未曾舍离日所行道。但于其中，有十因缘，故生热恼。何等为十？诸比丘！须弥山外，次复有山，名佉提罗迦，高广正等四万二千由旬，杂色可观，七宝成就。于其时间，日天宫殿，所有光明，照触彼山，令其生热，故于彼时，有是热恼，此为第一热恼生缘。复次，诸比丘！佉提罗迦山外，次复有山，名伊沙陀罗，高广正等二万一千由旬。于其时间，日天宫殿，所有光明照触彼山，令生热触，此为第二热恼生缘。次有由干陀山，高广正等一万二千由旬，是第三缘。次有善现山，高广正等六千由旬，是第四缘。次有马片头山，高广正等三千由旬，是第五缘。次有尼民陀罗山，高广正等一千二百由旬，是第六缘。次有毗那耶迦山，高广正等六百由旬，是第七缘。次有轮围山，高广正等三百由旬，是第八缘。次有从此大地已上高万由旬，彼虚空中，有诸夜叉宫殿住处，颇梨所成，是第九缘。次有四种大洲、八万小洲，彼等洲中诸余大山、须弥山王等，是第十缘。具足应如佉提罗迦中说，是为十种，日天宫殿，六月之中，向北道行，热恼因缘。

「复次，于中何因缘故，有诸寒冷？诸比丘！日天宫殿，六月已后，渐向南行。尔时，复有十二因缘能生寒冷。何者十二？诸比丘！于须弥山、佉提罗迦山二山之间，有须弥留海，阔八万四千由旬，周回无量。其中多有优钵罗花、钵头摩花、拘牟陀花、奔荼梨迦花等，悉皆遍满，香气甚盛。日天宫殿，所有光明，经于其间，照触彼海，此是第一寒冷因缘；如是次第，伊沙陀罗山，是第二缘；由干陀山，是第三缘；善现山，是第四缘；马片头山，是第五缘；尼民陀罗山，是第六缘；毘那耶迦山，是第七缘；轮围大山，是第八缘。彼诸海中，所有诸花，具足次第，应如佉提罗迦山中广说。

「复次，阎浮洲中，所有诸河流之处，日天宫殿，光明照触，故有寒冷，略说乃至此是第九寒冷因缘。复次，如阎浮洲诸河流，瞿陀尼洲，诸河流倍多。于此日天宫殿，光明照触，寒冷更多，此是第十寒冷因缘。复次，如瞿陀尼洲诸河流，弗婆提洲，诸河流倍多于此，是第十一寒冷因缘。复次，如弗婆提洲诸河流，鬻单越洲，诸河流又倍于此。日天宫殿，光明照触，而生寒冷，是第十二寒冷因缘。诸比丘！日天宫殿，六月之间，向南行时，每于一日，行六俱卢奢，不违其道。有如是等十二因缘，所以寒冷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有何因缘，于冬分时，夜长昼短？诸比丘！日天宫殿，过六月已，渐向南行，每于一日，移六俱卢奢，无有差失。当于是时，日天宫殿，在阎浮洲最极南陲，地形狭小，日过速疾。诸比丘！以此因缘，于冬分时，昼短夜长。复次，比丘！有何因缘，于春夏时，昼长夜短？诸比丘！日天宫殿，过六月已，渐向北行，每一日中，移六俱卢奢，无有差失，异于常道。当于是时，在阎浮洲处中而行，地宽行久，所以昼长。诸比丘！以此因缘，春夏昼长，夜分短促。

「复次，诸比丘！若阎浮洲，日正中时。弗婆提洲，日则始没；瞿陀尼洲，日则初出。鬻单越洲，正当半夜；若瞿陀尼洲日正中时，此阎浮洲日则始没，鬻单越洲日则初出，弗婆提洲正当半夜；若鬻单越洲日正中时，瞿陀尼洲日则始没，弗婆提洲日则初出，阎浮洲中正当半夜；若弗婆提洲日正中时，鬻单越洲日则始没，阎浮洲中日则初出，瞿陀尼洲正当半夜。诸比丘！若阎浮洲人所谓西方，瞿陀尼人以为东方；瞿陀尼人所谓西方，鬻单越人以为东方；鬻单越人所谓西方，弗婆提人以为东方；弗婆提人所谓西方，阎浮洲人以为东方。南北二方，亦复如是。」世尊于此说优陀那偈：

「转住及转坏，
十二重风吹，
楼橹及风吹，
布施持戒业，
热则有十缘，
昼夜及日中，
天出及薄覆，
于前诸天行。
身体光明照，
刹那罗婆过。
寒有十二种，
东西说四方。」

「诸比丘！月天子宫，纵广正等四十九由旬，四面周围，七重垣墙、七重栏楯、七重铃网，复有七重多罗行树，周匝围绕，杂色可观。彼诸墙壁，皆以金银乃至玛瑙，七宝所成。四面诸门，各有楼橹种种庄校，乃至众鸟，各各和鸣，广说如前日天宫殿。诸比丘！月天宫殿，纯以天银天青琉璃，而相交错，二分天银，清净无垢，无诸滓秽。其体皎洁，光甚明曜；余之一分天青琉璃，亦甚清净，表里映彻，光明远照。」

「诸比丘！彼月天子，最胜宫殿，为五种风，摄持而行。何等为五？一持、二住、三顺、四摄、五行。以此五风，所摄持故，月天宫殿，依空而行。诸比丘！月宫殿前，亦有无量诸天宫殿，引前而行，无量百千万数诸天子等，亦在前行，于前行时，恒受无量种种快乐，彼诸天子，皆有名字。诸比丘！于此月天大宫殿中，有一大辇，青琉璃成，其辇舆高十六由旬，广八由旬，月天子身与诸天女，在此辇中，以天种种五欲功德，和合受乐，欢娱悦豫，随意而行。诸比丘！彼月天子，如天年月，寿五百岁，子孙相承，皆于彼治，然其宫殿，住于一劫。诸比丘！月天子身支节分中光明出已，周遍照彼青琉璃辇，其辇光明照月宫殿，月宫殿光照四大洲。诸比丘！彼月天子，有五百光，向下而照，有五百光，傍行而照，是故月天名千光明，亦复名为凉冷光明。」

「诸比丘！何因缘故，月天宫殿，照四大洲？以于过去布施沙门及婆罗门、贫穷孤独远来乞者，所谓饮食骑乘衣服花鬘、诸香床铺房舍诸资生等。于布施时，应时疾与，无谄曲心。或复供养诸仙持戒具功德者，正直纯善。以此因缘，受无量种身心快乐。譬如空闲山泽旷野磧中，有一池水，凉冷轻美，无诸浊秽。是时有人，远行疲乏，饥渴热逼，入此池中澡浴饮水，除一切苦，受无量乐。如是如是，以上因缘，生在月天宫殿之中，受乐果报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或复有人，断于杀生，乃至断酒及放逸行，供养承事诸仙有德，则得生月宫殿中，照四洲界；或复有人，断于杀生，乃至正见故，得速疾空行宫殿。此等名为诸善业道。又何因缘，月天宫殿，渐渐现也？诸比

丘！此有三因缘。何等为三？一者背相转出；二者青身诸天，形服璎珞，一切悉青，常半月中隐覆其宫，以隐覆故，彼时月形渐渐而现；三者从日天宫殿，有六十光明一时流出，障彼月轮，以是因缘渐渐而现。复次，以何因缘，是月宫殿圆净满足，如是显现？诸比丘！亦三因缘故令如是。一者尔时月天宫殿，面相转出，以是义故，圆满而现。复次，青色诸天，衣服璎珞，一切皆青，常半月中隐月宫殿，然此月宫，于逋沙他十五日时，形最圆满，光明炽盛。譬如于多油中然大炽炬，诸小灯明悉皆隐翳。如是如是，月天宫殿，十五日时，能覆诸光，亦复如是。复次，日天宫殿，六十光明一时流出，障月轮者，此月宫殿，于逋沙他十五日时，圆满具足，于一切处，皆离翳障，是时光不能隐覆。复次，有何因缘，月天宫殿，于黑月分第十五日，一切不现？诸比丘！此月宫殿，于黑月分第十五日，最近日宫，由彼日光所覆翳故，一切不现。复次，有何因缘，月天宫殿，名为月也？诸比丘！此月宫殿，于黑月分，一日已去，乃至月尽，光明威德，渐渐减少，以此因缘，名之为月。复次，以何因缘，月宫殿中，有诸影现？诸比丘！此大洲中，有阎浮树，因此树故，名阎浮洲。其树高大，影现月轮，以此因缘，有诸影现。

「复次，以何因缘，有诸河流于世间？诸比丘！以有日故有热，有热故有炙，有炙故有蒸，有蒸故有汗湿，以汗湿故，一切山中，汁流为水，以成诸河。诸比丘！此因缘故，河流世间。复次，有何因缘，五种种子，世间出现？诸比丘！若于东方，有诸世界，或成已坏、或坏已成、或成已住，南西北方，成坏及住，亦复如是。尔时，阿那毘罗大风，别于他方成住世界，吹五种子，散此界中，散已复散，乃至大散，所谓根子、茎子、节子、接子、子子，此为五子。诸比丘！阎浮树果大如摩伽陀国一斛之瓮，摘其果时，汁随流出，色白如乳，味甘如蜜。诸比丘！阎浮树果，随所出生，有五分利益，谓东、南、西方，上下二方。东分生者，诸干闥婆皆共食之。南分生者，为七大聚落人民所食。何者为七？一名不正叫、二名叫唤、三不正体、四贤、五善、六牢、七胜。于此七种大聚落中，有七黑山，一名偏厢、二名一搏、三小枣、四何发、五百偏头、六能胜、七最胜。彼七山中，有七梵仙所居之窟，一善眼、二善贤、三小、四百偏头、五烂物池、六黑入、七增长。时，西分生者，金翅鸟等所共食之。上分生者，虚空夜叉皆共食之。下分生者，海中诸虫皆来取食。」

于中有优陀那偈：

初说雨多少， 宫殿中示现，
二事多有风， 于前诸天行。
辇舆及寿命， 身体光明照，
布施持戒业， 遍及满足轮。
月翳及不见， 有影何因缘，
诸河诸种子， 阎浮树最后。

「诸比丘！劫初众生，食地味时，多所资益，久住于世。而彼诸人，若多食者，颜色即劣；若少食者，光相便胜。当于是时，形色现故，众各相欺，共诤胜劣，胜者生慢；以我慢故，地味便没。续生地皮，色味具足，譬如成就羯尼迦罗花，有如是色；又如淳蜜煎除滓蜡，有如是味。彼诸众生，皆共聚集，忧愁苦恼，椎胸叫唤，迷闷困乏，作是唱言：『呜呼！我地味，呜呼我地味。』譬如今者，有诸胜味，既尝知己，唱言：『呜呼！此是我味。』执着旧名，不知真义。彼诸众生，亦复如是。时，彼众生食于地皮，亦久住世。多食色麤，少食形胜，以胜劣故，我慢相凌，地皮复没。便生林蔓，形色成就，香味具足，譬如成就迦蓝婆迦花，有如是色，割之汁流，犹如淳蜜，乃至如前，聚共愁恼。如是次第，林蔓没已，有粳米出，不耕不种，自然而生。无芒无[禾*会]，米粒清静，香味具足。彼时众生，食是米已，身分即有脂髓皮肉、筋骨脓血、泉脉流布，及男女根相貌彰显。根相既生，染心即起。以有染故，数相视瞻，既数相看，遂生爱欲。以欲爱故，便于屏处，行非梵行不净欲法。是时复有诸余众生，未行此者，见已告言：『咄！汝众生所作甚恶，云何如此？』时，彼众生，即生惭愧，堕在不善诸恶法中，便得如是波帝名字(波帝隋言堕，即是夫主)。时，彼众生，以堕如是诸恶法故，同行欲者将饭食来，共饷遗之，语彼女言：『汝有堕也！汝有堕也！』因此立名为婆梨耶(隋言饭食，即是妇也)。诸比丘！以此因缘，先旧下生诸胜人等，见于世间夫妻事出，心生恶贱，左手提取，右手推之，令离其处。时，彼夫妻，或复二月、或复三月，去已还来，即以杖木土块瓦石而打掷之，作如是言：『汝善隐藏！汝善隐藏！』是故，今者诸女嫁时，或掷诸花，或掷金银衣服罗阇(罗阇梵语，即是熬稻谷为花者)，作如是祝愿之言：『愿汝新妇，安隐快乐。』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往昔众人，用之为恶；今时诸人亦如是作，用之为好。以是因缘，诸众生等，于世法中，行于恶行。如是次第，乃至起作种种舍宅，为彼恶业，作覆藏故。」

偈言：

初作占婆城， 后作波罗奈，
过劫残末际， 规度王舍城。

「诸比丘！以此因缘，先旧胜人，造作村城聚落、国邑王都宫室、诸余住处，庄严世间，次第出生。诸比丘！如是众生，更渐增长非法行时，有余众生，福命业尽，从光音天舍身来下，于母腹中，受胎生身。以此因缘，世人渐多，非法渐增。诸比丘！诸旧胜人，先生世间，彼诸众生，余福力故，不须耕种而有粳米，自然出生。若有须者，日初分取，于日后分寻复还生；日后分取，日初还生，成熟无异；若未取者，依旧常在。后时众生，福渐薄故，懒堕懈怠，贪恚心生，作如是念：『今此粳米，非耕种得，何用辛苦，日初日后，时别往取？徒自困乏。我今宁可一时顿取。』遂即并取二时粳米。有余众生，唤彼人言：『食时方至，可共相随收粳米也。』彼人报言：『我已顿取，日初后分一时将来。汝欲去者可自知时。』彼人作是念：『此人善作，快自安乐，日初后分一时顿取，我今亦可一时并取两三日食。』即顿取之。尔时，更有诸余众生，唤彼人言：『我等可共收取粳米。』彼即报言：『我前已取三日食分。汝自知时。』彼人闻已，复作是念：『此人甚善，我今亦宜一时并取四五日分，以为贮积。』以此因缘，尔时，粳米渐生皮糲，盛裹其米，又被刈者，即更不生，未刈之处依旧犹在，于是稻谷便有分段，丛聚而生。

「是时众生方共聚集，愁忧悲哭，自相谓言：『我忆往昔所生之身，以喜为食，自然光明，腾空自在，神色最胜，寿命遐长。而为我等忽生地味，色香味具，食亦久寿。若多食者，色形则羸；能少食者，颜色犹胜。争胜劣故，起憍慢心，则成差别。由于此故地味灭没，次生地皮，次生林蔓，次生粳米，乃至皮糲。刈者不生，不刈如旧，以如是故，成此段别，丛聚而生。我等今者，宜应分境，结为壻畔。彼是汝分，此是我分，并立要契，侵者罚之。』诸比丘！以此因缘，世间便有界畔谪罚名字出生。

「尔时，众中有一众生，自惜己稻，盗取他稻。余人见已，即告之言：『咄！汝众生所作甚恶，所作甚恶。云何自有，更盗他物！』呵已放去，而语之言：『莫复如此。』然是众生更复重作，亦且呵放，如是再三，犹不改悔。羸言呵骂，手打其头，牵臂将诣众人之中，告众人言：『此人偷盗！』而此盗者，对于众前，拒讳诤鬪，语众人言：『今此众生，以羸恶言，见相骂辱，手打我头。』时，彼众人便共聚集，忧愁悲哭，自相谓言：『我等今日，相与至此，困恶处也。我等已生恶不善法，起诸烦恼，增长未来生老苦

果，当向恶趣。而今现见以手相击，牵排駮遣呵责骂辱。我等今应推求正人，共立为主，以为守护。应呵责者正作呵责、应谪罚者正作谪罚、应駮遣者正作駮遣，我等田分，所有稻谷，各自收取。若守护主，有所须者，我等众人，共敛供给。』大众如是，善平量已，于是即共推求正人，为守护主。尔时，于彼大众之中，独有一人，身最长大，圆满端严，容仪特胜，殊妙可观，形色威光，无不具足。于是大众，至彼人所，作如是言：『善哉仁者，汝为我等作正守护。我等诸人各有田畔，汝当经理，勿令相侵。应呵正呵、应责正责、应谪罚者正作谪罚、应駮遣者正作駮遣。我等诸人所收稻谷，当分与汝，不令乏少。』彼人闻已，即相许可，为作守护，呵责谪罚，駮遣平正，无有侵凌。众敛稻谷，而供给之，不令短阙。如是依法，为作正主，以从众人稻田之中取地分故，因即名为刹帝力(隋言田主)。时，诸众生欢喜依教奉行。彼刹帝力，于众事中，智慧善巧，处于众中，光相最胜，是故复名为曷啰阇(隋言王也)。大众立为大平等王，是故复名摩诃三摩多(隋言大平等也)。诸比丘！彼摩诃三摩多作王之时，一切诸人，始复立名为萨多婆(隋言众生)。诸比丘！摩诃三摩多王有息，名乎卢遮(隋言意喜)。诸比丘！彼乎卢遮作王之时，诸人共称为诃夷摩迦(隋言舍者)。诸比丘！乎卢遮王有息，名迦梨耶那(隋言正真)。诸比丘！彼迦梨耶那作王之时，诸人共称为帝罗阇(隋言胡麻生也)。诸比丘！迦梨耶那王有息，名婆罗迦梨耶那(隋言最正真者)。诸比丘！彼婆罗迦梨耶那作王之时，诸人共称为阿跋罗蹇陀(隋言云片)。诸比丘！彼云片王有息，名乌逋沙他(隋言斋戒)。诸比丘！其斋戒王在位之时，诸人共称为多罗承伽(隋言木胫)。诸比丘！彼斋戒王顶上自然出一肉疱，其疱开张，生一童子，端正殊特，具三十二大人之相，生已唱言摩陀多(隋言持我)。其顶生王，具足神通，有大威力，统四大洲，自在治化。诸比丘！此等六王，寿命无量。诸比丘！其顶生王，右髀出疱，生一童子，端正殊特，身亦具足三十二相，名右髀生，有大威力，统四大洲。其右髀王左髀出疱，生一童子，身亦具足三十二相，名左髀生，有威德力，王三大洲。其左髀王，右膝肉疱，生一童子，威相如前，王二大洲。其右膝王，左髀肉疱，生一童子，威相如前，领一大洲。

「诸比丘！从是已来，有转轮王，皆领一洲，汝等当知。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最初众立大平等王，次意熹王，次正真王，次最正真王，次受斋戒王，次顶生王，次右髀王，次左髀王，次右膝王，次左膝王，次已脱王，次已已脱王，次体者王，次体味王，次果报车王，次海王，次大海王，次奢俱梨王，次大奢俱梨王，次茅草王，次别茅草王，次善贤王，次大善贤王，次相

爱王，次大相爱王，次叫王，次大叫王，次尼梨迦王，次那瞿沙王，次狼王，次海分王，次金刚臂王，次床王，次师子月王，次那耶坻王，次别者王，次善福水王，次炽热王，次作光王，次旷野王，次小山王，次山者王，次焰者王，次炽焰王。诸比丘！其炽焰王，子孙相承，有一百一，并在逋多罗城治化天下。其最后王，名为降怨，以能降伏诸怨敌故，名曰降怨。

「诸比丘！其降怨王，子孙相承，在阿踰闍城治化，有五万四千王，其最后王，名曰难胜。诸比丘！彼难胜王，子孙相承，在波罗奈城治化，有六万三千王，其最后王，名难可意。诸比丘！彼难可意王，子孙相承，在迦毘罗城治化，有八万四千王，其最后王，名曰梵德。诸比丘！彼梵德王，子孙相承，在白象城治化，有三万二千王，其最后王，名曰象德。诸比丘！彼象德王，子孙相承，在拘尸那城治化，有三万二千王，其最后王，名曰藿香。诸比丘！彼藿香王，子孙相承，在优罗奢城治化，有三万二千王，其最后王，名那伽那嗜。诸比丘！彼那伽那嗜王，子孙相承，在难降伏城治化，有三万二千王，其最后王，名曰降他。诸比丘！彼降他王，子孙相承，在葛那鸠遮城治化，有一万二千王，其最后王，名曰胜军。诸比丘！彼胜军王，子孙相承，在彼波城治化，有一万八千王，其最后王，名曰天龙。诸比丘！彼天龙王，子孙相承，在多摩梨奢城治化，有二万五千王，其最后王，名曰海天。诸比丘！彼海天王，子孙相承，还在多摩梨奢城治化，有一万王，其最后王，亦名海天。诸比丘！彼海天王，子孙相承，在檀多富罗城治化，有一万八千王，其最后王，名为善意，子孙相承，在王舍大城治化，有二万五千王，其最后王，名善治化。诸比丘！善治化王，子孙相承，还在波罗奈城治化，有一千一百王，其最后王，名大帝君。诸比丘！大帝君王，子孙相承，在茅主大城治化，有八万四千王，其最后王，复名海天。诸比丘！彼海天王，子孙相承，还在逋多罗城治化，有一千五百王，其最后王，名曰苦行。诸比丘！彼苦行王，子孙相承，还在茅主大城治化，有八万四千王，其最后王，名曰地面。诸比丘！彼地面王，子孙相承，还在阿踰闍城治化，有一千王，其最后王，名曰持地。诸比丘！彼持地王，子孙相承，还在波罗奈大城治化，有八万王，其最后王，名曰地主。诸比丘！彼地主王，子孙相承，在寐须罗城治化，有八万四千王，其最后王名曰大天。诸比丘！彼大天王，子孙相承，在寐须罗大城治化，有八万四千王，此八万四千王皆在寐须罗大城，庵婆罗林中，修行梵行。其最后者，名尼寐王，次没王，次竖齐王，次诃奴王，次优波王，次奴摩王，次善见王，次月见王，次闻军王，次法军王，次降伏王，次大降伏王，次更降王，次无忧王，次除忧王，次肩节王，

次节王，次摩罗王，次娄那王，次方主王，次尘者王，次迦罗王，次难陀王，次镜面王，次生者王，次斛领王，次饮食王，次饶食王，次难降王，次难胜王，次安住王，次善住王，次大力王，次力德王，次竖行王。诸比丘！彼竖行王，子孙相承，在迦摄波城治化，有七万五千王，其最后王，名庵婆梨沙。诸比丘！彼庵婆梨沙王有子，名曰善立。诸比丘！其善立王，子孙相承，在波罗大城治化，有一千一百王，其最后王，名鸡梨祁。

「诸比丘！尔时有迦叶如来。阿罗呵。三藐三佛陀，出现世间，菩萨于彼修行梵行，生兜率天。鸡梨祁王有子，名曰善生，子孙相承，还在逋多罗城治化，有一百一王，其最后王，名曰耳者。彼耳者王有二子，大名瞿昙，次名婆罗堕阇。彼瞿昙王有一子，名甘蔗种。诸比丘！甘蔗种王，子孙相承，还在逋多罗城治化，有一百一甘蔗种王，其最后王，名不善长。诸比丘！不善长王，复生四子，一名优牟佉、二名金色、三名似白象、四名足瞿。彼足瞿王有子，名曰天城；天城有子，名曰牛城。彼牛城王，子孙相承，在迦毘罗婆城治化，有七万七千王，其最后者，名广车王，次别车王，次竖车王，次住车王，次十车王，次百车王，次九十车王，次杂色车王，次智车王，次广弓王，次多弓王，次兼弓王，次住弓王，次十弓王，次百弓王，次九十弓王，次杂色弓王，次智弓王。诸比丘！彼智弓王，复生二子，一名师子颊，二名师子足。师子颊王，绍继王位，复生四子，一名净饭，二名白饭，三名斛饭，四甘露饭；又生一女，名为甘露。诸比丘！净饭王生二子，一名悉达多，二名难陀；白饭二子，一名帝沙，二难提迦；斛饭二子，一阿泥娄馱，二跋提梨迦；甘露饭二子，一阿难陀，二提婆达多；其甘露女，唯有一子，名世婆罗。诸比丘！菩萨一子，名罗睺罗。

「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从大平等王已来，子孙相承，最胜种族，至罗睺罗童子身上成阿罗汉，断诸烦恼，尽生死际，更无后有。

「诸比丘！以此因缘，于往昔时，有胜刹利，世间出生，依于如法，非不如法。诸比丘！有是法故，世间刹利，为最胜生。尔时，更有余诸众生，作如是念：『世间有为，是病是痲，是大毒箭。』熟思惟已，弃舍有为，于山泽中，造立草庵，静坐修禅。若有所须，或日前分，或日后分，暂出草庵，入村乞食。众人见已，随须与之，并为造作，乃共称言：『此等众生，最修善业，弃舍世间有流不善诸恶之法，是婆罗门。』以此因缘，婆罗门种，世间出生。其中或有禅定不成，倚着村落，多教呪术，因此复名为教化者。又以其人入村舍故，名向聚落者。复为成就诸欲法故，名成就欲者。以此因缘，

于往昔时，胜婆罗门，高行种姓，世间出生，依于如法，非不如法。复有其余一类众生，造作种种求利伎能工巧艺术诸生业事，以此因缘，名为毘舍。是故往昔毘舍种姓，现于世间，彼亦如法，非不如法。

「诸比丘！此三种姓，世间生已，于后复有第四种姓，世间出生。诸比丘！有一种人，各自毁其家本法，剃除须发，着袈裟衣，弃舍世间，出家修道，口自唱言：『我作沙门。』作是称已，即成正愿；婆罗门种，毘舍亦尔。有一种人，如前毁其家，亦舍出家，口自称言：『我作沙门。』即成正愿。为彼故有正愿种类。诸比丘！有诸刹利，身口意业行于恶行，以恶行故，身坏命终，一向受苦；婆罗门、毘舍，亦复如是。复有刹利，身口意业行于善行，以善行故，身坏命终，一向受乐；婆罗门、毘舍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复有刹利，身口意业行二种行，以二行故，身坏命终，当受苦乐；婆罗门、毘舍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复有刹利，正信出家，修习三十七助道之法，能尽诸漏，心得解脱，智得解脱，现见证法，得诸神通。既作证已，口自唱言：『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』婆罗门、毘舍，亦复如是。诸比丘！此三种姓，于后生中，能成就明行足，得阿罗汉，名为最胜。」

「诸比丘！梵王娑呵婆底，昔于我前，说如是偈：

「『刹利胜生者， 若出诸种姓，
 明行足成就， 彼胜诸天人。』」

「诸比丘！梵王娑呵婆底，彼偈善颂，非为不善，我已印可。诸比丘！我多陀阿伽度。阿罗呵。三藐三佛陀，亦说此义。诸比丘！如是次第，我所具说，世间转成，世间转坏，世间转住。诸比丘！其有教师，为诸声闻，所应作处，哀愍利益，而行慈悲，我已作讫，汝等当依。」

「诸比丘！若旷野空处、山林树下、闲房静室、窟穴崖龕、冢间露地，离诸村落，以草木等，结为庵舍。汝等比丘，应于是处修习禅定，勿堕放逸，致令后悔。是我教示汝诸比丘。」

佛说经已，诸比丘等，欢喜奉行。

起世经卷第十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24 起世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31 (Big5), 完成日期: 2010/09/07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(CBETA) 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, 张文明大德提供, 北美某大德提供, 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, 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